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 圣 斗 士 星 矢



新圣斗士星矢 - 新冥王篇 (冥界概述)

依据荷马的史诗，死灵之国位於地底的深处，大地的最西方，希腊神话里有许多英雄都曾经造访过，并且与许多先哲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不过，荷马後的时代，认为只要是险峻的峡谷或是深洞，例如前面所述的海修达因城的古井，也会有通往死者之国的道路，在亡者之国，有些略具善性的亡灵在此从事着跟生前一样的工作，不受惩罚，不过必须供应冥王城一切的开支用度，在这里，有冥界最精巧的工匠--天究星的戴达鲁斯以及传说中的女预言家卡桑德拉。

其下与大地有着如天地一般遥远的间隔之处就是冥界--掌管一切亡灵的最高国度，冥界八狱如同冥王神殿裘德加的守护卫星一般环绕着硕大无朋的冥王城以及居中，冥王黑帝斯和冥后普西芬妮所居住的神殿，八狱守以及手下的冥斗士们在此执行处罚罪灵的工作。

冥界的入口，湍流着数条冥界之河，第一条河为阿克伦，欲入冥界者必先通过此河，在此有间星的卡伦以及他手下的众杂兵以小舟摆渡，不过想过河的死者必须支付渡资，否则卡伦和他的手下们会将死灵无情地抛入河中，据说冥河阿克伦的水质比重比阳世间的水轻上许多，有“羽沈河”的称号，除非藉着冥界的船只，否则人的肉身几乎是不可能渡过的，至於无知的亡灵在冥河水中久而久之会为之侵蚀。

另外还有“感叹河”--克丘特斯、“忘川”勒特、“火焰河”邱里普勒格顿、“憎恨河”史蒂克芬（也就是让阿基里斯获得金刚不坏之身那条河，据说神若是渡过那条河会失去神性，所以常被神用来作为发誓之用....）等等.....

新圣斗士星矢 - 新冥王篇 (设定一)

冥界八狱守之卷

米诺斯管辖：第一狱：冥界法庭--天英星路尼

艾尔寇斯管辖：

第二狱：暴雨地狱--天兽星法老王

叁狱：贪炼地狱--天翔星洛克

第四狱：羽沈湖--天罪星阿雷奇亚士

&火焚地狱--天岐星卑弥呼

（原作是第四、五狱，但是我略作更改）

拉达曼提斯管辖：

第五狱：狂风地狱--天捷星希尔菲特

第六狱：血池地狱--天魔星阿鲁那

第七狱：酷刑地狱--天牢星米诺陶乐斯

第八狱：寒冰地狱--天哭星瓦伦泰因

新圣斗士星矢 - 新冥王篇 (设定二)

冥界五长老之卷

冥界五长老--黑帝斯的贴身护卫，平常是两人同时值班保卫黑帝斯，

五

人都是半人半神的身份，实力据闻不在叁巨头之下，只是

权限较小。

天霸星--纳加--叁巨头之一的艾尔寇斯的双胞胎哥哥，冥衣的形状是蛇头人身蛇尾，背上还有一对巨翼，是泰国神话中的蛇神，也是五长老中的代表人物，勇猛十足，传闻中他的冥衣有着其他冥衣没有的特性，他备有冥界八圣器中的胧爪。

天慈星--目犍莲--一百零八冥斗士中的第一强者，也是唯一没有邪恶之心的冥斗士，为人恬淡，不慕荣利，可能因其为地藏王化身有关，目犍莲来历特殊，昔日又是唯一没被封印的冥斗士，所以推测他的背後应该有巨大的秘密，实力亦是高不可测，另外，他持有冥界八圣器中的慈悲杖。

天残星--刑杀--中国传说中，无头战神刑天一族的後人，为人凶戾嗜杀，不过他跟天秤座的童虎一般，负责管理冥斗士的最高武器--冥界八圣器，他本人则是持有斩神戈和无疆盾。

天刚星--？？？--也是传说英雄之一，据说是神话时代某场战役中最伟大的英雄，不单是武艺高强，兼有某项不为人知的特质，唯一不持八圣器的高阶冥斗士。

天恨星--？？--五长老中唯一的女性，前世是神话时代着名的美人，具有异能，而且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过去，持有八圣器中的离情剑。

--新冥王篇--
先睹为快篇

<中国·五老峰>

“今儿个晚似乎比较冷一点，还不到起风的季节啊.....！”在号称叁千尺的庐山瀑布旁，现存圣斗士中年资最长，地位也是最崇高的天秤星座圣斗士童虎喃喃地说道。

一如往常两百多年的每个夜晚，他依然忠於他的职守，守护着庐山大瀑布的封印，只是，最近童虎的眉头一天比一天皱得深，彷彿有什麼极为花费他心力的事等待处理：“北极星的角度越来越低了，两百年前还高於水平面一度的北极星如今几乎是趋近於零，唉.....希欧！如果你还在的话，该有多好啊！.....我的好兄弟.....”

忽然，一阵小子的嘻笑声打断了童虎的思绪，只见一名十岁左右的小童嬉闹着：“嘻嘻嘻！炳哈哈！紫龙哥羞羞脸！偷亲春丽姊！.....”接着是一阵锅碗瓢盆砰砰磅磅的吵杂声，原来是和童虎同为十二名黄金圣斗士之一的白羊星座穆先生的弟子贵鬼在偷窥童虎的徒弟紫龙和童虎的养女春丽约会，只见春丽羞红着脸，紫龙也是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你这小家伙，什麼时候开始有偷窥癖啦！别以为我眼睛看不见就制不住你啦！”接着又是一连串地追赶跑跳。

事实上紫龙的个性一直是很沈稳的，但是遇到和春丽有关的事，马上就变了个人似的，童虎看了也不禁为之莞尔：“唉！紫龙和春丽这两个孩子也终於长大了！岁月真是不饶人....唉！....年轻人的时代到罗！....”

想到这里，他又望了贵鬼一眼，想到日前穆先生匆匆忙忙地赶回圣域开紧急会议，行前为了贵鬼的安危着想，又不希望弟子为了自己的安危操心，只好假借让贵鬼学习中国文字和书法的理由，让贵鬼留在五老峰，以免到圣域犯险；贵鬼一向调皮好动，当然是老大不愿意，只是师命难为，只有乖乖

地留下，不过虽然说是学书法，事实上整天和紫龙、春丽打打闹闹才是真，根本学不到几个大字，童虎对于穆先生的打算心知肚明，也就不再多加干涉，而且活泼可爱的贵鬼也为五老峰平淡的山居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忽然，天际出现一片绚丽的彩光，除了春丽以外的另外叁个人全部心里一震，其中尤以童虎的震惊为最甚，但是他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圣斗士之长，马上恢复了镇定：“这一天终于来了....只是似乎比预定的还早....而且威势似乎比两百多年前还更盛....唉！可苦了这些年轻人了！紫龙....春丽....”

不远处郊外的一座数千尺高的石山正在发出耀眼的光芒而且逐渐崩解，前述的彩光就是它的余辉，犹如天崩地裂般的土崩瓦解的同时还伴随着凄冽的狂笑声，过了不久，一颗颗炫目的流星从崩裂中的石山里飞出，转眼消失在无垠的天际.....

第 01 节

在天顶出现彩光之后几天，童虎一直愁眉不展，紫龙虽然不能亲眼目睹师尊的愁容，但也明白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就这样，又到了晚上，本来已经恢复初夏温暖的五老峰又开始刮起凛冽的寒风，把童虎二尺多长的白须吹得如旌旗般的飘动，只是他依然不为外界所动，忽然，童虎睁开了阖上已久的双眼，缓缓地说道：“黑帝斯终于开始行动了，只是，没想到来的竟然是你们....”

在和童虎相对的黑暗里，传来一位雄浑的青年男子的声音：“老师，久违了！弟子向您请安！”紧接着，另外传来一位也是青年男子的声音，说的话是同样的内容，只是比起前一位显然秀气得多了，只是透露出来的威势比起前一位不遑多让。此时，刚好一阵强风吹走了原本挡住月光的云层，皎洁的冰轮投射在五老峰上，也映照出来者的身影：两个人都是穿着覆盖全身，闪烁着瑰丽色泽的铠甲，还披着由全黑的丝绸作成，上面有许多黑金丝绣成古典花纹的披风。

就在这时候，在厨房里洗碗的紫龙感应到来自这二位男子的巨大小宇宙，不禁心头一惊，手上的盘子也随之失手摔落，破片四散，连忙冲到屋外，心里一直想：“不可能！不可能！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怎麼....希望老师不要没事才好.....”

“迪斯马斯克、阿芙罗黛蒂，想不到曾在女神像面前誓死效忠的你们竟然做了黑帝斯的走狗，真是太令我失望了.....”童虎再度阖上双眼，仿佛是不想再看到这两名圣域叛徒：守护巨蟹星座的黄金圣斗士迪斯马斯克和双鱼星座的阿芙罗黛蒂。这时，迪斯马斯克先回腔道：“老师误会了！帝斯宽宏大量，既往不究，只要老师肯投效，不但有优厚的待遇，还可保不老不死.....”

“住口！”听到这里，紫龙再也按捺不住：“老师才不会当黑帝斯的走狗！迪斯马斯克！你这无耻匪类！先吃我一记庐山升龙霸，再下一次地狱吧！”说罢便跳上迪斯马斯克所在的石台，并且发出威力无匹的必杀绝技--庐山升龙霸，不料，迪斯马斯克只是轻描淡写地便把紫龙的攻势化解得无影无踪，

还藉着反震力将紫龙打飞个老远：“同样的招式对圣斗士不能再使用第二次的定律你忘了吗？即使你的升龙霸威力是以前的数十倍也没有用，我实在想不到曾经打败我一次的你不但瞎眼没有好，连心也跟着瞎啦！嘿……”

只见紫龙用袖子擦掉口角的血污後，又再一次地使出“庐山升龙霸”进攻上来，本来迪斯马斯克还好整以暇地准备再次痛击紫龙，不料阿芙罗黛蒂忽然对紫龙的左脚射出一朵黑玫瑰，使得他的身形不由得一偏，一道耀眼的金光从迪斯马斯克的左额角闪过，头盔也应声被切成整齐的两段。“圣剑-爱克司卡力巴……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妈的！小表，要不是阿芙罗黛蒂的话，老子还差点着了你的道……”惊魂未定的迪斯马斯克一边抚摸着左额角一边恨恨地说道。

这时，童虎忽然想到：“以紫龙的功力应该还不至於能如此轻松地破坏黄金圣衣啊！莫非……！”童虎马上睁开眼睛仔细地看迪斯马斯克身上的铠甲，发现它并不是呈现着具有恢弘气度的黄金色泽，而是虽然光泽瑰丽绝伦，但是透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暗灰黑色“冥界黑宝石……传闻中必须出卖灵魂才能穿上的冥斗士冥衣……看来你们两人已经抛弃了圣斗士仅有的自尊心了！唉！看来今天一战也势将无法避免了……”童虎叹道。

无法威胁到自己，便对童虎说道：“老师！弟子再向您询问一次刚才的问题的答覆！”

只见童虎背後出现了由巨大小宇宙化成的九条巨龙，似乎在诉说着童虎心中的愤怒与悲痛：“我的好徒儿紫龙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这个老头儿还有什麼好说的呢？今天老夫要清理门户！”

“很好！老师！请恕弟子得罪了！”阿芙罗黛蒂虽然要和童虎决一死生，但是在口头上还是保持得相当客气，当然，他的手上立刻出现了几朵娇红胜血的玫瑰，也是他的致命武器之一--血之红玫瑰。

忽然，一道透明的巨墙挡在阿芙罗黛蒂和童虎之间，阿芙罗黛蒂见状微微一笑：“小表！不过小小年纪已经学到穆的绝技之一--水晶墙啦！真是不容易，不过……”只见他双手轻轻一扬，登时红玫瑰夹带着他强大的小宇宙，把在一旁躲避许久的贵鬼为了保护童虎而做出的水晶墙打得粉碎，连带地，贵鬼也被打成重伤“……你只有学到穆的两成功力，也要强出头，未免太小看黄金圣斗士吧！”阿芙罗黛蒂隨後又面对童虎说道：“刚刚的血玫瑰只是用来对付那个偷窥的小表，真正对付老师怎能用这麼不值一晒的小招数呢？”说罢，左手上出现了一束呈现黄金光泽的玫瑰花：“老师！就请你为我在黄泉路上所苦思出来的新必杀技打分数吧！这可是足以毁掉黄金圣衣的黄金玫瑰！”语毕一道道耀眼的金芒转瞬从他手中飞射而出，直指童虎。

只见童虎背後的九龙气劲迅速地集中在右手，然後以同样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出，原来这是童虎的密技之一--庐山九龙霸，虽然个别威力不如升龙霸，但是九龙气劲角度刁钻犀利，一朵朵地阻挡飞射而出的黄金玫瑰，然而，迪斯马斯克也没闲着，不但利用空档好好地“整治”了紫龙一番，还在阿芙罗黛蒂使出“黄金玫瑰”之後，紧接着发出一股透着阴森气息，而且凝成球型的黑色气劲，童虎见状内心大喊不好，原来这是一门相当阴毒的密技，必须吸取地狱冤魂的怨气方能练成的“积怨练魂球”，可以将所过之处迅速地侵蚀殆尽，还可在敌手前忽然涨大吞噬之。只见童虎因为对付黄金玫瑰而一时无法变招，便被涨大的黑色气劲所笼罩……

第 02 节

“老师~~”被迪斯马斯克打得鼻青脸肿，颓然倒地的紫龙望着被“积怨炼魂球”吞噬的童虎，不禁痛哭失声，也为自己的力量不足而感到愧疚，只是因为全身乏力，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时，迪斯马斯克忽然对着看似空无一人的黑暗处大喊：“好了！你们也该出来了！要看多久啊？”“哈哈哈哈哈！不愧是黄金圣斗士啊！连躲得这么隐密的我们也瞒不过你的法眼...”几名身上也是穿着和迪斯马斯克有着同样光泽铠甲的男子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阿芙罗黛蒂一面整理自己被掌风吹乱的头发一面说道：“你们这几只小蟑螂打从一开始就躲在暗处监视了，不过功夫实在太差，我看连老师都知道了吧！？不然不会在出拳上有所保留...”原来那几人是被冥界派来监视两名黄金圣斗士执行暗杀计划的正规冥斗士--地毁灭.(疟蚊)福拉瑞亚；地病星.(蟑螂)寇克以及地亡星.(黑死病鼠)雷特。

福拉瑞亚是叁人中最能言善道者，所以先答腔道：“米诺斯大人命我等叁人记录两位的功绩，好留待日後嘉奖之用，希望两位不要怀疑，只要再杀了其他在这里的圣斗士，我等必定马上离去，不妨碍两位办理别的私事...”“你是说米诺斯不相信我们两人！？”阿芙罗黛蒂口气中显现出些许的不悦，这时，叁名冥斗士中最性急的雷特大声道：“谁会相信你们这些叛徒啊！？如果你没有放水的话，刚才早就先把天龙星座杀了，还留他到现在啊！？”话还没说完，雷特忽然惨叫一声，连忙用左手按住右肩，鲜血涔涔地从指缝间流出，同时冥界黑宝石的碎片四散，犹如闪亮的星辰一般，坠落到庐山瀑布底下。

“还轮不到你这只老鼠插嘴...”只见迪斯马斯克微举右手，掌风已经伤了雷特“米诺斯一定会後悔竟然派出这么肉脚的监视者，地字辈的未免太侮辱我了吧？”福拉瑞亚见情况似乎有点不大对，马上装出一脸和善的模样对两名黄金圣斗士说：“大家犯不着为此伤了和气，雷特失言的事，就容在下替他道歉，而两位只要再杀了天龙星座和穆手下的小表，任务也就结束了，可以好好地享受任务之外的人间假期...”这时，阿芙罗黛蒂的脸庞忽然泛起了一阵凛冽的杀气：“你们还记得我的身份吗？”福拉瑞亚正感到不解之际，忽然背後的石台上传来了一位老者的声音：“阿芙罗黛蒂和迪斯马斯克都是真正的女神圣斗士，即使至死都是最忠贞的黄金圣斗士！”除了两名黄金圣斗士之外的众人都把目光移向老者的身上，那老者不是童虎是谁？一直没有说话的寇克大惊：“童虎！？你不是被他们杀了吗？”童虎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迳向迪斯马斯克和阿芙罗黛蒂走去，叁名冥斗士不敢阻挡。

“想不到你们虽然死过一次，但是功夫更精进了...阿芙罗黛蒂、迪斯马斯克...”童虎露出欣慰的笑容，握住两人的手：“阿芙罗黛蒂，你的功力已经胜过先代的派西司了！要是他地下有灵的话，想必会相当高兴自己的继承人青出於蓝吧！”阿芙罗黛蒂眼中含着泪水：“先代因为不肯妥协黑帝斯，目前正在寒冰地狱受苦，我俩是诈降，只求能有机会再为雅典娜女神效力。”童虎微笑地点一点头：“要是你尽全力的话，九龙霸根本挡不住你的黄金玫瑰，何况你根本没有瞄准我的要害.....”接着童虎又转向迪斯马斯克：“你

的武艺也是更精进了，能练成‘积怨炼魂球’固然不易，但是能将无害的斗气包含在炼魂球中造成我被吞噬的假象，比起单纯的侵蚀破坏来得高明多了！”迪斯马斯克微笑称谢：“多谢老师夸奖，没有误会弟子已经使我感怀不已了！”童虎又说：“不过炼魂球太过於损阴德，类似这种吸取冤魂的招式以後不可再练，巨蟹宫的冤死者我可以不计较，不过奉劝你不要踏上先代坎撒的後尘，因为使用这种损阴德的招式而永世不得超生……”迪斯马斯克听完马上单膝跪地：“多谢老师教诲，弟子永铭在心。”他的眼眶中隐约可见到闪烁着泪光。

躺在一旁的紫龙听得一头雾水，不禁问：“你们既然是诈降，不是来杀老师的，为什麼又要把我打得半死不活的？”

阿芙罗黛蒂听完哈哈大笑，飞身到紫龙身旁，以左掌按在紫龙背上，紫龙顿时感到一阵冰凉，但是有极大疗伤止痛效果的小宇宙从背上流入，原本颓然的神情顿时变得精神百倍，阿芙罗黛蒂一边替紫龙疗伤，一边说道：“迪斯马斯克是在‘公报私仇’，藉机会修理你一顿，不过，当初你把他打下地狱，现在他只有揍你一顿算是便宜你了，小表！”

紫龙闻言也不禁莞尔：“看不出原来迪斯马斯克还如此地幼稚，而我更傻，竟然被他耍了……”同时，迪斯马斯克也走到贵鬼处为他疗伤。

雷特看到四位圣斗士似乎将他们冥斗士视若无物，不禁大怒：“你们圣斗士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吧？如此漫不经心的，不怕我杀了你们四个吗？”迪斯马斯克闻言马上在右手上凝聚起一团黝黑的气团：“不会咬人的狗总是特别会叫！”

况你只是一只老鼠！你应该感到有幸可以成为我‘积怨炼魂球’的第一号试验品……！”语毕，炼魂球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向雷特，不过万分之一的秒的时间就将雷特侵蚀得一点也不剩了。迪斯马斯克笑道：“以炼魂球对付你似乎有点浪费，不过对於你们这些孤魂野鬼使用‘积气冥界波’没啥意义……”

“天啊！你们要公然反叛，跟黑帝斯作对！？”福拉瑞亚大惊，阿芙罗黛蒂回道：“那又如何？我们本来就是女神的圣斗士！是你们的黑帝斯大人太笨，连诈降也看不出来……”在说话的同时，她的手上出现了几朵黑色的玫瑰，不过，阿芙罗黛蒂还未及出手，紫龙已经大喝一声冲上阵来：“两位前辈，就容紫龙替你们收拾这两只害虫作为陪礼吧！”

寇克大怒：“这里那有你这青铜圣衣说话的份啊！我已经看过你的‘庐山升龙霸’了，不要以为它会对我有用！”便伸手要挡住紫龙的攻势，只见紫龙大喝：“你会比修罗或克利什那强吗？在我看来，你根本不及他们的十分之一，接受青龙的怒吼吧！--庐山升龙霸！！”

紫龙右拳一挥，打在地病星寇克的左掌上，寇克的眼神从本来的自信满满转为凝重，最後变成恐惧：“……怎麼可能……？威力比传闻中强了数十倍以上……啊~我的左手……”冥衣不断地碎裂，清脆的黑宝石碎片落地声此起彼落地出现，不多时便消失了，伴随着被庐山升龙霸打落瀑布的寇克一起。

福拉瑞亚见情势不对，连忙寻求脱身之道：“阿芙罗黛蒂，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跟黑帝斯作对的下场，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会帮你们说情的……”话还没说完，他的头已经被一朵黑得发亮的玫瑰戳穿，同时传来阿芙罗黛蒂清亮高扬的声音：“你还不明白吗？雅典娜女神和黑帝斯之间的战争已经展

开了，不到任何一方倒下，这场战争是不会结束的....”

第 03 节

正当众人以为战事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忽然黑暗的天空上传来一股浑厚又带有威严的男子声，伴随而来的是庞大得惊人的小宇宙：“你们两人好大的胆子，竟敢诈骗全知全能的黑帝斯.....”紫龙大惊：“难道是黑帝斯出现了！？”迪斯马斯克回道：“不是！这是冥界叁巨头之一的‘判官’米诺斯，他的力量和黑帝斯相比差得多了，不过还是很强.....妈的！变态人妖，看来今天这场硬仗是绝对免不了的了！”“小螃蟹，你好坏喔！一直到死还是要叫人家变态人妖.....”

阿芙罗黛蒂不愧是圣斗士的十二强者之一，即使大敌当前，依然有馀力谈笑风生：“一对一的话我没把握，不过二对一的话，凭力量应该可以将米诺斯压制下来了，就请老师欣赏一下我俩在地狱里苦练的最终必杀技吧！”

“哈哈哈哈哈！单比力量的话，或许我不是你们两人的对手，不过，相信我，最後的胜利者绝对不是你们！”米诺斯的声音又再次在天际出现，可是在同时，迪斯马斯克也把聚积已久的气劲迸射而出，因为他知道对手实在太强，要是不把握先机的话，绝对没有获胜的可能：“老师！对不起！请原谅弟子不能谨遵你的教诲，有机会的话来生再叙师生缘吧！米诺斯！我的最强绝招--‘积魂冤恨灵波’！”

此时，数不清的冤魂厉鬼从地底下升起，源源不绝地灌入迪斯马斯克的身体里，也使得他的绝招声势更行磅礴可怖。

“天啊！他连这麽阴毒凶残的招式都练成了，只是使用这招的时候，要是一时不小心的话，会被冤魂恨灵拉入无限地狱，永世不得超生.....唉！

苦呢？”童虎惊叹道，只是他的惊叹还不止於此，因为此时的阿芙罗黛蒂全身被黄金玫瑰所构成的气流所包围，更正确一点的说，是他强烈的气劲卷起了无数破坏力超强的黄金玫瑰，构成了几乎足以摧毁一切的终极必杀技--“金尘风暴”，在迪斯马斯克出击後不久，阿芙罗黛蒂也跟着出击，两股强大的气劲犹如扑天席地一般击向天际。

原本准备出手的童虎见状，缓缓地收拾起攻势，心想：“想不到他们两人虽然死过一次，但是功力竟然进步到如此厉害的境界，比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即使米诺斯再厉害，应该也不是他们两人的对手，我也应该不需要动手了.....”果然，如同童虎所预料的，米诺斯的小宇宙很快地便被迪斯马斯克和阿芙罗黛蒂所压制。“幸运！抢得先机果然是正确的....”迪斯马斯克心想：“再这样下去，不出十分钟一定可以击毙米诺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怕只能削减一分冥界的实力也是好的....”“哈哈哈哈哈....”天际又传来了米诺斯的声音：“想不到我还真被你们两人所骗，一直以为你们武艺平平，不过是十二名黄金圣斗士中实力最差的两位....真想不到竟然还隐藏有如此可怕的绝技没施展出来.....”阿芙罗黛蒂答腔：“你是因为被我们的必杀技给打坏了脑子了吗？这个经验告诉你，黄金圣斗士无弱者，安心地受死吧！”“不要太过得意忘形了，或许我的力量不及你们二人联手，但是别忘了，我既然被任命为地狱的‘判官’，当然就有一定程度的

法力，任何亡灵都逃避不了我的制裁，即使两位也不例外，这就是你们难以望我项背的地方了……”米诺斯淡淡地说道：“ 诈骗伟大黑帝斯的罪灵啊！为你们的罪行付出代价，陷入无垠无际的黑地狱承受千刀万剐的痛楚吧！”童虎见状暗叫不好，连忙出手相救，只是为时已晚，一道灰暗的光线从天际射下，将迪斯马斯克和阿芙罗黛蒂笼罩起来，迪斯马斯克首先发现自己的攻势受阻，因为供应亡灵的路径被米诺斯阻断了，不久，阿芙罗黛蒂也发现自己的小宇宙逐渐萎缩中，但是两人还是苦苦地在支撑，因为这是一场只许胜不许败的战斗，败者将永远沈沦地狱的深处受无边之苦，所以都使出了超过身体极限的力量，也因此，两人的七孔开始渗出涔涔的鲜血，身上的冥衣也开始出现裂缝，一片片地剥落。

这时，童虎瘦弱的双手忽然变长了将近一倍，而且变得相当地粗壮结实，然後他发出一道呈现祥和的金黄色的光芒，挡住了米诺斯的灰暗光芒，也暂止了阿芙罗黛蒂二人被拉入黑地狱的趋势：“米诺斯，你可知道上代的米诺斯就是我所打败的吗？想不到我会和他的传人对决，真是天意啊！不过，我今天可不会允许你带走我的爱徒，且看我们两人谁的法力最强吧！”“老师！放弃吧！犯不着为了本来就该死的我们虚耗功力……”迪斯马斯克忍着锥心刺骨的转换空间之痛呐喊着：“即使没有米诺斯的阻扰，我们也只能在人世间待十二个小时而已……快收手吧！”阿芙罗黛蒂也应和着：“对啊！老师！我们诈降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有机会通知女神黑帝斯即将以复活的圣斗士和冥斗士攻陷圣域，进而霸占地上世界，如今我们的目的已经达成，又能在最後一刻见到老师，虽死无憾，老师不必再为我们多做什麼了……”“不行！”童虎一面加强功力一面说：“你们都是我的好学生，作老师的怎能眼睁睁地看学生受苦？”米诺斯见状笑道：“有意思！童虎！不过你能一心二用吗？”突然，一股明亮如丝的细线缠住了还来不及抵抗的紫龙的脖子，“星尘傀儡线！”童虎大惊：“你想对紫龙做什麼？”“算你识货！童虎！”米诺斯说道：“看你是要放弃紫龙，专心地救你那两位再活不到十个小时的徒弟呢？还是要乖乖地束手就擒，看是要归顺还是自裁……”童虎咬牙切齿地说：“雅典娜的圣斗士绝不投降！”同时，勒在紫龙脖子上的傀儡线越收越紧，还渗出血来，紫龙也因此无力施展圣剑抵御。

“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会一起死在这里……”阿芙罗黛蒂暗中对迪斯马斯克说：“知道该怎麼做吗？……”迪斯马斯克点了一下头，便把全身最後的功力集中，对准米诺斯做出最後的一击，同时，阿芙罗黛蒂也尽最後的功力射出了一朵黄金玫瑰，不过，不是瞄准米诺斯，而是童虎，将他的左臂画出了一道血痕，也因此童虎的功力一时无法集中，金黄色光芒连同阿芙罗黛蒂二人一起被灰暗光芒所吞噬，至於先前迪斯马斯克对米诺斯所做的一击也不全然是为了击中他，主要是瞄准星尘傀儡线，结果及时打断了傀儡线，解了紫龙的断头之危，但是也因此，他和阿芙罗黛蒂都被送入了黑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了，米诺斯失去了人质，思量再和童虎斗下去有弊无利，於是也跟着失去了踪影。

童虎见米诺斯离去，连忙去探视紫龙的伤势，见伤得不重，心下感到略微宽慰，抬头望向天际，灰暗光芒的馀晖吹送来一片片从迪斯马斯克和阿芙罗黛蒂的冥衣剥落下来的碎片，好像是他们两人在对童虎做最後的告别，想起两位舍身救己的爱徒，童虎久未流泪的眼眶里泛起了阵阵的泪光……

第 04 节

<在五老峰的激战结束不到叁小时>

紫龙不顾自己伤势还没有全好，跑到山腰的某间大饭店借用传真机想把五老峰激战的消息迅速送到圣域，但是当他到达时，发现整间饭店已经被杀得横遍地，血流成河，连电话线也被扯断，不禁感到扼腕和悲痛，不过，稍後他在断垣瓦砾中，发现了一个还没死的人，但是紫龙把脉的结果，发现她受了致命伤，也不管还来不来得及，他还是尽快输功想延续幸存者的生命，不过一切还是枉然，只是那个受了重伤的人在弥留状态时口中一直说着：“那群穿黑色盔甲的人杀了大家，毁了饭店....我不要死！我不要.....我只是来观光的啊.....”埋葬了全部的死者後，紫龙回到山上向童虎报告，童虎听了无辜者悲惨的遭遇也不禁一掬同情之泪：“要不是刚刚和米诺斯交手花了太多的法力，这件事根本不会发生....唉！”说到这儿，童虎霍地站起身来：“现在我的法力不足以将讯息传回圣域，看来我们师徒俩只好赶快回到圣域通报消息，希望不会太迟.....复活的圣斗士固然可怕，但是一百零八名正规的冥斗士中，‘叁巨头’、‘五长老’和‘八狱守’的实力可也不在黄金圣斗士之下，更何况米诺斯已经知道复活圣斗士里有诈降者，万一他派遣更强的高手或者将复活圣斗士洗脑的话，後果可是不堪设想，更何况，万一有背叛者呢？紫龙！准备出发吧！”

<地上冥王城>

不知道该说是幸或是不幸，当米诺斯和童虎交手过，正在调息时，部下向他传来了已经发兵圣域的消息，米诺斯虽然想要将全部复活的圣斗士再重新洗脑一次也没有办法，因为等到法力恢复还要十二个小时。这时，冥王在人间的代言人--潘朵拉和另一位也是位居冥界叁巨头高位的“行刑者”天猛星·拉达曼堤斯忽然出现，质问米诺斯为何大耗法力，面对这突来的窘境使得米诺斯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又不好说出由他负责复活的圣斗士里有诈降者，只好假托为在向童虎行下马威时不顺利，以致法力消耗过多。潘朵拉和拉达曼堤斯不明内情，也就不再计较，不过却表示因为觉得圣斗士靠不住，应该再多派些监视者，米诺斯一听正合心意：“本来我只打算在消耗己方实力最少的情况下重创圣域，今天那些圣斗士到死了还在作怪，可不要怪我要彻底血洗圣域，并将之夷为平地了！”

<圣域>

虽然圣域早在几天前就得到中国庐山异变的消息，但是要集合平时旅居世界各地的圣斗士谈何容易！？即使是以古拉杜财团缜密的联络网努力了几天，也才找到包含穆（白羊星座）、亚尔迪巴朗（金牛星座）和米罗（天蝎星座）在内的叁位黄金圣斗士，加上原本就驻守在希腊的爱奥利亚（狮子星座），全部也才四名黄金圣斗士，释迦（处女星座）行踪飘忽不定，至今未有音讯，另外还有几名实力不差的白银圣斗士：天鹰星座魔铃、蛇夫星座赛娜以及变色龙星座珍妮全都奉徵召回到圣域效力，至於包括星矢等在內的

五名有黄金圣斗士实力的青铜圣斗士--紫龙不再重述；星矢因为胸腔受伤过重，还在休养和复健中；冰河和瞬已经接到徵召回圣域作战；一辉如同往常一般，行踪不明。

雅典娜女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城户沙织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暗暗担心：“要不是因为萨卡僭位期间大杀功臣，加上‘十二宫之役’和‘海皇一役’损兵折将，今天的圣域怎会沦落至此？唉！要不是因为我的能力还未能觉醒到足以驾驭‘神圣衣’的程度，我早就自己一个人去找黑帝斯决胜负了，根本不用麻烦到已经兵疲马困的圣斗士啊！眼看这又是一场流血的战役....我该怎麽做！？”虽然沙织以前曾经是相当地刁蛮不懂世事，可是在见过了许多生离死别，受过了许多屈辱和折磨後，整个人也显得成熟了不少，只是还是会有徨无助的时候，正当沙织在烦恼时，想起了穆先生前几天在紧急会议上所说的：“根据古籍上的记载，现在的黑帝斯的法力只能维持大约十二个小时，只要能在十二小时内守住圣域，待黑帝斯法力大减後，再由女神阁下亲自讨伐，我们必定稳操胜券！”

“可是，现在的圣域能在冥王军的攻击下支持十二个小时吗？”沙织当时就很想向穆先生发问，可是她忍了下来，因为在场的所有圣斗士全都义气昂扬地向沙织表示必定死守住圣域，身为圣斗士统帅的她，怎能再说这种丧气话！“真的守得住圣域吗？”沙织一次又一次地自问，眼前也一次又一次地浮现昔日并肩作战的伙伴倒在血泊中呻吟的画面，虽然她很害怕，但是还是要面对，此时正好刮起了一阵阴冷的强风，将沙织刚整理好的秀发又吹得散乱不已，彷彿正象徵着沙织内心的缕缕愁绪.....

第 05 节

<圣域 . 白羊宫>

“起风了....记得书上说两百多年前的圣战也是由一个刮大风的夜晚开始的”穆先生喃喃地说道，可是显然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沈醉在思考里了，因为他注意到不知何时，白羊宫外已经出现了不少穿着冥衣和黑斗篷的“贵客”，更重要的是，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强大的小宇宙。

穆先生也觉悟到这是一场硬仗，但是他仍不慌不忙地做好应战的准备，可是当他见到站在最前面的对手时，原本做好的架势登时溃散，因为率先登场的不是别人，而是穆最亲密的人之一--同样是白羊星座圣斗士，也就是被萨卡暗杀的前任教皇----希欧，更令穆讶异的是，原本印象中已经十分苍老的希欧，如今却是像十七八岁一般地年轻健壮，原本已经又乾又皱的皮肤也变得十分地红润光滑，当然，希欧所穿的冥衣正是仿照白羊星座黄金圣衣的制品，只是花纹和外型略有更动，显得比较阴森可怖而略失黄金圣衣的庄严神圣。

见到师尊辈的希欧，穆不敢失礼，赶紧向希欧行礼，可是希欧显然不太领情，神情傲慢地走向穆的身旁，正当离穆还有约莫四五公尺时，他发现前方有东西挡住他的去路。“水晶墙！？穆啊！你应该还记得是谁传授你水晶墙的吧！？”希欧轻轻地抚摸着晶莹剔透，又散发出阵阵寒气的水晶墙，好像在怀旧似地说道：“你今天用我所传授的绝招来对付我，是否表示与我为敌了呢？完全不顾念多年的师徒情谊了吗？”

穆虽然神情恭敬地跪在地上，语气也相当地客气，但是仍然透露出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尊的恩情弟子不敢忘，只是师尊生前也和我一样是女神的圣斗士，更是白羊宫的守护者，今天若师尊只是前来叙旧，弟子必定倒屣相迎，若是师尊执意与雅典娜女神为敌……除非踏过弟子的体，否则休想通过白羊宫！”语毕还是保持着行礼的姿势，只是从穆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小宇宙可以知道他已经做好了作战的准备。

希欧收回手，缓缓地回到了原来所站的位置，说道：“今天若不是冥王黑帝斯的恩泽，为师至今仍然在地狱深处受苦，如今藉黑帝斯大人的恩典得以重回人世，试问我可能还会继续效忠雅典娜女神吗？”回头空劈一拳，拳风打裂并穿过了一小片水晶墙，同时还划过了穆的左脸颊，造成了一道长约一寸半的伤口。

“既然师尊决议如此，就饶恕弟子失礼了！”穆恢复站姿，同时破损的水晶墙自动修复，并且变得更加的厚实，不过，先前被希欧划破的伤口依旧继续涔涔地流出鲜血。“原来你在保留实力啊！？阿穆！”希欧笑道：“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水晶墙练到什么程度了吧！”口中虽然这么说，希欧仍然不敢大意，运起了近九成的功力准备破穆所构的水晶墙。

“且慢！希欧阁下！”另一位穿着冥衣和黑斗篷的战士说话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童虎或是释迦会出现，您还是先保留体力吧！破水晶墙的工作交给我们来吧！”希欧点了一下头，便退后几步。那名战士见希欧同意，便冲上前去，双手出现几道暗灰色的光芒直击向水晶墙，不料全数反弹，不但将那名战士的斗篷打得粉碎，还使他受了点内伤，不过该名战士未见怯意，反而显得有点兴奋：“想不到比传说中的还厉害！不愧是号称‘最强的十二人’的黄金圣斗士。”

另外一方面，穆的情况也不如想像中的顺利，水晶墙虽然帮穆挡住了那名战士的攻势，可是仍有点反震力波及到他，也让他暗自心惊：“奇怪！？这个人是谁？怎么有这么强的力量，几乎和黄金圣斗士可以比拟，可是我对他几乎是没什么印象，说是冥斗士的话，看他的攻击方式却很像是圣斗士……”穆仔细地看了那名战士的冥衣，发现刚才暗黑色的光芒是来自他双手腕上的锁，一向对于盔甲类防具很精通的穆登时脑中一亮：“……锁……莫非是仙王星座的白银圣斗士泰达罗斯！？如果是他的话可就麻烦了！”

穆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泰达罗斯的实力不在黄金圣斗士之下，方才的比划已经略微知道他的实力和穆相距不会太远，如果还有其他实力差不多的高手的话，穆的情势可以说是相当危险。另外，附带一提的是，泰达罗斯就是仙女星座圣斗士瞬的师父。

“哈哈哈哈！不愧是博学多闻的穆先生，连在下的名字也说得出来”泰达罗斯笑道。穆心想，泰达罗斯一向是以勇猛和仁义著称，说不定可以加以劝说，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泰达罗斯回道：“以前我也以为仁义是世间的一切，但是自从被萨卡派人刺杀以后，我突然又有了新的体悟，‘力量就是一切’，有力量的人才能称霸世界，不是吗？如今黑帝斯力量正旺盛，相对的雅典娜已经日暮途穷，不如你们一起早日投靠黑帝斯才是正途！”

不是吗？大地已经够污浊了，换个统治者说不定会更好！”见到自己的计画失效，穆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只有鼓足全力撑住水晶墙，不让冥王军越雷池一步，不料对穆来说，他的恶梦才刚开始，因为马上又有叁位冥衣战士，一位是将双手合十并拢，两只手臂伸直抬到头顶的正上方，同时周遭出现相

当凛冽的冻气：一位是高高地举起右手，五指伸直并拢，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气；最後一位则是聚起了犹如具有毁天灭地神威的庞大小宇宙，加上原先的泰达罗斯，一共四股巨大的小宇宙铺陈在白羊宫外，连圣域都为此而震动。同时，在金牛宫，亚尔迪巴朗讶异於穆所遇到的危机，更讶异於另外叁股小宇宙，因为是那麽地熟悉：“卡妙！修罗！萨卡！？他们不是都已经死了吗？怎麽……！？这样下去穆会死掉！可恶！真想过去帮忙！可是……唉！”亚尔迪巴朗还记得当初在紧急会议里通过的，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死守住自己所在的星座宫，即使其他黄金圣斗士有生命的危险也不得擅离职守前往搭救，所以他只能着急地在金牛宫里来回踱步，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难道女神陛下会眼睁睁地看自己的部下死於非命？”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四名冥衣战士紧急收回自己的攻势，原来是有一鼓强大的气劲往他们袭来，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已经组织好的攻势全力阻挡。

“穆先生！十二宫的火時計已经启动，你已经撑住了快一个小时了！现在大家再努力地守护剩下的十一个小时吧！”瞬隔着水晶墙大声说道。

“星云气流……！？”穆犹如吃了颗定心丸似的放下心来，原来是曾经闯过十二宫和海底神殿的青铜圣斗士--仙女星座的瞬和天鹅星座的冰河。冰河见抢到先机，连忙对四人使出最大必杀技--曙光女神之宽恕，希欧虽然及时出手使得四名冥衣战士不至於身受重伤，不过，曙光女神之宽恕所造成的暴风已经完全将四人的斗篷吹掉了，也使得他们一时间行动不便。

“师父！”冰河猛然见到冥衣战士的真面目，登时大惊，瞬的讶异程度也不下於冰河：“师父不是已经死很久了，怎麽……？”“他们是冥王黑帝斯使之复活的，换言之，已经成为黑帝斯的走狗了，不用跟他们客气，放手决一死战吧！”穆先生冷冷地说道。

“可是，我怎麽能……？”冰河和瞬毕竟年纪还小怎能明白战场上必须感情放一边的事呢？特别是迫不得已杀死自己恩师的冰河，早就对卡妙有着一份感激和愧疚，根本就狠不下心痛下杀手，这时候，最先恢复正常的萨卡马上化被动为主动，击出最强必杀技--魔皇粉星拳，冰河和瞬一个躲避不及，被强劲的拳风打飞个老远，不过因为穆已经帮他们修理好在海底神殿中损坏的圣衣，所以也无啥大碍，翻个身马上组织起攻势，这时，希欧突然挡在两人和复活的圣斗士之间，瞬和冰河见情形不对，马上将小宇宙开放到最大，圣衣也因此从黯淡无光的青铜色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只见希欧笑了笑：“镀金毕竟还是比不上真金……”说罢便使出另外一项绝技--终极星光，只见瞬和冰河的新青铜圣衣因为承受不住终极星光的霸道气劲，开始破裂并且一片片地剥落，不到几秒钟两人就全身圣衣碎尽被打昏在地。

穆见状心中暗叫不好，忽然，从远方射来一支夹带有强烈气劲的长箭，不但射穿了水晶墙，还直接命中穆的左肩，穆被箭上的气劲直逼到一根柱子前才停止，而且穆还被穿过左肩的长箭钉在柱子上，同时，水晶墙也因为失去了穆的精神力而开始土崩瓦解。原来这是另外一位冥衣战士的杰作，虽然他离穆最远，但是却以百步穿杨的神技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走吧！镑位！”射出长箭的冥衣战士说道。萨卡回道：“爱奥罗斯，还真有你的一套，算欠你一个人情吧！”一面说话还在一面驱除曙光女神的宽恕所带来的寒气。（萨卡心想：“冰河和瞬这两个小表不过一年多未见，功力已经进步神速，要是再过几年，我们还打得过他们吗？真是长江後浪推前

浪！”)爱奥罗斯微微一笑，不再多说，便先行离开了白羊宫，萨卡、希欧等数人随后也跟上，此时，火時計上白羊座的部份恰 熄灭。过了不久，又有几个同样带有强大小宇宙的战士轻轻松松地通过白羊宫，再过一会儿，出现了几名正规的冥斗士，其中一人见到昏迷在地的冰河和瞬以及被爱奥罗斯的箭钉在墙上的穆，露出了奸诈的笑容：“前面那几个人真傻，眼前现成立功的机会不要，白白地放过了多可惜啊！不如将他们的头砍下来拿回去邀功如何？”另外几名冥斗士因为还要负责监视复活的圣斗士，不敢多留便先行离去，只留下了那个冥斗士。

那名冥斗士看看穆，邪恶地笑着说：“被箭钉着多痛苦啊！不如我地贪星大发慈悲来为你解脱了吧！”正作势要一拳打死穆时，忽然发现手被拉住了无法施力，原来不知何时在他的身後出现了一名神情冷峻的男子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我最做不到生意的顾客来了……”穆虽然左肩被箭钉在柱子上，可是还不忘在颓然中露出一丝幽默：“你该不是来找我修圣衣的吧！”

“那当然！”那名表情严肃的男子开口了：“我的圣衣不需要修，不过这个家伙的脑袋倒是要修一修才对……谁叫他不先打听清楚，想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地贪星葛瑞福慌张地想要抽回手腕，但是发现来人的小宇宙实在太可怕，在攻击力上恐怕比穆要过之而无不及……

第 06 节

<在从白羊宫通往金牛宫的山路上>

希欧望着白羊宫下的山脚若有所思地说道：“他终于赶到了！我本来还以为没机会再见到他了……唉！真是天意啊！也该了结一下这笔两百多年的人情帐了！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希欧阁下！”爱奥罗斯首先停下脚步回头问到：“需不需要我和您联手？”

希欧挥了挥手：“不用了！不靠自己的实力，即使赢了也没有意思！更何况他的功力已经不如以往，相信我应该有十足的胜算，所以你们还是先走吧！不用太担心我，倒是后面还有叁名黄金圣斗士，你们还是保留实力，小心一点为妙，不要误了大事，不要忘记先前商议好的！”

“请放心！”爱奥罗斯转过头：“即使用再卑劣的手段我也一定会为你铺好直通向女神居的通道，倒是您要小心一点，不要我们把路铺好了您却没有命走！”

“呵！你们也是啊！在我过去之前千万不要死啊！”希欧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像这等大事还是大家一起完成的感觉比较好！”

泰达罗斯、卡妙、阿修罗和萨卡也回过头对希欧说：“希欧阁下请放心！即使抛弃了一切尊严、名誉甚至是得来不易的生命，我等也必定完成任务”希欧微点了一下头表示嘉许：“不过你们的动作要俐落点！‘那些多事的家伙’好像也来凑热闹了，不要多手多脚落人话柄！”“那当然！无须再吩咐”五名冥衣战士异口同声地回应希欧後便继续踏上往金牛宫之路，希欧望着他们的身影潸然泪下，不发一言。

<金牛宫>

亚尔迪巴朗右手一仰，一名冥斗士被甩到天空，他紧接着向上方打出一记威猛绝伦的必杀技--巨型号角，在一阵哀嚎中，点点的血花散落，染红了亚尔迪巴朗的头发和圣衣，也染红了他的眼：“第叁个！想不到你们冥王军这麼不中用，这几只小杂鱼的功力大概等於我们的青铜和白银圣斗士之间，也想来闯十二宫.....今天本大爷要大开杀戒！”

“蛮牛！你别太得意！”仅剩的两名正规冥斗士的其中一人叫道：“经过刚才的打斗，我已经知道你的弱点了！卡尔！照刚才我告诉你的方法一起上！”说罢，两人一左一右地夹攻，亚尔迪巴朗见状不禁大笑：“我还以为是多了了不起的战术，原来只不过是夹攻啊！看本大爷破你的战术让你心服口服！”说罢便再一次地发出巨型号角，可是在这时候先前说话的冥斗士又开口了：“我也是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罢才看你的巨型号角全是由右手发的，换言之，你惯用右手，只要两人夹攻你两侧，攻你左边的那个人就比较有机会找出你的破绽，到时就是你的死.....”话还没说完，他已经被巨型号角打得稀烂，在和他的最後一名同伴一样倒地死去前只留下了一句“不可能....”

亚尔迪巴朗一面用披风擦拭自己染血的手一面笑道：“我佩服你会想到这一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好让你死得明白点--我是左撇子....嘿嘿！只有对付较差的人我才会用右手，不过相信你也是打不过我的右手的，你还是快点跟你的同伴手牵手一起回到冥界吧！”

这时，忽然由远至近地传来了鼓掌声，亚尔迪巴朗马上再度回复到作战状态：“谁！快出来！有种就出来闯我金牛宫吧！”

“嘿！！！我怎麼有勇气单枪匹马地闯由号称最威猛的圣斗士所看守的星座宫呢？一个不小心一定会和我那五位同僚一样.....”阴阳怪气的语音由远至近，还飘来了一阵浓郁的香气。“妈的！你是来我金牛宫卖香水的啊！”亚尔迪巴朗怒道：“既然没有勇气跟我打的话就快点滚回去！本大爷不杀懦夫！”

“你已经闻到了....嘿！！！！”那名冥斗士在狂笑数声後终於现身了：“金牛！你已经闻到了我的必杀毒技--死亡之吻，不但小宇宙会一点一点地衰退，你的生命也只剩下不到五分钟了....喔！差点忘了！在你死前要记得我是地暗星的冥斗士喔！嘿！！！”

“.....”亚尔迪巴朗闻言大惊，暗暗运劲发现力量确实在衰退中，加上地暗星的小宇宙确实非比寻常，比前面五名冥斗士强上数倍，为免错失先机，便连忙对地暗星发出一记巨型号角，但是似乎没有命中，因为他耳中传来了地暗星阴阳怪气的笑声：“我还以为黄金圣斗士有啥了不起的！今日一看也不过如此而已嘛！！！嘿！嘿！看来不用麻烦叁巨头或是五长老了！凭我十二毒星之一的地暗星就足够了....”亚尔迪巴朗又急又怒，但是意识却不由自主地逐渐消失.....

<白羊宫口>

地贪星葛瑞福被忽然出现的男子一把抓住右手，心虚地颤抖不已，等听到那男子与穆先生的对话後猛然一惊：“你是菲尼克斯的一辉！传说中由

地狱回来的男人！？”那男子往身旁啐了一下：“算你识货！不过拍我马屁也没用！因为要不是我恰巧赶到，我两位兄弟的脑袋都要被你砍下来了，要我怎麼对你手下留情？”话说完，手捏得更紧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大人不记小人过！况这次我因为一时私欲，糊涂了脑袋以致误了任务，回去也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啊！”地贪星苦苦地哀求，但是一辉根本不为所动：“既然回去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如我先给你致命一击让你解脱了吧...”话还没说完，一辉忽然放开了地贪星，还痛苦地捂着右掌。

“哈哈！一辉！我给你上一课！这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刚才要是不跟我唠叨，直接一拳了结我的话，根本不可能让我有时间准备毒刺，地贪星冥衣的每个关节都有毒刺，除了黄金圣衣以外的护甲都穿透得过去...”葛瑞福说到一半看着痛苦中的一辉的圣衣，又继续说：“本来我也想说既然要打十二宫，应该不至於会对黄金对圣斗士用这个的，但是听说你的圣衣不是黄金之血复活的，情急智生，想不到反而救了我一命，哈哈...”

“哎呀！‘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俗话说得真好！我真是万分地受教！”一辉忽然一反痛苦的神态，神采奕奕一步步地逼近葛瑞福，葛瑞福不禁大惊：“我承认你的功力确实一流，但是就算是黄金圣斗士遇到我的毒刺也要倒下，你怎麼...？”一辉听到这里忽然仰天大笑：“想不到遇到一个跟以前的希杜拉犯同样错误的有趣家伙！这就是答案！好看看我的圣衣吧！”语毕全身的圣衣竟然都变成灿烂的金黄色。

葛瑞福惊慌失措，连讲话都不稳了：“...怎..怎..怎麼可...可能？你的圣衣...竟然会变成金...金黄色？难...难怪毒刺穿不透...”

一辉冷笑着：“在我跟萨卡还有卡诺交手时，圣衣曾经不只一度地沾染到他们的血，加上我的圣衣吸了黄金之血会自然地升级，不需要穆先生的修复...这样的回答你还满意吗？”话说到这里，一辉的右手上忽然出现了一只火焰凤凰：“睁大眼睛好好地看看即将引导你回到地狱的凤凰双翼吧！凤翼天......咦！？”一辉即将要出手之际，葛瑞福突然大叫一声，七孔流血死去，等他面朝地下地倒地後才发现背後的冥衣上有一个大洞，洞口上还汨汨地流着血，原来是暗处里有人挥出致命的一拳。

“妈的！是谁在阻止我教训这小卒子！”一辉对那暗处大骂，只见暗处也传来了幽幽的，一时分不清是男是女的声音：“我是天速星雷彼得，本来只是送讯回去路过此地，不忍心见到我的同僚受辱，才出手杀了他...”一辉哪可能等天速星说完，马上将刚刚凝聚的气劲一股脑而全往天速星的方位打去，不料凤翼天翔的气劲还未到达，人已经消失无踪，同时还伴随两股锋利绝伦的气芒，一股气芒挡住一辉的追赶，还在地上留下一道长十多公尺，深约一公尺的裂缝，另外一道则是微微地划过一辉的胸膛，不但圣衣上出现了一道开口，还流了一点血。也因为这两股气芒迫使一辉停下脚步，不过在停步後还听到天速星似有若无的几句话语：“我已经耽误了一点时间了...再不快点送讯回去是会被米诺斯大人处罚的！一辉！我记住你了！有机会的话相信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被天速星揶揄了一顿，气得一辉牙痒痒的，但是对手人如其名，速度真的很快，追也追不上，只好踱碎几块石版出气；另一方面，穆先生正苦於难以拔出左肩上的长箭，忽然金光一闪，他左肩上的箭登时断为两截，穆先生连忙拔出断箭，一时血如泉涌，不过他也不忙着止血，连忙看眼前替他斩

断长箭的人，原来是紫龙，他手里还拿着天秤座的武器之一--黄金剑。穆先生大喜：“紫龙？你有天秤座的武器！？莫非童虎老师来了！？”

“对啊！穆先生！”紫龙也难掩许久不曾相见的喜悦之情：“先不多说，快点止住伤口的血吧！”同时，一辉也转身走向白羊宫外：“我最讨厌那个只会说教的老头了！更讨厌像是白痴一样地等别人攻过来打自己....哼！先走一步！紫龙！那两个笨蛋托你照顾了！”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 07 节

<金牛宫>

萨卡等五名冥衣战士昂然站立金牛宫外，与宫内的亚尔迪巴朗形成对立之势，双方无言地面对了几分钟後，萨卡先说话了：“亚尔迪巴朗！久不见了！看到金牛宫外那麽多体，想必你刚才应该经过一番大战，要不要先让你休息几分钟再打？”

“不用了！如果你们肯回心转意的话，今天根本就可以不用打这场无意义的仗！”亚尔迪巴朗不愧是黄金圣斗士，虽然适才解决掉“六”名冥斗士，说起话来依然脸不红气不喘：“不过要是你们坚持做黑帝斯的走狗的话，那怕我只有一个人，那怕大家以前是并肩作战的好伙伴，我都会不故一切地把你们全杀了！”

“说得好！”泰达罗斯先一步走出来：“各位前辈不要阻止我！让我跟他光明正大地打一场，我生前最遗憾的就是这辈子还没有和一位好对手公平地交手过，如今这麽好的机会，请各位前辈务必成全我！”阿修罗回道：“没问题！谁敢妨碍你们的对决，我第一个砍下他的头，即使是我自己也不例外！”

“多谢前辈！亚尔迪巴朗前辈请出招吧！”泰达罗斯听到阿修罗的话後马上冲上金牛宫，同时对亚尔迪巴朗发射出几十条锁，不过亚尔迪巴朗显然对锁不屑一顾，任由锁团团地围住他：“泰达罗斯！听说你是用锁的高手，实力也不在黄金圣斗士之下，不过你的招式显然有些老套，这招我已经看过你的徒弟施展过了，怎麽可能还会对我有效呢？倒是你要小心了！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喔！”

可是，这时候泰达罗斯却大声喊道：“各位前辈赶快趁我还能困住金牛的时候通过金牛宫！迟了我就困不住他了！”语毕另外四名冥衣战士马上快速地从亚尔迪巴朗和泰达罗斯身旁通过，这时亚尔迪巴朗不禁大怒：“好小子！我竟然被你给骗了！看我先挣断锁再好好地料理你！”在尝试几分钟後，亚尔迪巴朗大惊：“奇怪？这锁怎麽绑的？怎麽这麽难睁开！”

“这些锁是叁股围一束地绑起来的，所以你等於是被比平常多叁倍的锁绑住，加上锁疏密不定地缠绕，可以卸掉大部份你挣脱的力量，所以你等於是发挥比平常多十倍的力量才挣脱得了！”泰达罗斯回道，同时，正在离开金牛宫的诸位冥衣战士心里也想：“虽然这个计画是事先就商量好的，不过没想到泰达罗斯还留有那麽一手，看来这小子真的是个人才！不过很遗憾，大概不能再见面了！保重啊！”

“哈哈哈哈哈！你们这几个笨蛋真的以为我亚尔迪巴朗的脑袋如此地不灵光吗？”亚尔迪巴朗忽然一改先前的着急状仰天大笑，同时奋力一挣，

竟然把仙王座锁全部挣断，泰达罗斯见状大惊：“怎么可能？冥界黑宝石所打造的锁，其威力比白银圣衣上的锁强了叁倍，竟然也被挣断，亚尔迪巴朗的力气真大，不愧其最威猛之名....”亚尔迪巴朗在挣脱锁後，对泰达罗斯以及即将踏出金牛宫的另外四名冥衣战士朗声说道：“听好！本大爷今天就要在金牛宫将你们全部解决掉！”

卡妙生前和亚尔迪巴朗有些许过节，此时不禁顽皮心动，回过头嘲笑：“你这只没大脑的蛮牛！我们只差几步路就要走出金牛宫了，还想将我们全部歼灭在金牛宫？别说傻话....”话还没说完，忽然响起了一阵悦耳的长笛声，萨卡觉得不对劲，连忙运劲，不料体力正在逐渐流失；爱奥罗斯连忙取出长箭，往笛声传来处射去，只见箭光消失处，一个优雅的身影正在吹奏着长笛，同时空出一只手接住了长箭。

“这就是我为什麼有自信可以歼灭你们全部的理由！”亚尔迪巴朗得意地说道。

<二十分钟前的金牛宫>

“他妈的！我还要守护金牛宫！不能死在这里.....”亚尔迪巴朗虽然尽力地维持站立不倒的姿势，但是意识已经一点一滴地流失，在脑海中只有地暗星阴阳怪气的奸笑声和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缩影不断地重复出现。

忽然，亚尔迪巴朗的脑海中出现了高扬的长笛声，原本模糊的意识登时明晰了过来，衰退的体力也一点一点地恢复，他和地暗星正在讶异是谁伸出援手的时候，金牛宫的後方传来了相当细致秀气的话语：“圣战才刚开始，你就想要抢第一个当烈士，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亚尔迪巴朗.....”“地暗星的冥斗士，你的毒气确实相当有一套，神经性毒确实是不好解，不过...”来人继续地说：“我的笛声可以第一时间确实地刺激脑部，促使脑中的脑下线和其他部位交互作用，自然地产生解毒剂，还可以振奋精神，刚好是你的克星！”

“妈的！你不是圣斗士！你到底是谁？竟然多管闲事，破坏老子的计画！”原本相当气定神闲的地暗星变得激动了起来！”

刚捡回一条命，惊魂卜定的亚尔迪巴朗马上恢复了镇定：“苏兰多！什么时候轮到你多事了？托你的福，本大爷已经保住两次命了！叫我怎麼还得清人情啊？何况你又怎麼摸进十二宫的！？”虽然被苏兰多救回一命，亚尔迪巴朗语气中仍不减豪气。

脾气还是麼刚直....”苏兰多微微地笑道，同时走上前来：“请看看我的左臂，上面可有雅典娜阁下给我的证明唷！是她向普西顿阁下请求派我过来帮忙以减少圣斗士的死伤的，所以你怎麼可以对贵宾说这种不礼貌的话呢？”

地暗星闻言大惊：“普西顿竟然和雅典娜联手了！对黑帝斯阁下而言这可不是好消息，要赶快回去通报！”便连忙夺门而出，亚尔迪巴朗想要追赶，但是迟了一步，这时候苏兰多又说话了：“那地暗星的功夫不错，难怪你会追不上，不过很遗憾的是，原本他可以用自己的小宇宙压住巨型号角的伤害，但是急急忙忙逃走的结果，原本治得好的伤也治不了了....”话还没说完，金牛宫门口传来一阵哀嚎，原来地暗星因为伤势发作，爆体而亡。亚尔迪巴朗虽然经历过不少阵仗，但是看到这种情形也不禁感到惊讶。

“快点吧！时间不多了……”苏兰多虽然面对紧急事故，仍然不慌不忙地说：“有五股强大的小宇宙来了，只要如此这般，应该有办法将他们全数歼灭在金牛宫！”

第 08 节

<地上冥王城>

“是艾尔寇斯吗？”米诺斯对着门外的来者说道：“想不到除了拉达曼堤斯以外，连你也来了！”说到一半，忽然又改口：“呵！看来我又搞错了！纳加！”

“哈哈哈哈哈！没有关系！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你这次比较快，不到五秒钟就注意到了，不像拉达曼堤斯，没见到我本人都还分不出来……”门外的来者走进门来，语气相当地亲热，他就是和冥界叁巨头并列的五长老之中，实力堪称第一的天霸王--纳加，在冥界的传闻中，他的实力更在贵为叁巨头之一的亲兄弟“捍卫者”天霸王艾尔寇斯之上。今天是因为艾尔寇斯有要事不克离开冥界，所以代替他前来慰问。

“纳加！你来得正好！我被那些雅典娜的圣斗士烦得根本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要不是因为黑帝斯阁下为了以后的圣战要保持实力的话，还真想亲自出马。”米诺斯对纳加诉苦道：“本来应该天衣无缝的以复活圣斗士拿下雅典娜和圣域的计画因为有诈降者而产生变数，现在已经派遣了监视者，不知道情形怎么样。”

“呵！不要说我这弟兄不讲义气，乾脆我亲自出马解决那些黄金圣斗士算了！省得你麻烦！”纳加为人一向豪爽，说话也比较不加保留，米诺斯听了也笑道：“我相信你绝对办得到！不过你也是黑帝斯阁下的爱将之一啊！是不要太贸然行动比较好……”话还没说完，门外忽然传来报告：“米诺斯大人！按活的圣斗士目前已经推进到金牛宫，白羊座已经身负重伤，地贪星殉职，前往金牛宫的地暗星等六人目前下落不明；另外，圣域还召集了曾经破过十二宫的仙女星座和白鸟星座，不过已经被击倒，我还遇到了凤凰星座，但是他目前的实力相信还不足以构成威胁……”天速星雷彼得有条不紊地报告所见到的一切。

“嗯！已经两小时了！”米诺斯喃喃说道：“看来情况比想像的还更棘手，必须要再加派人手，不然血洗圣域的计画可能不会像想像中的那麽容易……”忽然，又有人走进门来：“你不用担心！为了防范於未然，我早就指派了帕比珑、鄂斯沃、福克斯和……等等，相信计画不会失败的！”原来是拉达曼堤斯，身旁还跟着十二毒星中的毒蟾蜍--地奇星弗洛格。

“什麼！你是说‘帝王蝶’帕比珑、‘九尾妖狐’福克斯？还有……”纳加听到这些阵容後也感到惊讶：“这下子圣域不会变成人间炼狱才奇怪呢！不过为什麼会派那个人去呢？记得他当初连圣斗士也当不上啊！”米诺斯回道：“你就有所不知了，事实上他的天赋不差，只是没遇到名师，以至於……，不过现在的他可不同了，相信圣域里应该没几个足以当他对手的人……呵呵！越来越有趣了……”

<白羊宫和金牛宫间的山路上>

凛冽的阴风还是不变地呼啸着，吹动着希欧的长发，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高不过四尺多的老者--天秤星座的童虎。两个人似乎都有许多话想说，但是都说不出口，而且也都明白对方想要说什麼，过了十几分钟，希欧先打开了沈默：“好久不见了！我的好友！不过请你只走到这里就好，不要再过去了！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日情谊！”语音刚落，他的面前已经起了一道比穆所构的更为雄伟坚实的水晶墙。

“真令我惊讶啊！希欧！你既然还是跟两百四十叁年前一样地年轻力壮，记得你我是同年的...不过这种虚假的年轻和生命就是你所想要的吗？黑帝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啊！”童虎叹道，此时，紫龙和穆刚好赶到，童虎看看紫龙，本来还想再说几句话，但是硬生生地忍了下来。

希欧叹了一口气，水晶墙也变得更加地扎实，这时童虎说了：“穆！紫龙！待会我缠住希欧时，你们就尽快到下一宫去，不用管我！知道吗？”紫龙不禁感到疑惑：“老师，难道希欧不会像迪斯马斯克他们...？”紫龙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童虎打断：“希欧不同！他已经是彻底的黑帝斯走狗了...也罢！”在说话的同时，童虎的巨大小宇宙化成了千百条大小不一的白龙：“再厚的水晶墙也挡不住百龙之牙...希欧！接我的‘庐山百龙霸’吧！”

千百条白龙张牙舞爪地向希欧呼啸着，水晶墙也渐次地出现了斑剥的裂纹，最後在一阵巨响中化为闪烁着银光的碎片，同时，穆先生和紫龙也把握这个机会通过希欧身旁，跑向金牛宫，可是希欧并没有因为水晶墙的溃散而退缩，反而进一步地组织起攻势，使出他毕生最强悍的绝招--“星尘旋暴”与庐山百龙霸抗衡，两个人强大的气劲形成球状，夹带着令人窒息的强大风压，在两人中间缓缓地旋转着....。

<金牛宫>

在“海魔女”苏兰多的魔笛压制下，包含爱奥罗斯在内的四名冥衣战士不但感到痛苦不堪，力量也被压制到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只有泰达罗斯幸免於难，因为亚尔迪巴朗特别吩咐过要公平一战，所以才没攻击他，至於泰达罗斯见到情形不妙，也只有全力一战，力求能重创金牛以争取一会，只见灰黑色的锁犹如闪烁着星光的夜空一样遮盖住亚尔迪巴朗，但是没多久便被震开，然而亚尔迪巴朗也不如表面上看起来轻松，因为锁的反震力也让他的右手微微地脱臼。

“这泰达罗斯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不能让战事再拖延下去了，否则要是埋伏的冥王军的话就完了...”转念到此，亚尔迪巴朗马上对泰达罗斯打出一记威猛的巨型号角，但是刚柔并济的仙王座锁将力道卸去了大半，所以泰达罗斯只受到了一点轻伤，不至於失去战斗力，还藉机反击，幸而亚尔迪巴朗躲得快，差点被锁前端的尖锥刺瞎，这时亚尔迪巴朗再也忍不住了：“原本还不要对你使用这招的，但是现在没办法了...”此时，亚尔迪巴朗背後隐约地出现了一只毛色金黄油亮的壮硕野牛的身影：“巨型号角 II--破天雷噪！！”

见到“破天雷噪”的威势，泰达罗斯心中一惊，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便启动锁防御，但因为“破天雷噪”的威力实在太霸道，锁根本撑不住，不

但断裂成许多截，冥衣也为之粉碎：“这就是‘黄金野牛’的真正实力吗？哈哈！能败在这惊天绝招下虽死无憾，也总算一了我生前的心愿了……至於其他的事就只好拜托各位前辈了……”

这时，忽然传来女孩的声音：“泰达罗斯老师！！”原来是变色龙星座的白银圣斗士珍妮，她也是泰达罗斯的学生，比瞬早入门。珍妮本来是奉沙织的命令协防金牛宫，不过稍微晚了一点到达，刚好看到泰达罗斯被打倒的场景，虽然目前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毕竟对恩师有一份情感，所以也就不顾危险地冲过来探视。

另一方面，亚尔迪巴朗本想再催鼓力量一口气致泰达罗斯于死地，听到珍妮的声音后未免伤及无辜，连忙将劲力压抑下来，使得泰达罗斯还不至于一时就断气，不过也已经身受致命重伤了，虽然如此，在死前能见到爱徒，泰达罗斯也感到欣慰了，在交代了一句遗言后含笑而逝，在珍妮的怀里化做点点尘土，烟消云散。

亚尔迪巴朗先前几乎是使尽全力施展“破天雷噪”，如今猛然收劲，不但气息不顺，而且从他左手臂的圣衣缝隙里渗出点点的鲜血，渐渐地化成一道道红色的细线，在地板上溅起点点的血花，最后终于一个忍不住，口吐鲜血，不但珍妮大感歉咎，苏兰多也因为关心亚尔迪巴朗的念头而吹错一个音，结果导致整首“夺魂曲”发生错乱。阿修罗见机不可失，连忙对苏兰多施展“圣剑”，苏兰多也不是弱者，连忙避开，但是阿修罗瞄准的不只是苏兰多，还有他的“魔音笛”，结果当苏兰多落地时，不单是鳞衣的头盔和右护胸被切开，连“魔音笛”也被切为两段。

“魔音笛”既毁，冥衣战士的威胁也就解除，卡妙紧接着对苏兰多发出必杀技--“曙光女神之宽恕”，苏兰多虽然试着躲开，但是还是受到了部份冻气的波及，左下半身被冻结了，行动也随之受到限制，这时，萨卡的身影犹如夺命恶鬼一般地出现在苏兰多面前，右手上凝聚着一股强大的气劲。

“完了！”苏兰多心想，便无力地闭上眼睛，想要接受即将命丧黄泉的事实，就在他眼睛即将闭上之际，忽然一个巨大的身影挡在眼前，紧接着一阵巨响，大半个金牛宫化为废墟……。

<十五分钟後>

苏兰多睁开眼睛，讶异于自己竟然还活着，只是全身上下无处不疼痛，鳞衣也出现了不少裂缝，身体也被似乎因为瓦砾堆压住而动弹不得，苏兰多回想起被萨卡击中前的一刻，思索为什么还能活命之际，忽然他的脖子上被一滴略带温热的液体流过，苏兰多马上回想起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了，他略微转动一下头，发现亚尔迪巴朗正压在他的身上，身上和脸上都是血污，而且已经没有了气息，原来是在萨卡使出“魔皇粉星拳”之际，亚尔迪巴朗牺牲自己，在苏兰多之前为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不过也因此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苏兰多尽最大的努力伸手抚拍着亚尔迪巴朗还带着余温的躯体，泪水沿着脸颊滑落，融入亚尔迪巴朗先前流下的血滩里，仿佛象征着两人至死不渝的友谊……。

第 09 节

<在白羊宫和金牛宫之间的山路上>

希欧和童虎之间的缠斗似乎产生了结果，由两人强大小宇宙所交织而成的气劲球由先前的僵持不下渐次向童虎逼近，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最後終於毫不留情地撞上童虎，并且发出惊人的巨响，使得原本要往金牛宫推进的紫龙马上回头探视恩师的情况，至於穆先生虽然也是很想关心童虎，但是想到要是不尽早阻止冥王军的推进，後果恐怕更不堪设想，只好心一横，继续往前走。

童虎挣扎着想从碎石堆中站起，希欧冷峻的声音传来：“童虎！看来你真的是已经老了！两百四十叁年的岁月已经毫不留情地在你的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我却有着和你截然不同的年轻健美，人生最美好的十八岁的肉体....”

“胡说！让我证明你的话是错的吧！”童虎不顾身上所受的伤，对希欧再一次地发出最强必杀技--庐山百龙霸，奇怪的是这次希欧竟然无视於千百条向他张牙舞爪的白龙，任由百龙霸照单全收地打在身上，更奇怪的是，冥衣竟然连一点伤痕都没有，紫龙和童虎见状不禁心里一惊。“看到了吗？这下胜负已定！”希欧冷笑了一下，身体一振，将先前所吸收的百龙霸气劲全部弹出：“如果是以前的你，凭这一招应该可以将我打倒在地....可惜....现在你的功力大概只有以前的一半了！”“看来你真的是变年轻了....”童虎望着希欧，喃喃地说道，心里彷彿在做着一个重大的决定，过了一会，他的语气立刻转为坚决：“紫龙！我以圣域长老的身份命令你快去跟穆会合！不要理我！希欧由我来解决！”“可是老师.... 紫龙欲言又止，因为他不敢违背老师的心意，但是又唯恐童虎有生命之忧。

希欧见状笑道：“师徒两个人死在一起不是比较好吗，童虎！？如果你不忍心见你的弟子死去的话，我可以先杀你再杀紫龙啊....”话还没说完，希欧的笑容猛然消失，原来他忽然发现童虎的小宇宙增强了不少，直追年轻时的水准，甚至更加惊人，同时，童虎身上的皮肤开始皴裂，随着乾皱的皮肤一块块地脱落，身躯也由原来的四尺多变为将近六尺，肌肉结实健美，背上还有猛虎刺青的昂藏身躯，当最後一块脸上的皱皮随着白发和上衣的碎片一起掉落在地面时，一张有着炯炯眼神的雄俊面孔映射在希欧和紫龙的眼里。

“老师（童虎）....你....你怎麼变年轻了！？”紫龙和希欧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呼，因为一分钟前还是瘦巴巴的小老头的童虎，此时竟然如同两百四十叁年前一样地年轻健美，每一寸肌肉都是那麽地有弹性，散发着青春的光辉，过了半晌，希欧才猛然想起：“MISOPETHA-MENOS！？你是用传说中假死还生大法是吧！？接受传说大神 MISO-PETHA-MENOS 的神力，使身体内在呈假死状态，以保持年轻！？”“没错！”童虎一面撕去身上多馀的衣角一面答道：“上代的女神在和黑帝斯的圣战後，为确保本次圣战的实力，除了任命你为教皇在圣域培育圣斗士之外，另外就是吩咐我看顾封印在五老峰的冥王军，还特地让我接受 MISOPETHA-MENOS 的神力保持年轻以对付新生冥王军，也因此我的身体状况每经过一年犹如经过一天。”同时，天秤座的黄金圣衣也出现在童虎之前，转瞬间分解装备在童虎身上。

“难怪！老师这麽多年来无论刮风下雨几乎一刻都不离开五老峰....这下終於真相大白了！”紫龙听到希欧的话後心想，只是眼前似乎没时间让他多想，因为马上就听到童虎斥喝道：“紫龙！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不快

跟上穆的脚步！？”“是！”紫龙回答後马上走向金牛宫，只感觉到背後穿上黄金圣衣的童虎和希欧正使出最大力量对决，一阵巨响後，两个人的小宇宙都消失了。紫龙眼里噙着泪水，继续默默地前进。

萨卡也和紫龙一样目眶里噙着泪水：“亚尔迪巴朗这大傻瓜，我本来不想杀你，只想解决那个多事的海斗士就好，你为什麼还要帮他挡下致命一击呢！？明明自己已经身受重伤了，不然要是你全力阻挡也不至於会死啊！”毕竟亚尔迪巴朗也是曾经和他生死与共的伙伴，如今失手错杀，怎不叫萨卡心痛！？”

忽然，听得爱奥罗斯说道：“奇怪！？双子宫不是无人宫吗？怎麼走了这麼久还走不出去？”“对啊！”阿修罗附和道：“萨卡！这不是你的守护宫吗？怎麼会有这种情况！？”卡妙也说道：“我感觉不到双子宫附近有任何圣斗士存在，记得在十二宫里，无论多高明的圣斗士，超能力最多只能作用在自己的守护宫里，无法将传播到其他任何一宫才是。”

“不！”萨卡擦拭掉眼角的泪水後回答道：“如果是有女神的特准的话，这情形就不适用了，何况，你们不觉得这种超能力的使用方式很熟悉吗？”众人略微思考之後，爱奥罗斯对萨卡道：“这不是你的‘异次元迷宫’吗？莫非....？”

沙织面带忧愁地坐在梳妆台前，早在白羊宫的战事开始前，她就感觉到许多强大的小宇宙入侵圣域，其中还有相当熟悉，只是早就应该不存在的人所发出的小宇宙，後来听到陆陆续续传来的消息才知道原来有复活的圣斗士闯入圣域，令她伤心的是本来应该捍卫女神的圣斗士，如今却是无情的夺命杀手。天蝎座黄金圣斗士米罗看到沙织忧心忡忡的脸色，虽然自己也有看顾天蝎宫的职责，但是在冥王军逼进天蝎宫前，他还是先守护在女神居外，米罗的体贴让沙织感到十分地窝心，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情也稍微地踏实了一点。只是米罗为了避男女之嫌，最多也只是例行的请安才进入女神居，平时都是在外看守。

忽然，沙织感觉到有相当强大的小宇宙侵入女神居，正在怀疑究竟是何人时，房内的大理石地板出现了裂缝，接着化为粉末，在漫天的灰尘中，出现了耀眼的灰黑色金属光泽，沙织虽然是雅典娜化身，可是见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也不免心惊，入侵的冥斗士似乎料定任务可以十拿九稳地完成，也毫不客气地报上姓名：“雅典娜女神阁下，就由我地隐星（穿山甲）凌里迎接您到黑帝斯阁下的冥府之国吧！”这时沙织才看清楚来者高大魁梧的身体上披着由冥界黑宝石做成的有着一片片鳞片和利爪的铠甲，正当利爪欲往沙织白嫩的脖子上靠近时，猛然间女神居的门被打得粉碎，只见米罗犹如天神一般威武的身影出现在门外，地隐星的凌里见状只好先抛下沙织，迎接米罗的进攻，只见米罗伸出食指，一道强横的气劲向凌里的心脏袭来，但是凌里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将身体蜷曲成球状，米罗的独门绝技--深红磁针的攻势被化解掉大半，米罗不禁大惊：“这家伙跟穿山甲一样，遇到危险会缩成一团，用背甲抵御外敌，可恶！深红磁针竟然对他无用！”还没想完，凌里竟然用整个身躯向米罗撞来，米罗猝不及防地被撞到门外，喉头一甜，吐出一口鲜血。

沙织见到米罗受伤，不禁担心起来，不过米罗还是相当地尽忠职守，想要先缠住凌里，再让沙织藉机逃走，不过他的计画显然破灭，因为在凌里钻出的地道口，出现了一个更为高大强壮的冥斗士，巨大的身影，几乎整个

地笼罩住沙织，只见该名冥斗士伸出比沙织的头还大的拳头，聚足了气劲直往沙织挥去，米罗因为和凌里缠斗，分身乏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即将发生的惨剧。只听得一声巨响，沙织头破血流的残忍镜头并没有出现，因为一名和萨卡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男子挡在沙织身前接住了这一拳

第 10 节

<一小时前的女神居>

卡诺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地出现，并且为沙织挡下致命的一拳，使得原本因为心有旁而无法专心战斗的米罗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因为海神殿事件而不怎么喜欢卡诺这个人，但是外敌当前，多一名帮手总是比自己孤军奋战来得好。

至於卡诺，本来应该死在海神叁叉下的他，因为沙织嘱咐全力救治下，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可是依照奥林帕斯山众神的规定，欺瞒神是凡人最重的几项重罪之一，除非普西顿宽宥，否则即使沙织全力维护，也会被神界的执刑者判处极刑，死後还会永远在无间地狱受苦，不得超生。为了卡诺的安全，沙织只好解除“雅典娜之壶”的封印，放出普西顿，并且恳求他原谅卡诺，本来普西顿还馀怒未息，不过想到要是和沙织的关系弄僵了，以现在海神军残破的阵容，根本就不可能对付他的眼中钉--黑帝斯，只有下怒气，答应了沙织的请求，不过条件是：卡诺还是海神的部下，如有必要，随时回到海神身旁，只是作战时还是可以着暂借给女神军；海神军和女神军联手对付冥王军，不过在战後如获胜要将冥王的圣地“耶路撒冷”割让给海神，无论胜败，女神皆不可干涉海神在地球所有海域内的所作所为；圣战中的降军、俘虏和获得资源由海神和雅典娜女神五五分帐；最後，卡诺还必须接受包括海神和圣域的所有应得的处罚，只是不得致命。

如此一来，卡诺的安全算是保住了，不过因为海神殿事件和普西顿刻薄的条约之故，圣域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卡诺都相当地不谅解，甚至米罗还不经沙织同意召开审判会，对卡诺处以“毒针之刑”，圣域的其他黄金圣斗士虽不表示赞同，但是也不反对米罗这么做，使得沙织不得不时时召见卡诺多加安慰，卡诺也觉得相当的感动，虽然圣域诸人对他仍存敌视的眼光，但是他都逆来顺受，有几次沙织真的看不下去了，但是米罗仍然坚持己见，只是卡诺对于米罗等人的行为虽然受不了，但是还是不作任何反抗，只是默默地忍受，也许他是因为过去做过太多坏事，如今只是小小的皮肉之苦，多忍受一分疼痛似乎就可以抵销一分罪孽，也可以多安心一点。

“你放心让沙织小姐...喔不！女神在我这名罪人身旁吗？”卡诺还是为持着先前挡住拳头的姿势说道，不过奇怪的是，那名挥出拳头的冥斗士也维持着先前的动作不动，米罗听到卡诺的话後心里也想：“看来他似乎真的有想要改过向善的意思，我是不是作得太绝了一点呢？要是他真的不想改过的话，以他的实力大可躲过我的攻击而不会乖乖地让我钉上十多针，甚至他要是想要杀死我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唉！我是不是作错了呢？”米罗一面闪过凌里的攻势一面回想自己的作为，也不禁稍稍地感到愧咎和不安：“相对于卡诺，我这样对待他，还像是一名女神的圣斗士吗？”想到因为卡诺的事而一再地违背沙织的心意，米罗越想越後悔，便大声地对卡诺说道：“卡

诺！发挥你黄金圣斗士的本色抵挡冥王军，保护女神吧！”卡诺闻言微微一笑：“米罗！多谢了！我会的！这也是我的任务啊！”不过，话虽然说得轻松，卡诺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因为他感觉到眼前的冥斗士非常地不简单，因为他先前为沙织所接下的一拳只是声音响亮，事实上根本没半点力道，要做到这重功夫比起单纯的破坏要强得多了，而且那名冥斗士几乎是不理会卡诺的存在，只是怔怔地望着沙织，更奇怪的是，沙织也在望着那名冥斗士，脸上出现似曾相识的表情。

另外一方面，米罗和凌里缠斗了一段时间後心想：“我没有亚尔迪巴朗和萨卡的勇猛，也没有释迦和穆一般的强大精神力，更没有独门的武器或是超能力，不过，我想我的速度不输任何圣斗士，要对付凌里坚厚的背甲，看来只好这麽做了....”他伸出右手食指，同时凌里还是将他的身体蜷曲成一团，攻了过来。“一定要成功啊！否则再被他多撞几次，即使穿黄金圣衣也难逃一死....”想到这里，米罗大喝一声，对凌里再次使出深红色磁针，所不同的是，这次他不是按照天蝎星座的十五个“星命点”出击，而是对准最後一个星命点，也就是天蝎星座的主星--心宿二所在的位置连发十五针，可惜的是还是挡不住凌里的撞击而弹飞出去，而且右手食指也扭伤了，正当米罗自责绝招失效保护不了沙织时，只见凌里站起来，走了没两步，右小肌喷出一条血柱，人也随即倒地，原来米罗的深红色磁针威力竟然贯穿了地隐星冥衣的背甲，甚至还穿透到腹面，米罗看到倒地的凌里巨大的身躯，不禁暗呼好险，不过因为担心沙织的安危，深怕卡诺一个人挡不住冥斗士，稍微拉扯了一下扭伤的食指後，米罗还是尽快进入女神居，也正好看到沙织和冥斗士的对峙。

女神居内的凝重气氛首先由沙织打破：“卡诺！米罗！退下吧！他不是你们可以打倒的对手，更何况，他根本就不想杀我....”卡诺听到沙织说的话，觉得正好解开了心中的部份疑虑，只是还是觉得奇怪，到底眼前的冥斗士--一名身高超过两公尺，金色头发，相貌威武，肌肉虬结结实的壮汉究竟是何许人物？可是米罗担心沙织的安危，哪管沙织说什麽，为免不测，他还是对那名冥斗士发出深红色磁针，不料根本产生不了任何伤害，这时，那名冥斗士转头面向米罗，卡诺为了避免米罗受到伤害，只好也跟着出击，挥出了最强必杀技--魔皇粉星拳，不过顾虑到沙织先前说的话，他只使出五成的力量，出乎他意料之外地，那名冥斗士只伸出一只手指头就档下了粉星拳，卡诺不禁大惊：“这怎麽可能？难不成你是神？”

“不错！”沙织说道，然後走到那名冥斗士眼前：“对不起！我的圣斗士们因为顾虑到我的安全，所以有点紧张，冒犯之处，请多见谅！克力士！”

“海克力士！？”卡诺和米罗闻言大惊：“莫非他就是传说中的大力士，半人半神的海克力士！？”他们两人的惊愕不是没有理由的，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海克力士天生神力，刚出生即可单手捏死成人手臂粗细的毒蛇，他的威猛连天后--希拉都为之折服，希腊神话中许多有名的恶兽都是他斩杀的，包括九头海蛇希杜拉，猛狮尼米拉....等等，也因此，当海克力士到达圣域时，许多以他所斩杀的恶兽为象徵星座的圣衣都发出恐惧的哀鸣，也难怪卡诺和米罗会好奇为何如此高手竟会为冥王黑帝斯卖命。

只见海克力士单膝跪在沙织面前，沙织连忙要扶起他，只见海克力士眼中竟流出汨汨的泪水：“雅典娜！请你杀了我好吗？”

“你先别激动！”沙织拍拍海克力士的手臂，然後吩咐卡诺：“麻烦你倒杯酒给海克力士好吗？”接着又柔声问海克力士：“像你这样了不起的英雄为何会想要寻死？好不容易可以回到奥林帕斯山了啊！”海克力士沈默了半晌，取饼卡诺倒给他的酒一饮而尽，看得出他的心情相当地沮丧，因为他几乎是将酒倒进嘴里，嘴边流下了些许酒液，然後他说：“我的奥林帕斯神袍被收回了，因为我得罪了天后希拉，她就诅咒我，让我不时地发疯，结果包括我的最爱和孩子在内的数百人都被我杀死，宙斯大人并不知道我被施诅咒的事，一怒之下不但剥夺了我回归奥林帕斯山的机会，我还必须在黑帝斯手下当奴隶，为他作十件事，以黑帝斯的奸诈，自然不是那麽轻松的事了，这麽多年来，我几乎都是在帮他作翦除异己的工作，唉！从神话时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为奴和杀戮，连同黑帝斯在内，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杀戮！杀戮！杀戮！难道我就只能在鲜血中过日子吗？即使我想自杀，希拉也能找到转世後的我，再一次地把我推进血腥和耻辱的轮回.....雅典娜，你能体谅我的痛苦吗？即使世间大众因我过去的功绩而尊称我为英雄，但是到头来，我还是一只只能听主人命令咬人的狗....”

沙织等人听到海克力士悲惨的遭遇，不禁为之动容，不过沙织还是试图安慰道：“如果你不理睬希拉的诅咒，以你的神力，即使天界想要为难你也难，不是吗？试着摆脱一切，过自在的日子吧！”不过海克力士摇摇头：“别忘了，我杀死妻儿和数百人的罪恶还在，不赎完我自己的罪，何时才能心安呢？虽然这只是以合法的杀戮，赎非法的杀戮之罪，但是我总是不希望被众神说是畏罪潜逃....事实上，要是刚才杀死你的话，我欠黑帝斯的任务就全部结束了....”

“那你为什麼不杀我呢？杀了我你就自由了，不是吗？”沙织问道。“算了！就算杀了你，赎完了奴役，不知道希拉哪一天又要让我发疯乱杀人，然後又继续为奴杀戮，如此的循环我已经受够了，更何况你的肉身只是一个楚楚可怜的小女孩，我又怎麼下得了手？”海克力士说完後轻轻握住沙织的手：“也许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不过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下场，听说你的胜利女神如同宙斯的大雷一样，若是神被此所伤，不但附着的肉体会消灭，元灵还会因此而烟消云散，若是像我这样半人半神的话，会永世不得超生....”说到这里，海克力士舒了一口气，握着沙织的手也变得温热起来：“求求你用胜利女神之杖杀了我吧！也该是为我所依循的血之轮回划下休止符的时候了，如果你还有半分同情我的话，这也是我从神话时代以来所做过的，唯一一次的请求.....”沙织望着神情诚挚，一心求死的海克力士，心中紊乱不堪，究竟是该不该答应呢？虽然她也明白不会有任何人告诉她这个答案，但是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帮她作决定，阴冷的风透过女神居破损的大门吹了进来，然而却不能为沙织吹走任何的愁绪，只能发出沈闷的怒号，好像在为海克力士的悲哀不平.....

第 11 节

<一小时前的女神居>

正当整个女神居被凝重的气氛所包围的时候，猛然地，一阵豪光打破了令人窒息的不快，而这阵令人为之炫目的光芒，正是来自海克力士身上，

本来米罗和卡诺还以为是紧急状况，都不自觉地做好战斗的准备，后来发现只是海克力士身上的铠甲发出光芒才松了一口气，不过，当光芒稍微减弱时，海克力士却发现自己的铠甲上产生了惊人的变化，原本他身上所穿的是泛着灰黑色金属光泽的冥衣，不知何时，竟变成了闪烁着圣洁光辉的淡黄色铠甲，其他人也为此变化大吃一惊。“这...这不是奥林帕斯神袍吗？为什麼？为什麼我的冥衣会变成原本应该已经被收回的奥林帕斯神袍呢？”海克力士的声音惊讶中难掩几分欣喜的心情。

这时，天上忽然传来了祥和而又带有威严的声音：“因为你已经获准重返奥林帕斯山了，吾儿海克力士！”海克力士听到这声音不禁大惊：“父...宙斯大人，您为何赦免了我的罪过，让我重返天界？”不单是海克力士，沙织、卡诺和米罗全部大吃一惊，因为都没想到有“万神之王”称号的宙斯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虽然每个人可以说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是遇到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也不禁因为惊讶过度而嘴里吐不出半个字。

“听好了，海克力士！我现在说的话只有在这间房间里的人才听得到...事实上，我...喔不！应该说是整个天界现在需要你的力量，所以我才跟黑帝斯谈条件，让你重回奥林帕斯。”宙斯说道：“黑帝斯可能不知道，不过希拉应该已经开始发现了，只是因为有所顾忌而还没说出来而已，事实上现在正是我的能力最衰弱的时候，要是希拉和任意两位神联手的话，我“众神之王”的位置可能不保...你应该知道，野心勃勃的众神都对我以及我所统治的宇宙虎视眈眈，要是被他们篡位，我一向对於世事的放任政策可能会产生改变，有你、雅典娜和马尔斯的帮忙，至少会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敢妄动...。”海克力士听完宙斯的话後摇摇头：“虽然我很乐意为地上的人们效力，但是现在的我身心具疲，恐怕会辜负您的期望了，还是请您用大雷将我劈死，让我的灵魂好好地休息吧！”“呵呵...”宙斯笑道：“这你不用担心，我跟黑帝斯商量过，虽然不能开放死人复活的前例，不过可没规定说不能把你的妻儿带到奥林帕斯山享福。”“真的！？”海克力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海克力士对宙斯大人的恩情永铭在心，愿意为大人所驱策！”说完，还毕恭毕敬地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单膝下跪。

“事不宜迟！现在就回来吧！”宙斯语毕，海克力士变化作一阵清烟，缓缓地飘向了天际，一桩原本应该以悲剧收场的故事在宙斯的调停下有了看似完美的收场，不过，在海克力士回归天际後，宙斯又说：“雅典娜！请你务必要体谅为父无法帮你抗衡黑帝斯的苦衷，因为要是连黑帝斯也看出我现在力量不足的苦处，他必定联合希拉对我不利，何况要是我离开天界的话，神力更会下降到不到现在的一成，所以只有委屈你单独作战了.....。”“无妨，宙斯大人！”沙织说道：“无论今天是什麼情形，只要有人意图染指美丽的大地，我都会和他周旋到底，尽我的一切能力阻止他的野心！”

“很好！”宙斯说道：“为了给你多增加一分力量，我也跟普西顿谈好了条件...”说到这里，一道金黄色的强光忽然降下，笼罩在卡诺身上，当强光歇止时，原本身上未着任何铠甲的卡诺身上竟然穿上了双子座的黄金圣衣，原来卡诺因为受到普西顿的诅咒，本来没有资格再穿上圣衣，如今宙斯帮他破除了诅咒，双子座黄金圣衣也终於承认卡诺为新的主人。“不只是圣衣，我也加强了你的超能力...好好地为雅典娜而战吧！卡诺！你的一切罪孽都随着你的新生而消逝...”宙斯说道，此时他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对了！雅典娜，再提醒你一下，为了要放出海克力士的妻儿并且赎回海克力士，

黑帝斯不但跟我要了连我的雷都打不碎的神圣大，还要求在不改变轨道为前提下，调动各行星的权利，虽然我还不明白他要做什麼，不过还是要提醒你小心一点……。”随着声音的逐渐消逝，宙斯的强大小宇宙也跟着烟消云散。

同时，众人忽然感觉到金牛宫的方向有相当大的小宇宙的震荡，亚尔迪巴朗和苏兰多的小宇宙也在剧烈震荡後消失了。“糟糕！”米罗大惊：“莫非亚尔迪巴朗阵亡了！？”卡诺：“糟糕！罢才为了入侵者和海克力士的事情耽搁了太多的时间，现在赶到双子宫大概也来不及了，而且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入侵者……对了！”他回过头对沙织说道：“雅典娜阁下，烦请您赐给我能在圣域里自由使用超能力的权利，属下必定能在保护阁下安全的同时守住双子宫！”

正当冥衣战士为双子宫内的迷宫和幻象所苦的时候，萨卡忽然说道：“各位可能还不知道我有个双胞胎弟弟吧！？他叫做卡诺，不但会使用我全部的绝技，而且实力不会差我太多。”众冥衣战士闻言不禁为之惊诧：“不可能吧！？怎麼可能有这麼强的圣斗士，可是圣域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萨卡摇摇头：“当初因为他心术不正，所以我把他关入水牢，不过奇怪的是十几天後竟然失踪，使我以为他已经死了，後来，我在冒充教皇的时期严加封锁消息，所以你们当然不知道，我也是死後才发现他还活在世间，前一阵子又曾遇到一个人鱼族的女孩的亡魂，才知道他在普西顿手下担任海将军，奇怪的是，为什麼他会守护双子宫，而且还得到雅典娜的许可，远距离使用超能力呢？”

阿修罗听到这里，插了一句：“莫非普西顿和雅典娜联手！？”卡妙也说道：“要是真的是如此的话，那我们此行岂不是毫无胜算！？”爱奥罗斯听了，不以为然地表示：“不一定！别忘了海王军也是折损了大半，加上普西顿的奸诈不下於黑帝斯，他会帮雅典娜多少值得怀疑，只要小心一点应该可以完成任务……”说到这里，爱奥罗斯问萨卡：“你能破解卡诺的异次元迷宫吗？”萨卡微微地笑道：“当然可以！不过只要无法针对超能力的源头下手，即使破了一时，稍後还是春风吹又生，而且现在的我实力不比从前善恶共生的时代，根本无法将超能力攻击超出双子宫的范围……”

“超能力攻击不行，物理攻击总行吧！？”阿修罗一句话犹如一语惊醒梦中人似地使众人猛然省悟过来。“对啊！可以用我的弓箭，它会自动寻找敌人所在的位置，不过不知道是远是近，若是太远的话，凭我一己之力可能到达不了。”爱奥罗斯说道。“你一个人不行，四名黄金圣斗士总该可以吧！？”卡妙语毕马上运足全身的功力，阿修罗和萨卡也跟着效法，爱奥罗斯马上掏出一支长箭，搭在弓上，并且将弦拉到满：“各位！我已经准备好了，请助我一臂之力吧！”语毕另外叁名冥衣战士马上将小宇宙输入到爱奥罗斯的体内，再连同爱奥罗斯的小宇宙一起灌注到箭上，同时长箭也在被注满小宇宙後离弦破空而出。

在女神居前散发超能力的卡诺感觉到有不寻常的攻击小宇宙逼近，不禁转头四下搜寻来源，也因为他身体略微偏移了原来的方位，使得长箭并没有直接命中，而是从他的脸部右侧削过，不但削下了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还在脸上留下一道两寸长的血痕，长箭在削过卡诺後，没入女神居的柱子内，由此可见其来势之刚猛，想到差点破头身亡，卡诺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异次元迷宫也因此而消失。

虽然这一箭没有命中卡诺，不过已经发挥了功效，为免节外生枝，四

名冥衣战士连忙步出双子宫，此时，火時計上的第叁道火光刚好消逝。

第 12 节

<萨卡等人离去二十分钟後的双子宫>

当苏兰多和珍妮赶到双子宫时，萨卡等人早已离去多时，只留下了空荡荡的宫殿在寒冷的夜风中发出恶魔般的呼啸。

忽然，一股强劲的拳风从双子宫内击出，苏兰多抱着珍妮差堪躲过，身旁的石板路当了替死鬼，被打得粉碎，惊魂未定的珍妮望着双子宫内，喃喃地数道：“一、二、叁……八、九……”苏兰多接着说：“十……不好！竟然来了这么多人！要是我还没受伤的话还好，现在受了内伤……”转念至此，他回过头对珍妮说：“珍妮！待会我先缠住他们，你先逃吧！”

“说什麼傻话！？”珍妮怒嗔：“我可也是女神的圣斗士耶！你区区一个外人尚且都不怕死，更何况是我呢？怎能逃避守护圣域的工作？”（“唉！说不过你！”苏兰多想道）

“嘿嘿嘿嘿……好个勇敢的小妞啊！”“要不要哥哥我教你如何打拳啊……哈哈哈哈哈……”“这小妞的身材看来挺不赖的，但是怎麼戴着面具呢？是不是脸上有丢人的记号啊？哈哈哈哈哈……”“听说女圣斗士都要戴面具……”“是不是因为长得太丑啊？”

在此起彼落的嘲讽声中，果然出现了十名冥斗士，苏兰多和珍妮虽然早已知道，不过见到这么多敌人也不禁心中为之一凛，忽然，暗处中又出现了一股拳风，只是并非打向苏兰多和珍妮，而是打向先前嘲弄女圣斗士的那些冥斗士，虽然不是致命伤，不过已然使他们东倒西歪，出尽洋相，原来还有一名冥斗士躲在暗处发拳教训那些出言不逊的冥斗士，而苏兰多和珍妮看到竟然还有先前察觉不到的冥斗士，心中的惊讶更是无以复加。

“妈的！你算是什麼东西！？”“你又不是正规冥王军，这麼嚣张！？”被拳风打到的冥斗士七嘴八舌地辱骂出拳的冥斗士，可是那名冥斗士并不回嘴，只是缓缓地说：“不服气的人就来跟我单挑啊！我还觉得很庆幸，没有你们正规冥王军那麽低级，要是你们谁敢再说一句关于女圣斗士的坏话，老子我第一个要他的头！”说到这里，那名冥斗士转过头看着巨蟹宫的方向：“我对於欺负弱小没兴趣，先走一步了！”语毕便走向下一宫，那些被打的冥斗士不敢还嘴，只是悻悻然地偷骂了几句，一直到这时候，苏兰多和珍妮才看清那名冥斗士高大强壮的的背影，即使穿着冥衣，依然可以想见冥衣下强壮结实的肌肉。

同时，一名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看起来显然是这一群冥斗士首领的人说话了：“你们这群白痴！这麼低级下流，还被外人羞辱，冥王军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有时间闲磕牙的话还不敢快执行拉达曼提斯大人交付的任务！”说话的人也有跟那位先行离去的冥斗士一样高大强健的身材。

“是！堪特大人！”一名冥斗士马上冲了出去：“嘿嘿嘿！不过是一个受伤的人和一个小妞，有什麼困难的？还不手到擒来……咦？人呢？”他讶异地发现苏兰多和珍妮竟然不在原来的位置，但是这份惊讶只维持了一瞬间，因为稍後他就被一阵犀利的拳风打得遍体鳞伤，原来苏兰多忍着伤势使

出瞬间移动，然後全力一击打伤了该名冥斗士，不过因为出拳牵动到伤口，使得他的嘴角流出了一点鲜血。

“笨蛋！别忘了海魔女苏兰多可也有黄金圣斗士的实力呢！太过轻敌还没丢掉性命算你命大了！”基堪特骂道。

另外一名冥斗士见苏兰多伤势加重，也跟着冲上前去想要发动致命一击，可是他突然发现身体无法自由活动，原来是被金属制的长鞭牢牢地缠住，这当然是珍妮的杰作：“趁人之危的败类，忘了我也是圣斗士吗？就让我来当你的对手吧！”

“妈的！死丫头！你以为这种破铜烂铁会对我们无敌的冥王军有效吗？”那名冥斗士怒号着，可是珍妮的长鞭所缠绕的位置恰到好处，使得冥斗士根本难以施力挣开，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鞭子越缠越紧。珍妮冷冷地笑了一笑，右手一提，长鞭猛然收紧，冥斗士的冥衣登时破碎，过不了多久，那名冥斗士挣扎了两下便垂下头吐血死去。

基堪特看到这种情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冷冷地说道：“好功夫！女人！我的手下们太小看你了！就让我‘独眼巨人’塞可洛普的基堪特来会会你吧！”说完他马上夹带着刚猛的拳风冲上前去，珍妮虽然成功地以长鞭缠住了基堪特的左腕，但是基堪特的力量实在太太大，珍妮根本无法以长鞭困住他，相反地，她娇小的身躯反而被基堪特拉得身形失控，这时基堪特对准珍妮猛力挥出一拳，苏兰多虽然想帮珍妮，但由於有伤在身，所以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珍妮陡遇一生中最凶险的时刻，潜力猛然发挥，勉强躲过了凶狠的一拳，不过脸上的面具被基堪特的拳风扫飞，一张带着些许惊恐的俏丽脸蛋出现在基堪特的眼前。“原来刚刚在双子宫前的那一拳是他发出来的，差点变成了无头鬼”珍妮想道，冰冷的汗水伴着血珠，缓缓地她的额角滑落，由於刚才奋力挣脱加上紧张之後猛然的松懈，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多馀的力气，软软地坐在地上，苏兰多见到珍妮平安无事，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不过基堪特并没有赶尽杀绝，他捡起了已经出现裂缝的面具，丢给珍妮：“戴上吧！我听过女圣斗士戴面具的理由，等你戴好後再来决一死战，这一次我可不会这麼客气了，虽然你长得比我想像中的还漂亮。”珍妮伸出颤抖的手接过面具，戴了好几次才戴好，虽然她还是站了起来，但是耗力过钜的身体实在是很难维持稳定的姿势，同时她也注意到白银制的长鞭上已有些许的伤痕。

“对了！你叫什麼名字？”基堪特问珍妮。“珍妮--变色龙星座的珍妮。”珍妮缓缓地回答，不过听她的声音还有些许喘不过气来。基堪特笑道：“你是个好对手！我不愿杀无名之将。”珍妮轻微地回应了一下，便连忙要组织起攻势。

忽然，珍妮觉得自己似乎被什麼东西黏住了，仔细一看，才发现不知何时，周围竟然出现了犹如蜘蛛丝一样的黏稠丝线，不只是她，苏兰多也不知何时被丝线团团围住。

“基堪特！你还真是有骑士精神啊！”一阵阴冷的声音从珍妮的背後传来，珍妮虽然曾受过圣斗士严格的训练，但是心里还是产生了不想见到那个人的念头，只因为那名冥斗士的声音不是普通的丑恶，会让任何人把这股印象加诸到相貌上。

“史派德是吧！？我的战斗何时轮到你插手了！？”基堪特面露不悦地说道。

“你的四肢也太发达了，基堪特……” 苏兰多的背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带有法语腔，听起来相当地优雅悦耳，基堪特的语气彷彿也被这优雅的声音软化下来似的，变得柔和多了：“我做错了什麼吗？帕比珑！”

珍妮也被这优雅的法語腔所吸引，不由得转过头去看那名冥斗士，不过当她看到那名冥斗士时她却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引发过这样的好奇心，因为她所看到的帕比珑是一团如同阿米巴原虫一般丑恶的浆团，上面还有一个个如同气泡一样的突起，闪烁着冥界黑宝石的璀璨光泽，相形之下，史派德反而俊美得让人难以置信。

帕比珑缓缓地说道：“虽然说这次的任务是要血洗圣域，不过眼前这两人已经几乎没什么反击能力，想杀他们易如反掌，不如以他们为饵，多引来一些圣斗士更好，至於功劳嘛！”

你不必担心，这两个人都算你的！放心地到下面几宫去吧，时间不多了！有我们殿後，即使释迦和童虎赶到你们也不用担心。”

“好吧！拜托你们了！”基堪特微微一笑，又望望珍妮：“真是可怜啊！虽然我刚才手下留情，不过还真是希望你是死在我手下呢！可怜的小丫头，竟然被帕比珑看上了……真可惜！长得这麼漂亮……要不是因为任务在身的話，还真希望再跟你交手一次。”语毕，他挥了挥手，除了帕比珑和史派德以外的冥斗士都跟着他走向下一宫。

史派德走到珍妮身旁，用手轻轻地抬起了她的脸庞：“真是可爱的小脸蛋啊！想现在就享用了……嘻！”说完还舔了一下嘴，一点也不像是英俊男人应有的动作，反而像是将猎物抓到手的肉食动物，让珍妮觉得万分恶心地将头偏过去，不经意地看到苏兰多已经倒卧在地上，想来是刚才被史派德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弄昏甚至弄死了，看到苏兰多的情况，珍妮也不禁为自己担心了起来，耳里只模糊地听到帕比珑说道：“不用担心！待会有得你吃的，史派德！嘿……今天就是圣域里所有圣斗士的忌日！”

第 13 节

<续十一回，女神居>

卡诺因为无法阻挡萨卡等四人通过双子宫，只好向沙织负荆请罪，沙织也明白要卡诺一个人对付四名黄金圣斗士确实是相当吃力，所以也不多加责怪，还温柔地帮卡诺包扎伤口，让卡诺感到窝心不已；另外一方面，米罗既要在女神居附近守护沙织的安全，又要担心无法尽到守护天蝎宫的职责，眼见冥衣战士一宫又一宫地推进，心情矛盾得难以复加。

忽然，有某人透过超能力传话给沙织，马上解决了米罗的困难，原来竟然是一直都还没出现的黄金圣斗士--处女座释迦，事实上他打从一开始就在圣域，只是一直没有现身而已：“雅典娜阁下请放心，从处女宫到女神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敌人了，我刚刚才确定过，应该是不会有错！”

沙织听到释迦的传话後大为欣喜：“原来你一直都在圣域啊！？为何不早点现身呢？”“请雅典娜阁下不要以为我贪生怕死，事实上刚才我几乎已经到达女神居外面了，但因为发现卡诺已经在阁下身旁守护，才没有现身，切莫因此怀疑我的忠诚。”释迦答道。

“那为何当初找你都找不到？如果你早点出现的话，大家也多一分信心

啊！”沙织问。“呵呵！要是我提早出现的话，恐怕来的会是更为厉害的高手，那圣域的灭亡指日可待，别忘了叁巨头和五长老的实力可也不在我们黄金圣斗士之下啊！”释迦略带幽默地说道：“总之，只要在这十二小时内能守住就行了，放心好了！虽然处女宫之后只剩下天蝎宫有守护的圣斗士，但是我一定会尽力拖延时间的！”最后他还向沙织做了保证，让沙织安心了不少。

“另外，对于反击冥王的计画我已经有了点头绪，但是还不是很确定，一有结果我马上会通知阁下。”释迦道，不过沙织有点不解：“不是只要能驾驭神圣衣就好了吗？”

“应该是如此，可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总之，一有结果我必定马上通知阁下，请您放心！”释迦的声音说完话就消失了，米罗也趁此机会请退后回到天蝎宫守护，留下卡诺一个人保护沙织。

同时，释迦根据已经熄灭的叁道火光和小宇宙的位置推断，冥斗士应该是在双子宫到巨蟹宫的半路上，他便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计画，忽然，一阵强大异常的小宇宙出现在处女宫外，释迦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小宇宙，虽然不至於到慌乱手脚，不过也为之大吃一惊：“不可能啊！再强的超能力者也不可能一口气从圣域外移到位於十二宫中点的处女宫啊！必须要一宫一宫地推进，可是……”他感应了一下，确定第五宫狮子宫的守护圣斗士爱奥里亚还平安无恙，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释迦大惑不解。

“哈哈哈哈哈！想不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能困惑你！”门外的声音似乎洞察释迦的想法似地说道：“事实上相当简单，我只要将能力压到最低点，如常人一般，即使最厉害的圣斗士也调查不到我的行踪，至於如何到这里嘛！释迦！你跟我一样都是修行者，应该知道受过严厉修行的身体是不怕任何险峻地形的，更何况是海拔不高的圣域十二宫呢！从白羊宫走到这里根本不需要两个小时。”

“‘以退为进’……这种方法我看也只有你才可能想得到，不过用小路的方式不会觉得有失身份吗？”释迦还是一直维持着他一贯闭着眼睛的动作，即使如此，他还是看得比任何人还要透彻：“不过话又说回来，一般人对于地狱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你才会‘地狱无门闯进来’地违背常理，不是吗？”

“哈哈哈哈哈！说得没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释迦！幸会了！”来者终于走进了处女宫，他身上穿的铠甲也是由冥界黑宝石作成，闪烁着灰黑色的金属光芒，冥衣的样式是头上戴着法冠，右手持禅杖，身上的护甲还作成类似布料的褶皱，整件冥衣看起来相当豁达大度，而他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也非其他闯十二宫的冥斗士所能匹敌，如果真要比较的话，大概只有冥界叁巨头和五长老的纳加稍堪比拟，来者就是五长老之一--天慈星目犍莲。

正如同圣斗士里处女座释迦是佛陀释迦牟尼转世一般，冥斗士里的天慈星--目犍莲尊者是地藏王所转世；佛陀所掌管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地藏王却坚持要到地狱去教化人心，也才会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名言。由於常处地狱之故，地藏王的名声并没有佛陀响亮，可是论灵力两者传说中是差别无几，更何况地藏王常与众恶为伍，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强大的灵力场以抵御恶气，所以天慈星的冥衣也储藏有相当大的灵力，目犍莲就因此不用像释迦一样必须时时闭着眼睛聚积小宇宙。释迦在圣斗士里有“最接近神的男人”的称号，同样的，目犍莲在冥王军中也是如此，只因为他性情

淡泊，不然想要当叁巨头之一也不是不可能，最後是在黑帝斯的安排下才勉为其难地担任五长老之一，而天慈星也是当初一百零八魔星中唯一没有被雅典娜所封印的魔星。

没有想到五长老之一的目犍莲会如此早地出场，释迦面对如此强敌，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变，只有决定走一步算一步。

穆先生的弟子--贵鬼难敌心中的好奇心，也不管之前在五老峰才被打得遍体鳞伤，还是偷偷地跟在童虎和紫龙的脚步之後到达了圣域，不过因为他的动作比较慢，当到达圣域时已经是第叁道火光消失之後了。

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路上有许多杂兵的尸体，都是刚死不久，身体还是温的，再过一会，眼前出现的是被打倒在地的青铜圣斗士--大熊星座的焦木，还有狼星座那智，不过两人都还没死，只是重伤，贵鬼还在讶异到底是谁下的手之际，眼前已经出现了一名身穿冥衣的战士，手上还抓着海蛇星座的圣斗士--市，这时候的贵鬼吓得屁滚尿流，赶紧往回头路跑，不过因为太过紧张，竟然被希欧和童虎交战时所打裂的地面绊倒，引起了该名冥斗士的注意，他马上丢下市，飞身到贵鬼面前，这时贵鬼才看出那名冥斗士有着一副胜过女子的娇美容颜，眼波流转间散发着一股慑人的气息。

那冥斗士望着贵鬼说道：“小表！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快走吧！不要说出这里的事就留你活命！”

贵鬼一向最讨厌别人骂他小表，也不顾眼前情势危急，逃得一时算一时，站起来对冥斗士大喊：“我不是小表！我是穆先生座下大弟子贵鬼！”冥斗士一听眉头微微一皱：“你再说一次！”贵鬼依言再重复了一次，只见那冥斗士仰天大笑：“小表！我原本还想留你活命，想不到你自己自找死路，要是我不把圣斗士连根铲除的话岂不是违背了拉达曼提斯大人的交代！”

这时贵鬼才意识到自己的多嘴和幼稚所招致的下场，连忙用超能力运起许多大岩石要往冥斗士身上砸，只见冥斗士两手一张，背後出现九道灰黑色的光芒将岩石一一粉碎，转眼间便冲到贵鬼面前，将贵鬼一把提起，面对面地对他说：“记好了！杀你的是地感星的冥斗士福克斯！”贵鬼凝视着福克斯美丽的眼眸，心里紧张得无以复加，只因他知道，要是在短短一两秒内没想出解决的办法，恐怕自己就要少年早夭了。

第 14 节

<白羊宫和金牛宫间的山路上>

被地感星冥斗士抓住的贵鬼急忙间无计可施，加上个子太小，一旦被整个提起来根本无法做出诸如瞬间移动之类的保命动作，只能一直不断地挣扎，祈求能有一线希望，地感星的福克斯见到贵鬼的情状不禁莞尔，但是为了忠实地执行血洗圣域的任务，他还是缓缓地举起另一只手，欲往贵鬼的头落下。

忽然，一道小宇宙急速逼近并且偷袭福克斯，迫使他不得不放开贵鬼，以抵挡这股来势汹汹的小宇宙，不过这股小宇宙来势虽凶猛，但是还是被福克斯给挡了下来，贵鬼逃出生天，赶紧躲到一旁，不住地喘气，同时还看看救他的人到底是谁。只见来者也是穿青铜圣衣，年纪虽然很轻，但是有着一

股不服输的傲气，圣衣的头盔上还有一支约莫一尺长，相当俊挺的犄角。

“你也是青铜圣斗士！？”福克斯对来者微笑道：“看起来你比先前那几个小角色强一点，不过很显然的，还不是我的对手，先报上名来吧！我对你比较有兴趣一点，其他人我还不知道名字呢！”

“少罗唆！冥斗士！”来者啐声：“有我独角兽星座的邪武在，哪由得你放肆！？”

“哈哈哈哈哈……！”福克斯仰天大笑：“你确实比前面那几个脓包强一点，但是也还不到白银圣斗士的境界，可是你要知道我‘九尾狐’福克斯可是有和黄金圣斗士差不多的实力，要不是为了这一次的任务，我还不屑跟你们交手呢！”

邪武听了气得咬牙切齿，後脚一蹬冲上前来，福克斯见状又是微微一笑：“年轻人脾气果然比较暴躁。”便将身体微微一倾，想要以相当幽雅的姿势闪过邪武的必杀绝技--独角兽速拳，不料邪武忽然以相当不可思议的动作在疾行中转向，狠狠地往福克斯没有防备到的角度踢了一脚，挟带强大小宇宙的一脚不但将福克斯踢飞出去，还踢坏了他背部的冥衣，只是福克斯的功力实在太高，虽然被邪武全力一击，仍然能将受创减到最低，只有撞到山路旁的岩壁略微受点轻伤而已，其实并无大碍，不过，脸上却挂了彩，左脸颊被凹凸不平的岩壁擦伤对福克斯而言比杀了他还更令他难堪，原本相当俊美的脸庞一下子充满了杀气，小宇宙也大幅度的提升，背後九道灰黑色气芒犹如尾巴一样地摆动着，仿佛在等待主人的命令：“小表！想不到你还蛮有一套的，懂得保留实力好让我大意……嘿嘿……一时大意让你伤了我的脸……就让你比刚才那些人还惨的滋味吧！”语毕，九道气芒飞射而出，全部往邪武身上逼近。

力远胜於自己，但是一来年轻气盛，正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二来他也想验证一下之前在世界各地修行的结果，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巧遇“异人”，使得他的必杀技威力大进，而且更为诡异多端，也许是因为如此，邪武竟然躲过了福克斯的“九尾真空刃”，并且又赏给福克斯重重的一拳，正中他的鼻梁，邪武见到重创福克斯，不禁得意洋洋：“谁叫你刚刚在捉弄贵鬼时先将你的绝招给底了，‘同样的招式不能对圣斗士用两次’，记住了吗？”

福克斯脸部连续受两次重创，愤怒得无以复加，不过他毕竟还是高手，忽然心生一计，连忙捂着脸痛哭失声：“我的脸……我的脸……”完全没有半点高手的风范，邪武见机不可失，便要给福克斯最後一击，不料眼前的福克斯竟然不见了，代之而起的竟然是邪武思慕已久的沙织，邪武一见大惊失色，连忙收招，不但气息因此紊乱不堪，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因为整个周遭环境也跟着由山路变成女神居。

她抱住他，柔声问道：“邪武！你究竟把我当作什麼啊？”邪武一时惊慌失措，竟然没有挣开，呆呆地说：“你……你是雅…雅典娜女神的化身，也是圣斗士的领导人啊！”

“是喔！？”沙织风情万种地说：“那你为什麼现在还抱着我不放呢？”邪武一听，心里更慌了，虽然是沙织抱住自己的，但是邪武根据小时候对沙织的印象，知道要是沙织发起娇嗔来，跟她说什麼道理都没用，只有任由她抱着，不敢再作任何反抗，同时，嘴里也支支吾吾地应对着，毕竟，对於邪武而言，能接近高贵的梦中情人沙织，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加上沙织玲珑有致的身材，在希腊式长袍的衬托下，仿佛可以见到薄布下的白嫩肌肤，邪武毕竟还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此时心中波涛汹涌的程度可以想见。

这时，沙织又把头整个埋到邪武的胸膛上，缓缓地摩擦着，甜甜柔柔地问着：“邪武，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爱不爱我？”邪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嘴里还是结结巴巴地回答：“当……当然，沙织小姐是我最……最爱的人……。”“是吗？那为什麼把我美丽的脸打成这样？”沙织忽然抬起头来，脸上出现了数不清的大小伤痕，严重的还在汨汨地流着鲜血，邪武猛然看到自己心中的女神变成如此模样，加上沙织严厉的逼问，登时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过了不到几秒，一切景象又回复成山路，此时的邪武倒在地上，背上还有一道极大的伤口，原来，这一切都是福克斯的幻术所导致，此时的他不但露出冷笑，手掌上还有一滴滴的鲜血滴落--邪武的血。

“小表！.精神受到极大打击的滋味如何？在这种状况下死去应该是最痛苦的了……嘿嘿！太小看我的下场就是如此……”这时，福克斯看到邪武还在微微地抽搐，九尾真空刃再度启动：“还没死！？那正好！伤我脸之仇岂可如此轻易了结！？就把你活活地分吧！”

“住手！”在一旁偷看了许久的贵鬼看到福克斯欲杀邪武，虽然自己的功夫还没到家，虽然他的胆子也不算很大，加上平时穆先生的谆谆教诲，使得贵鬼挺身而出，阻止福克斯的下一步行动。福克斯见到又是贵鬼，一面运起必杀技一面哈哈大笑：“小表！罢才上天给你那麽好的逃跑机会不把握，还敢出来逞英雄！？”语毕回过头继续刚才的动作。

“我叫你住手没听到吗！？”贵鬼大喝一声，此时福克斯忽然觉得右肩一阵剧痛，肩甲瞬间化成碎片，散落在他和邪武之间，闪烁着一闪一闪的冥界黑宝石的光芒，转头一看，只见贵鬼一直维持着出招的动作，看来显然连

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在刚才那一瞬间，贵鬼所使用的竟然是希欧和穆先生的最强必杀技--星尘旋暴，虽然火候还不够，不足以杀死福克斯，但是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星尘旋暴，贵鬼觉得奇怪的原因是，虽然他曾练过这招，但是以他的微弱的小宇宙根本使不出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原来上次在五老峰一战，迪斯马斯克帮贵鬼疗伤时，输入了超过治疗需要量的小宇宙，换言之，刚才的贵鬼至少有迪斯马斯克参成的威力，加上紧张的爆发力，难怪可以使出超过自己能力的绝技，不过他的身体显然还不能适应，使出绝招後还僵硬在那儿，事实上也不是贵鬼愿意如此，因为他也实在累得不能动了，福克斯本来还怕贵鬼会发出第二击，後来感到他的小宇宙已经十分低落，才放下心来，带着冷笑一步步地向贵鬼走去……“完了！这次没有侥幸了……”贵鬼想道，然後闭上眼睛，认命地等待死亡：“老师！徒儿再也见不到您了！不过我很得意，至少我并不是懦夫……”

释迦虽然面对强敌，仍然保持得相当地镇定，随手拿起一只茶壶注满冷水，右手略一发劲，冷水顿时沸腾，再加入些许茶叶，之後向处女宫外掷出一只茶杯，接着右手再次发劲，茶水如箭向外飞射；冥界五长老之一的天慈星目犍莲手持禅杖站在处女宫外，先接住茶杯，再一滴不漏地截住茶水，之後先闻了一下茶香，再徐徐地品味：“好茶！是阿萨姆省的红茶吧！？种在果园旁的茶总是特别香，只是糖份易被果树抢走，会略微苦涩一点……对了！释迦，让我在外面吹着风，不符合待客之道吧！？”

“呵！不好意思！”释迦缓缓说道：“目前是非常状况，你我又各为其

主，实在不宜太过接近，失礼之处，请勿见怪，何况，你该不是为了聊天叙旧这麼简单吧！？”

“当然不是！我今天是为了两件事而来……第一、刚刚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圣斗士，听说是凤凰星座，一直跟着米诺斯的部下往冥王城的方向走，我见状将他拦截下来，劝他不要白费生命，不料他脾气相当暴躁，竟跟我动起手来，他的功夫实在不错……”目犍莲说到这儿将食指一弹，茶杯又循原来的轨道飞了回去：“结果因为我无法制止他，一个不小心就把他给杀了，这实在有违我的原则，所以我特来圣域致歉……”

“什麼！？”释迦闻言大惊，竟然没接住飞射回来的茶杯，任由它摔得粉碎：“你杀了一辉！？”

第 15 节

<处女宫>

释迦猛然听到目犍莲杀了一辉，一时心烦意乱，竟没接住目犍莲掷还的杯子，任由杯子摔碎，因为他和一辉虽然身份有别，平时说话也多半不投机，但是在圣斗士里论交情就属一辉和他最好，嘴里不说，却早已把对方当成是生死之交，如今猛然听到一辉被杀的消息，怎不叫释迦难过？加上对方是五长老之一的目犍莲，即使一辉实力不逊於黄金圣斗士也有被杀的可能。

可是释迦毕竟是释迦，即使是在最心烦意乱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住头脑的清明，便问目犍莲：“你是用什麼招式杀掉一辉的？他可不是普通人。”

目犍莲答：“魔道转世！”释迦听了不禁微微一笑，目犍莲虽然在处女宫外，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释迦的笑意，便问为何发笑，释迦便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事实上目犍莲的“魔道转世”和释迦的“六道轮回”并称佛界双璧，後者是可将活人或是未能超生的魂魄送入六道中轮回转世的绝技，虽然威力绝伦，但是遇到意志力极高的对手时往往容易失效；“魔道转世”则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定送入地狱，即使是面对法力和武艺较自己高明者亦可使用，被送入地狱者登时呈死亡状态，接受地狱的一切制裁及摆布，所以论威力远比六道轮回高明，但是也必须付出更为强大的法力，而且更难以控制。目犍莲和释迦实力不相伯仲，所以最多也只是能做到在该使用时可以使用得出来，说到收劲的话，还未见精熟而略嫌力有未逮，也因此目犍莲才会因为被一辉逼急了而误使出此招式。

不过，这两种绝招大体而言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加上一辉曾遇过释迦的六道轮回，所以释迦有很大的信心认定一辉必然可以应付“魔道转世”的威力，可是目犍莲就不以为然了：“别傻了！一辉一到地狱就一定会死，怎麼可能还能应付呢！？”

“不一定！”释迦说道：“要是他能够领略那件事的话一定可以活着走出地狱，相信我，他可以！毕竟他是第一个击败张开眼睛的我的人！（‘对了！先前的疑惑也终於得到解答了！没想到这麼简单我竟没想到’释迦同时暗想）”

“那件事……你是说……！？那怎麼可能！？”目犍莲喃喃地说：“不过他要是曾打败过你的话……这可能吗？你我的实力可是差不多呢！”

“他大概是眼见你阻他去路，所使用的招式又和我类似，才故意中你的‘魔道转世’吧！从最近的路到冥界去，而且我有充分的信心认定他一定能够领悟精义的……朋友！建议你还是尽速回去冥界保护你的黑帝斯吧！”从处女宫里传来释迦的声音，一字一句地打动目犍莲的心，使得他巴不得尽快回到冥界以尽保护之责。

“释迦！虽然我很希望有可以与你公平较量的机会，但是我毕竟是黑帝斯大人的贴身护卫，除非你们侵入冥界，否则我原则上是不愿意在其他场伤害你和一切生命的，希望你能知道，虽然我不大欣赏黑帝斯大人这次侵犯大地的行动，也不会帮助他做这件事，但是请你知道，我对黑帝斯的忠心正如你对雅典娜一样……”

说到这里，目犍莲从怀中掏出一串佛珠，运用念力将之送到释迦面前，那串佛珠是用银白色的珍珠所串成，每颗直径都有两公分，是难得的珍品，但是奇怪的是，上面有几颗是黑珍珠：“这是你前世遗留在我这里的東西，每一颗泛黑的珍珠象徵着一名冥斗士的死亡，本来已经全部变黑了，但是前一阵子又恢复成银白色，现在我将它交还给你，也算是还了你上辈子的人情。”目犍莲说到这里低下头叹了一口气：“相信我！我会尽量劝谏黑帝斯大人的，若是他不肯听，我也只能选择继续护卫他，但是绝对不会参与侵犯大地之事。”语毕便飘然而去。

释迦戴起佛珠，欲语却无言，盘算了一下，冥衣战士已经快要进入巨蟹宫，若是任由他们通过无人的巨蟹宫，那守护第五宫狮子宫的爱奥里亚可就辛苦了，於是，释迦又想到另一个迎敌之策。

火時計启动第叁个半小时了，也见到了被蜘蛛网缠绕在柱子上的苏兰多和珍妮，两人都昏迷不醒，但是胸口略有起伏，显然还有气息，紫龙见状便连忙赶上去救，不料从双子宫里射出了几道具有攻击性的光线，紫龙连忙举起左手上的“龙之盾”阻挡，但是仍被一二道光线擦过，受了点轻伤。

“呵呵！你还真是性急啊！年轻人！眼前有敌人也不知道。”宫内一团犹如阿米巴原虫的物体，也就是地妖星帕比珑说道，同时，他巨大的小宇宙布满了整个双子宫，令紫龙大吃一惊，因为帕比珑的实力竟不在黄金圣斗士之下，小宇宙甚至还比穆先生来得强大。

但是穆先生并不惧於帕比珑的威势，迳自向他发出快猛绝伦的一击，帕比珑见情势不对，放弃了他的泡沫状表层逃到一旁，只见他的外表这时又好像是一只巨大的毛虫，只是外皮是用冥界黑宝石打造的。

穆先生见帕比珑遁逃，得理不饶人地再发动一次攻势，帕比珑速度一流，在穆先生欲发招前便退得更远，但穆先生竟不是攻击帕比珑，而是手中发散出豪光，将苏兰多和珍妮笼罩起来，当光芒消散时，两人都不见了，这时，帕比珑才发现中计，原来这是穆先生的另一项绝技--终极星光，可以将任何物品瞬间移动到远方，此时的珍妮和苏兰多已经被送到教皇厅了。

“紫龙！现在对方已经没有人质了，你先尽速通过双子宫，这里由我来解决！”穆先生一说完紫龙马上快速地往双子宫後门推进，帕比珑也不多加阻挡，穆先生以为帕比珑轻视紫龙不过是青铜圣斗士而不多加防范，正欣喜得计，不料紫龙面前出现了地足星黑寡妇蜘蛛的史派德挡住去路：“帕比珑！谁叫你刚才不让我先吸食那两个人的血肉精华，这下什麼都没得吃啦！要怎麼赔我啊！”

帕比龙回道：“这里不是有一个体格壮硕的年轻人了吗？”

史派德啐了一口：“呸！这不过是个青铜圣斗士，那能跟刚刚的海魔女和白银圣斗士比啊！”一面说一面张起许多张巨大的蜘蛛网迎接紫龙：“嘿！小表！有本事通过就来吧！除非你是黄金圣斗士，否则不可能通过我的天罗地网！对了！帕比珑！待会不要一口气弄死穆，他的血肉我也要！”

正当史派德得意洋洋地转头跟帕比珑说话时，紫龙运用最大的小宇宙使出能增加速度的冲刺绝技--庐山龙飞翔，一时间不但速度大增，连新青铜圣衣都转变成光芒璀璨的金黄色，轻易地冲破史派德所布下的蜘蛛网，还趁机对史派德使出“庐山升龙霸”，史派德一个猝不及防，头盔和胸甲都被打坏，并且被打飞得老远，撞倒了好几根柱子。“谁叫你如此轻敌！？现在得到教训了吧！”紫龙说完便要向宫外而去，忽然一个站不稳，跌了个跟头，原来脚上不知何时竟被一堆泛着黑色闪光的蜘蛛丝缠住了。

地，正要过去抢救，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忽然动弹不得，脚上也被银白色的丝线缠住，难以动弹，只听得帕比珑冷冷地以他优美的法语腔说道：“会吐丝的不只有史派德而已，我也会！”说完帕比珑从嘴里吐出更多的丝，一层层地缠绕住穆先生，不久，就将他团团地包成一个茧……

贵鬼本来已经闭目等死，猛然间，一张大而温暖的手掌按住他的背後心，并且灌输强大的小宇宙到他的身体里，减轻了不少伤痛：“你刚刚这样使用‘星尘旋暴’的方式是不对的，不但不能确切地重创对手，还会伤及自身，应该要把非出拳的左手缩在左胸旁保护自己，腰也要适当地摆动，就像这样……”在疗伤之余，还一边调整贵鬼的动作，真是绝顶高手。

福克斯见到贵鬼背後的高手，不禁心里一震，因为这是他难以击倒的对手，不禁大骂：“你这背叛者！难道忘了黑帝斯大人对你有恩吗？还伺机造反！？”

来人缓声说：“我自始至终都是女神的圣斗士，而且以此为傲，若是不先诈降的话，那有机会告知女神黑帝斯大军想要攻下圣域的事呢？更不可能有机会消灭来袭的冥王军。”

福克斯看看对方身上的铠甲，又看看自己的铠甲，对天大笑道：“哈哈哈哈哈！枉费你自以为聪明！要是两名穿冥衣的战士互斗的话，米诺斯大人马上就会察觉到，你也会马上被送回死亡之国……”话还没说完，却见到来者将巨大的小宇宙源源不绝地输入到贵鬼的身体里，福克斯眼见如此情状，知道来者欲把力量传给贵鬼，藉贵鬼之手，逃避米诺斯的追踪并且杀死他，这时福克斯的心里第一次出现死亡的阴影，但是他还是鼓起勇气使出最为凌厉凶狠的必杀技“九尾真空刃”，并且整个脸变化成妖狐的模样，可是来者，也就是圣域被暗杀的教皇--白羊星座的希欧并不畏惧，一面灌输小宇宙给贵鬼，一面指导贵鬼关于迎敌作战的心得以及“星尘旋暴”的使用技巧，就在“九尾真空刃”的刀芒逼近的那一刹那，贵鬼也使出了白羊星座黄金圣斗士的最高绝技--“星尘旋暴”对抗，在几秒钟的僵持过后，星尘旋暴的威力压过了九尾真空刃，并且重创了福克斯，同时，释迦手上的念珠里又有一个转变成黑色。

“贵鬼！虽然我已传授完整的‘星尘旋暴’的精义给你，但由於此招过於霸道，在你成年之前切不可再使用，以免像穆一样，失去了男性的欲望与生殖能力，另外，刚刚也已传授给你我全部的关于修理圣衣的知识，望你多加珍视之，永别了！斌鬼！我勇敢的徒孙，即使遇到强敌也不退缩，诚我派本色……”助贵鬼制服强敌後，希欧依依不舍地向他道别，并和一旁等候

已久的童虎携手离去，只是贵鬼已经全身乏力，竟然连跟希欧道别的力量都没有，只依稀地见到希欧慈祥中带有威严的双眸……。

第 16 节

<巨蟹宫>

伫立在宫外的萨卡等四名冥衣战士讶异於於所见的景象，原本应该是空汤汤的巨蟹宫，此时却变成了黄泉比良坡（日本传说中，死者前往地狱时必须经过的一个山坡，坡底有个无底深渊直达地狱入口，昔日巨蟹星座的黄金圣斗士迪斯马斯克就是在此被紫龙打入地狱的）的恐怖景象。

“哼！这大概是幻影吧！迪斯马斯克早就死了！谁还能做出连到黄泉比良坡的入口！？”山羊星座黄金圣斗士阿修罗一马当先冲进巨蟹宫：“看我能切开空间的圣剑--爱克斯卡力巴揪出这作怪的家伙！”阿修罗举起右手对前方猛力一劈，幻影随着强劲的刀芒飞过而消逝，然後众人都走进巨蟹宫。

但是走没几步，地底下突然出现数不清的枯槁的手，阻挡住冥衣战士的前进。这时爱奥罗斯将弓箭收到背後，对准数以万计的枯手发出最强绝技--光雷碎击拳，一阵巨响过後，枯手也消失无踪，众人於是继续前进。

但是走了好一阵子，似乎都在同一个地方打转，诸位冥衣战士也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因为以众人的功力，应该叁两下就可以走出巨蟹宫，但是时间一分分地过去，巨蟹宫却大得犹如无止境一般，这时水瓶星座的黄金圣斗士卡妙聚起全身的小宇宙，对准超能力传来的方向使出号称可以冻结一切的“曙光女神之宽恕”，幻象亦随之消逝，不过卡妙还是不放心：“看来制造幻象的人并不在巨蟹宫，要是无法给他重创的话，幻影是不会消失的……而且对方似乎没有要伤害我们的意思，只是要拖延时间而已……”

卡妙所料不错，不过短短几秒钟，原本清楚可见的出口消失，代之以新的幻象--一个巨大的佛陀，冥衣战士都在佛陀掌中，萨卡见状啐了一口：“我终於知道对方是谁了！原来是一直没有露面的释迦啊！他必定是嘲笑我们犹如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可恶……本来不想使出这麽耗费体力的招式的……”

语毕萨卡大喝一声，身上登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右手一扬，强大的气劲犹如奔雷一般穿透巨蟹宫的屋顶，通过狮子宫上空，狮子座的黄金圣斗士爱奥里亚见到萨卡威猛的必杀绝招，不禁暗暗为处女宫的处境担心，果然，落雷转眼便到达处女宫，强大的破坏力转眼间将处女宫夷为平地，大小不等的碎石四散，不过因为萨卡的必杀技被笼罩在十二宫之上的女神神力所压抑，威力减少了部份，所以释迦所张起的念动力防护罩还能使他毫发无伤。

“呵呵！萨卡！想不到你竟然用这麽可怕的招式，有趣！”释迦微微一笑：“不过，别忘了我施展超能力时可是不受女神限制的喔！”

说完释迦也升出一道威力更为强大的气劲直袭向巨蟹宫：“你也真是傻！出招时暴露了自己的位置！”释迦的强大气劲笼罩住整个巨蟹宫，原本即将走出宫的冥衣战士们警觉到已经来不及了，又是一阵巨响，不但将巨蟹宫彻底粉碎，还打出一个巨大的凹坑……

“原来你是闯过十二宫和海神殿的天龙星座紫龙啊！”史派德虽然受

伤，仍能保持一定的战斗力，及时射出更为坚韧的黑色蛛丝阻挡紫龙的离去：“有你的血肉更胜受伤的芬兰多……嘿嘿嘿嘿！”

紫龙企图挣脱蛛丝，但是却越来越紧，而且更糟糕的是，蛛丝上似乎有毒，因为紫龙身上被蛛丝割破的地方所流出的血液都变黑了，体力也一点点地流失。忽然，紫龙感到身上多处剧痛，原来史派德又射出许多和先前不同的丝，如同毛细管一样，竟穿透了新青铜圣衣，扎进紫龙的血管里，贪婪地吸取紫龙的鲜血。

无边的痛苦之后再来竟然是相当舒畅的感觉，紫龙耳里只听到史派德的声音：“乖乖的……你一点都不会感到痛……嘻！”

本来，紫龙还真的想就此沉沉地睡去，可是他猛然想到身为圣斗士的职责，便试着要挣脱身上的束缚，可是史派德的蛛丝真的太强韧了，加上血液不断地流失，还有身上中的毒，体力的耗损也不足以使出必须逆流全身血液的庐山升龙霸，更遑论需要更高超技巧的圣剑了。

此时，紫龙灵机一动，竟然不做抵抗，而是向史派德扑了过去，史派德不虞紫龙有如此举动，竟然被紫龙牢牢地从背后抱住，正想要抵抗时，发现紫龙的小宇宙竟然大幅度地提升，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

“嘿！见识到了吗？这是我的最终绝技--‘庐山亢龙霸’……连山羊座的阿修罗也抵挡不住……你完了……呼……”

紫龙一边喘气一边说道，但是史派德虽然惊慌，却也不失高手风范：“别把我跟他混为一谈！况你这样继续增强小宇宙，一不小心便会自爆的，何苦寻死！”

“不会的……”紫龙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不会这么轻易寻死的……呼……为了天天在五老峰为我祈祷的春丽……授业的恩师……还有舍命救我的阿修罗……以及以前被我击败过的许多高手……我不会这么容易死的……”此时，庐山亢龙霸的气劲已经将两人推得冲破了双子宫的屋顶，直冲天际。

史派德的脸此时已现惊慌：“你还说不会死！？真搞不懂你在想什麼……！圣斗士都跟你一样不怕死吗？”

“没错！可是我们不会轻易送命！看清楚了！”紫龙大喝一声！右膝往史派德臀下一蹬，再松开双手，同时尽全身之力狂踢史派德的身体，将亢龙霸的强大气劲毫不保留地送入史派德的身体里，一时冥界黑宝石的碎片四散，同时黑色蛛丝和吸血的蛛丝也被扯断，另外，原本泛着灿烂金光的新青铜圣衣此时再也经受不住地出现了裂缝。

在打倒史派德后，紫龙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空中坠落到地面，不但撞出一个大坑，人也因为圣衣碎裂承受不了巨大的撞击力而昏了过去……

第 17 节

<双子宫>

一股强大的小宇宙迅捷如流星一般地冲进了双子宫，不过显然是没有注意到被包在茧内的穆先生，就在他意图冲出双子宫时，紫龙从天而降，跌落到双子宫的出口处，全身伤痕累累，还因为中毒的缘故肌肤泛黑，伤口不断地渗出鲜血。

“紫龙！”来者见到紫龙，连忙冲上前去，看到紫龙的状况後，连忙先点了几个穴道帮紫龙止血，还撕下上衣包扎伤处：“不行！扁是包扎和止血是没用的，紫龙中毒太久了，不快一点他会死的，可恶！圣域里发生了这麼重大的事为何不快点通知我！？”

说罢，来者将背後所背的圣衣箱子放下，先剑指戳破紫龙的肌肤，并使之成天龙星座的“星命点”（每名圣斗士的身体都会有点状部份，排列成如守护星座一般，通常是圣斗士的致命点。例如天蝎星座的圣斗士米罗身上就有十五个点状部份，排成天蝎座十五颗星一般，若是被打穿就有致命之虞）的形状，然後再将自己的小宇宙灌入。

过了一会，毒素伴随着血液缓缓地流了出来，到完全驱尽後，来者才停止动作：“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对不起！前方还有敌人，不能陪你了，我的好兄弟，要保重喔！”接着他就往巨蟹宫的方向奔去。

<五分钟後>

经过一番努力後，穆先生总算挣脱了帕比珑所结的茧，紧绷的丝线实在令人窒息，穆先生四下张望，感觉不到紫龙的小宇宙，也看不到帕比珑的踪影，过了好一会，才注意到双子宫大厅正上方有个巨大的茧，同时传来了帕比珑的声音：“不愧是穆先生，竟然能这麼快就挣脱我的银丝……。”

穆先生抬起头，发现声音是从茧内传来的，便说：“我终於明白你的真相了，帕比珑！”

法文的 PAPILLON 就是蝴蝶的意思，而你也像蝴蝶一样，必须经过完全变态的过程才能到最强状态。”

“没错！所以我才必须先超能力限制你的行动，并且用银丝困住你，因为我必须经过化蛹才能到达最强状态，而化蛹期间是完全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备力的……”

语毕大蛹马上破裂，并散发出强光，当光芒消失时，出现了一名皮肤相当白皙，眼睛既大又清亮，感觉有如时装模特儿一样美丽面孔的男子，身上穿的冥衣并不如之前出现过的众多冥斗士一般地又多又厚地覆盖全身，而是相当轻巧而美丽，头盔上有两个大大的眼睛，背後还有一对五彩斑斓的大翅膀，整个人看起来就有如一只翩翩展翅於春天百花间的彩蝶，难怪穆先生心里也在暗暗地为帕比珑俊美的外型喝采。

“穆先生！听说你擅长精神力攻击，所以我向拉达曼提斯大人要求到圣域里与你对决，想不到真令我失望，那麽简单的制身术就足以制住你，让我都有点後悔变身了呢！”帕比珑不客气地奚落了穆先生一顿，穆先生虽然心里有气，毕竟是因为关心紫龙的情况才会中计的，但是战场上本来就不能太大意，所以只能任由帕比珑奚落。

不料帕比珑得理不饶人：“也罢也罢！金圣斗士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早知道就建议黑帝斯大人直接进犯大地，根本不用在意雅典娜的圣斗士嘛……”

话还没说完，帕比珑的身躯突然凌空而起，还不住地旋转，不用说，这是穆先生的杰作。

“我把你刚刚加诸给我的精神力加点料回敬给你，当你死亡後旋转就停了……”穆先生冷冷地说道。

“混帐！以为这个对我有效吗！”

帕比珑连忙稳住身形，可是才刚刚停止旋转，身体又有如被无形的手抓住似的，又被推到墙壁里，撞得眼冒金星，大理石墙壁的碎片掉了满地：“可恶！欺我太甚！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吗？”

帕比珑一面骂一面放出许多放出美丽萤光的蝴蝶，蝴蝶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紧紧地包围住穆先生。

穆先生发现这些蝴蝶不但驱之不去，而且超能力似乎还因此被减弱了，行动也变得更加不便，这时帕比珑冲上前来，先狠狠地赏了穆先生一拳，再一脚将穆先生踢得老远，紧接着再对准打出一记强劲的攻击光束，正中穆先生的胸膛。不过，穆先生虽然被打得灰头土脸，但也托那到攻击光束之福，使得纠缠在穆先生身上的蝴蝶数量减少，虽然受了不轻的伤，总算能使出瞬间移动逃过了第二道攻击光束。“逃得好！穆！不然太早打死你就没有乐趣了！”

只要你还活着，冥界魔蝶就会紧追着你，即使你用瞬间移动，它们也可以追踪得到你……在魔蝶所构成的结界里，你的超能力会越来越弱，最后变成砧板上的鱼肉任我宰割！”帕比珑得意地说道。

“呵呵！帕比珑，在我看来你不过是在说大话而已……”虽然左肩上的箭伤因帕比珑的攻击而裂开，鲜血不停地滴落，可是穆先生的表情依然相当轻松地：“虽然你的精神力攻击和召唤术相当高明，不过这只是在凸显出你攻击力和防御力的不足而已，不是吗？根本无法给我致命的伤害……嘿嘿！”

帕比珑听了穆的话，一时怒气和杀意大盛，放出了更多的冥界魔蝶：“你太轻视冥界魔蝶的能力了，它们不单是可以制造出消耗超能力的结界而已，还能将你撕裂丢入冥界！”

但是穆先生又再次使出瞬间移动，避免了被冥界魔蝶直接波及，只是，虽然逃得了一时，但是过不久，冥界魔蝶又再次围拢上来，帕比珑不禁微笑道：“奇怪，你既然可以使用瞬间移动躲过我的攻击，何不逃到别的星座宫去呢？何苦留下来送死？再这样下去，黄金圣衣碎裂和你的死亡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别傻了……”穆先生此时似乎是因为体力和超能力消耗过大，说话都已经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十二宫笼罩在雅典娜神圣的小宇宙之下，无论超能力多高强，都只能作用在个别的星座宫里……刚刚苏兰多和珍妮因为已经失去战斗力，形同无生命的物品，我才能将她们送到女神居……何况，就算是我能逃的话，我也不会这么做，还是选择留下来对付你……”

“很好！就由我送你上黄泉路吧！勇敢的圣斗士！”帕比珑冲上前来，打算致穆先生于死地：“你应该感到光荣，能死在我的冥界魔蝶手上！”

可是这时候穆先生却没有乖乖地等死，相反的，他尽可能地发出必杀绝技--星尘旋暴，不过，动作迅捷的帕比珑往後一跃，躲过了星尘旋暴的冲击，不过，这时候他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他的背後就是先前史派德所做，用以捉住苏兰多和珍妮的蜘蛛网，虽然以他的力量足以挣脱，但是总是需要点时间，这段时间几乎是无法动弹的，而且蛛网上还有麻痹性的毒素：“啐！原来是为了引诱我到这里，难怪刚刚一直看你在乱跑……”

“现在换你成为我的阶下囚了，帕比珑！”虽然穆先生的身上还有许多只冥界魔蝶围绕着，但因为帕比珑的超能力减弱了，使得他还能够行动自如：“要是不用点计策的话，根本无法制服像你这样超能力高强的对手……另

外，请你乖乖地说出到底有哪些冥斗士来到圣域吧！”

“穆~~可恶！是我太大意了！不然怎会中计！？”帕比珑一面试着挣脱一面说道，不过他发现蛛网太过坚韧，不是一时叁刻可以挣脱的：“要杀就杀吧！不要以为只有圣斗士不怕死！”穆先生问道：“冥斗士不是亡灵吗？怎麽这麽在意死亡？”

“哼！别把我和希欧他们混为一谈，我们正规冥王军和你一样是生活在世界各处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出生前就已经被选定为黑帝斯大人的保护者，到最近才因为黑帝斯大人神圣的意志才集合起来的.....废话不要多说！要让我继续保持这丑态多久啊？要杀就快杀吧！从我嘴里套不到什麽情报的！”帕比珑意气昂扬地说道。

“好吧！”穆先生闭上了眼睛：“虽然我这辈子还没有亲手杀过任何人，不过为了尊敬像你这样的对手.....就让你和冥界魔蝶一起回到地狱去吧！”说完穆先生运起全身的小宇宙，发出最大绝招--星尘旋暴将帕比珑和冥界魔蝶彻底地粉碎。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帕比珑，穆先生想道：“不快点到狮子宫帮忙爱奥里亚不行，才一个冥斗士就这麽难对付，更何况还有复活的圣斗士呢！”便转身向巨蟹宫的方向前进，此时紫龙刚好醒来，虽然伤势未愈，他还是求穆先生准他同行，穆先生见紫龙意志坚决，也就答应了，只是他们没注意到，在他们的背後有一只幸存的冥界魔蝶悄悄地跟踪着.....同时，在狮子宫，爱奥里亚望着前来闯宫的多名冥斗士沈默不语.....

第 18 节

<狮子宫>

连同增援的部队，一共有多达十五名的冥斗士到达狮子宫外，不过英勇的狮子座黄金圣斗士爱奥里亚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依然威风凛凛地伫在自己的岗位上。

“爱奥里亚！听说你的拳头很厉害，地暴星的基堪特前来领教！”独眼巨人基堪特身先士卒地冲上前来，对准爱奥里亚挥出他刚猛的拳头，爱奥里亚见来者拳劲刚猛，也不敢大意，连忙举起右拳抵挡，双拳相碰的结果产生了震耳欲聋的声响，基堪特退後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形，还吐了一大口血，不过爱奥里亚连一步都没有移动，只有脚下的大理石地板略微出现裂缝，两人的胜负立见。

“我很佩服你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气魄，”

爱奥里亚缓缓地说道：“我不杀你，带着你的部下离开圣域吧！”

“别太嚣张了！”其他的冥斗士虽然看到基堪特受伤，仍然不畏惧，马上就有五个人冲上前来：“嘿嘿！爱奥里亚！就算你号称是黄金雄狮，今天这麽多人也要把你打成病猫！”

只见爱奥里亚脸上出现浓厚的杀气，身旁出现了数以千计，纵横交错的金色光线：“没看到刚刚那个人的下场吗？你们这些小卒子还敢出来！？”五名冥斗士在金光所交织成的光网中马上就落得冥衣粉碎，横遍地的下场。

另外几位本想冲上前的冥斗士见到同伴的惨状，不禁停下了脚步：“这就是传说中的‘闪电光速拳’吗？威力比传说中的还刚猛.....要是贸然冲上

前去说不定会全军覆没……”

这时，爱奥里亚往前踏出一两步：“我再警告你们最後一次，要是五秒钟内不消失在我眼前的话，我就让你们消失！”还没说完，有些冥斗士已经不自觉地後退了几步。

“哈哈哈哈！你们这些正规冥王军真不是普通地‘勇敢’，在战场上後退不怕回去会受处罚吗？”冥斗士的後方突然传来了嘲笑声，听声音就是之前在双子宫先行脱队的那名高大强壮的男子。

基堪特先前因为内伤之故，不及警告同伴，休息了半晌，恢复了一点体力後，这时也回骂过去：“你比我们早离开双子宫，却比较晚到，不是贪生怕死是什麽？奇怪，当初米诺斯大人为什么会让你这只小杂鱼复活呢？”

神秘客也不客气地回嘴：“我是在巨蟹宫被落石埋住了才如此晚到，哪像你们，连萨卡等人失踪了也不知道，还侮辱我是小杂鱼！？”

爱奥里亚望着神秘客的方向，微微一笑：“说得好！我没也是想到冥王军里竟然还有你这只小杂鱼的存在……。”

“嘿嘿！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就请前辈看我现在还是不是小杂鱼吧！”说完神秘客跃过众冥斗士，冲到爱奥里亚面前挥出一拳，爱奥里亚发现来势比想像还凶猛，连忙组织起攻势，两拳相碰引起比刚才和基堪特对决时更巨大的声响，神秘客後退了七八步，爱奥里亚却後退了约莫十步才稳住，背後的披风都破裂了。

不过神秘客却说：“要不是前辈太大意的话，刚才应该是不分胜负才对。”

爱奥里亚把剩馀的披风扯掉，神情竟然没有半点沮丧：“呵呵！卡西欧士，想不到你有这麽可怕的进步，难怪冥王军会用你，好久没有打得这麽愉快了，不过奇怪的是，你既不是正规冥斗士，当初也没能当上圣斗士，怎会有冥衣呢？”原来这名神秘客就是蛇夫星座圣斗士赛娜的弟子卡西欧士，在星矢等人闯十二宫时，曾为星矢破除爱奥里亚所中的“幻胧魔皇拳”而死（因为星矢是赛娜心爱的人，而卡西欧士对於师父有一股超越师徒之情的爱慕，才愿意作此牺牲）“

这件嘛！……”卡西欧士指着身上的冥衣：“这件冥衣也是按照圣衣做的，它所对应的圣衣是--蛇夫座黄金圣衣！！”

“什麽！？”爱奥里亚闻言大惊：“现在的蛇夫座不是白银圣斗士，也是你的师父啊！”说完之後爱奥里亚才想起，在神话时代，蛇夫星座也是像其他十二名黄金圣斗士一样驻守在圣域，当时是黄道‘十叁宫’，後来因为蛇夫座的黄金圣斗士劳孔（和‘木马屠城记’中，特洛伊的大祭司同名）犯了影响雅典娜计画的大错，才被降级为白银圣斗士。

爱奥里亚说道：“很讶异你会有如此大的进步，不过我还是一句话，只要是想闯过狮子宫的敌人，一律格杀勿论！希望你不要说不念昔日之情。”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杀我了！”卡西欧士冲上前去，身上的气劲幻化成一条巨大的毒蛇，爱奥里亚不敢大意，身後散发出强横的狮形霸气，两人卜一交锋，数千道拳劲便传来连天价响，更交织起令人窒息的狂风，第二度交锋结束後，两人退回原来的位置，虽然还不至於脸红气喘，但是也对彼此的本事佩服不已。

忽然，爱奥里亚若有所思地看着卡西欧士：“看到你还在使用你师父的招式，我明白你为何会加入冥王军的原因了，只是她并不在这里，你的进步

她根本看不到！”

卡西欧士的心事被查知以後，羞得再度冲上前来想对爱奥里亚饱以老拳，不过爱奥里亚一面抵挡一面问道：“告诉我，你的功夫怎麼会进步得如此神速？记得你以前连小宇宙都感受不到的啊！”

“在我将死未死的那段时间，猛然省悟了小宇宙的意义，到了地狱以後，我虽然在为以前的杀业受苦，但是，就只为了一个念头，就如同你说的那件事，使我的精神力和诸多能力突飞猛进，也因此，黑帝斯的使者才会找上我，让我能再次回到圣域，再一次见到赛娜老师……”卡西欧士一边猛力挥拳殴打爱奥里亚一边说道，虽然说得又快又急，但是爱奥里亚还是听进了每一个字，因为他知道卡西欧士對於自己的外表有相当重的自卑感，加上师徒尊卑有别，所以一直把情意埋藏到心里，甚至到死还不敢说出来。

“唉！其实你这又何苦呢？”爱奥里亚在挡住了卡西欧士凌厉的攻势以後说道：“赛娜曾跟我说过她明白你的心意，身份有别还是其次，圣域的规定即使再严厉也是可以求诸人情，可是现在人鬼殊途……”

“就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啊！不然……不然赛娜老师永远看不到我成材的时候”虽然卡西欧士的拳头被爱奥里亚抓住，不过还是被他挣脱，并且震开了爱奥里亚。

爱奥里亚不防卡西欧士竟有如此大的挣脱力，倒是退了好几步才停下，事实上他不只一次地听过赛娜谈论她的爱徒，不单是重要的，甚至还有许多生活的琐事，若不是因为身份以及圣域的规定（赛娜曾被星矢看过真面目，根据女圣斗士的规定，除了授业恩师和爱人外，不允许其他人看到真面目，违者格杀勿论），赛娜可能会选择细心又体贴的卡西欧士作为最终归宿，不料命运弄人，竟让他们在十二宫之役天人永隔。

同一时间，卡西欧士心爱的赛娜正在圣斗士的墓园里，稍早前曾有杂兵向她报告过黄金圣斗士的坟墓有被撬开的迹象，等她到达现场，发现情形似乎更加不妙，因为白银圣斗士的坟墓也是蠢蠢欲动。这时赛娜连忙砍下几名刚要复活的圣斗士的首级，并且吩咐杂兵尽速焚烧尚未复活的圣斗士坟墓，可是复活的人数实在太多了，虽然及时烧死或是杀死不少即将复活的圣斗士，但是到最後，还是被两名复活的圣斗士包围，而且是从前就在白银圣斗士里数一数二的蜥蜴星座米丝蒂和英仙星座柏修司。

这两名复活的圣斗士不像希欧等人是诈降的，而是一心一意为了复活而背叛雅典娜的邪恶者，赛娜为了避免看到柏修司的“梅杜莎之盾”（就有如传说中的蛇发女梅杜莎一般，看到盾上的人形会变成石头），战斗起来碍手碍脚，一连被米丝蒂的指劲点伤数处，行动也愈趋缓慢，正当她即将碰触到梅杜莎的眼睛时，忽然一声清响，梅杜莎之盾登时粉碎，原来是天鹰星座的圣斗士魔铃（星矢的师父）及时赶到，先踢碎了柏修司的致命武器救了赛娜。

柏修司武器被毁，就有如没了牙的老虎一般，虽然以他的实力不至於一时落败，不过赛娜在先前已有同归於尽的打算，如今威胁已除，但是攻势并未减缓，蛇爪外加飞踢，把回到人间不到一刻钟的柏修司再度送回地狱。

另外，米丝蒂实力虽强，也敌不过两名白银圣斗士联手，也步上柏修司的命运，被魔铃和赛娜联手消灭。在消灭复活的圣斗士後，赛娜忽然若有所思地望着山顶上狮子宫的方向，谢过魔铃的救命之恩後冲上山去……。

第 19 节

<狮子宫>

被卡西欧士震退的爱奥里亚不忘自己身为黄金圣斗士以及狮子宫守护者的职责，即使他万般不愿意和卡西欧士动手，也不得不运起比刚才更为强大的小宇宙准备攻势，忽然，从他的脚底下钻出许多有如小手臂粗细，还布满尖棘的钢索，紧紧地将爱奥里亚团团围住。

“你们这群笨蛋还在这里跟爱奥里亚蘑菇什么啊！？快点到下一宫去吧！只要能困住释迦，胜利几乎是唾手可得！这里交给我就行了！”地底下传来了一听就不是十分正派的声音。

“地伏星--鄂斯沃的米拉是吗？你的动作还是跟以前一样地利落啊！炳哈哈！”众多冥斗士见到威胁解除，多半放胆大笑。

在敌人前被困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爱奥里亚当然想要尽速挣脱，可是天不从人愿，地伏星的“魔蚯钢索”显然比泰达罗斯的锁强韧多了，爱奥里亚尝试了两叁次还是挣脱不了。

这时，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冥斗士走上前来，确定不会被闪电光速拳打到之后，狠狠地赏了爱奥里亚两拳：“看你还敢不敢嚣张！现在不过是只去了爪牙的狮子，本大爷就足够杀死你了！”爱奥里亚虽然被殴打，依旧身形不动，连吭都不吭一声，正当冥斗士要打第叁拳时，拳头同时被魔蚯钢索和卡西欧士阻止。

“住手！士可杀不可辱！”卡西欧士喝道：“要不是米拉困住了他，那有你说话的余地！”

“哈哈！说得好！”地底下又传来米拉的声音：“既然如此，我就作个顺水人情，让卡西欧士你打死爱奥里亚吧！让你师父看看你的英勇！”

卡西欧士转过头：“我不要！即使我现在身穿冥衣，依然不敢忘爱奥里亚以前对我的恩情……”话还没说完，地下忽然又升起一道魔蚯钢索，尖锐的前端直指爱奥里亚的头部而来：“既然你下不了手，那就由我来吧！”米拉说道。

卡西欧士见状连忙伸手欲档，但是动作实在不及米拉迅捷，只徒然使得左手掌心被魔蚯钢索刺伤，幸好有卡西欧士这一挡外加爱奥里亚用尽全身力气使头偏转，躲过了破头之危，不过从他耳际略过的钢索依然是刺破豆腐一般洞穿了数根大理石凿成的粗大柱子。

“好可怕的破坏力！难怪那只蚯蚓能在地底活动自如……”爱奥里亚的心里暗暗赞叹。忽然，狮子宫外传来了一道和爱奥里亚的声音酷似的男声：“真是难看啊！这样也像是黄金圣斗士吗？”众人循声一看，赫然发现是射手座座的黄金圣斗士爱奥罗斯，也就是爱奥里亚的哥哥。

爱奥里亚的心情本来应该会因为见到多年不见的兄长而相当兴奋的，可是一来目前正被敌人困住，二来兄长似乎因为被敌人利用而对自己满怀敌意，所以此时的他心里懊丧得有如暴风雨来袭前的天空一样地阴霾。

众冥斗士见到爱奥罗斯，正想要问他萨卡等人的下落时，忽然有数以千计的拳劲犹如流星一般破空而来，迫使除了米拉以外的冥斗士退後数公尺之远，连在狮子宫前的爱奥罗斯都不得不暂避其锋，只见发出强烈拳劲的来

者打开背後背的圣衣箱子，电光也似地穿上圣衣，仔细一看，竟然是飞马星座的圣衣：“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不觉得丢脸吗？就让我飞马星座星矢来帮助爱奥里亚前辈扫除你们这些下叁烂吧！”

爱奥罗斯看清来者的真面目後，心里微微一动：“这小子就是我的继承人？且让我看看射手座黄金圣衣会选择他的原因吧！”

待星矢看清现场所有人後，不禁大惊：“卡西欧士！你不是已经死了吗？而且....这麼强大的小宇宙....还有....”星矢又将眼光移到爱奥罗斯身上，只觉得说不出的熟悉感：“这个男人....怎麼感觉如此亲近？还长得好像爱奥里亚？莫非....”再注意爱奥罗斯冥衣的形状以及身旁的巨弓长箭之後，星矢已经明白他的身份了，想到昔日牺牲性命拯救女神的正义战士，如今竟成为黑帝斯的手下和女神作对，令他真有不胜欷歔之感。

“够了！星矢！”爱奥里亚喝道：“好歹我也是黄金圣斗士，怎麼能这麼轻易地接受後辈的协助呢？失面子还在其次，不能完成女神交付的任务才是可耻，就让我一个人来处理这一切吧！”

米拉听了猛然得意和战意都升了起来，遮蔽了思维：“伙伴们！你们先前往处女宫吧！带我收拾这只被亲哥哥丢弃的病猫以後马上就过去会合！”众正规冥斗士听了就往处女宫推进，星矢想要阻止，却被爱奥罗斯挡住。

爱奥里亚生平最忌讳别人用爱奥罗斯侮蔑他，听到米拉的话更是勃然大怒，小宇宙也急速上升，不过米拉自恃“魔蚯钢索”的超强韧度，并不在意，甚至还在计画第二次用钢索刺穿爱奥里亚，不料爱奥里亚的力量提升的速度超过米拉的想像，不但挣断了“魔蚯钢索”，还趁机抓住往他脸部袭来的钢索，并且将米拉给拉到地面上，只见米拉脸上混合着大理石碎屑和黄土以及少许的鲜血，加上他原本矮小猥琐的身形，实在令人看了就觉得不悦。

又被爱奥里亚一脚掬入地板的裂缝里：“蚯蚓要死得像只蚯蚓，阴暗的地底才是你最佳的归宿！”不过米拉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再度钻入地底，过了没几秒又从地底下冒出许多带着锐刺的钢索：“妈的！爱奥里亚竟改欺我太甚，要知道魔蚯钢索就跟蚯蚓一样可以不断地再生，即使你挣得断也没有用，源源不绝的钢索足够消耗你全部的力量。”

米拉所言确实不虚，数量超过刚才捆住爱奥里亚的钢索围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并将他围在网中心，不时有一条带有强大破坏力的钢索向爱奥里亚袭来，重重地撞击他的黄金圣衣，不过，在挨了几记钢索以後，他猛然对准地底下某个位置尽全力挥出一记闪电光速拳，拳力强劲到不但把狮子宫的地板挖了一个大洞，甚至还把已经全身冥衣碎裂，奄奄一息的米拉给打上了半空中，再重重地落下，血肉和冥衣碎片散得到处都是。

“你的钢索出现的方位太固定了，这就是我为什麼能找到隐藏在地底的原因，下辈子投胎时注意一点！”爱奥里亚冷冷地说道，不过他的眼神不是面对米拉，而是宫外的爱奥罗斯，而米拉只留下一句“遗憾”便断气了。

望着不知道在睡梦里已经梦见过多少次，想要紧紧拥抱的兄长，爱奥里亚叹了口气：“真不想用你指导的绝技与你为敌，大哥！只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只见爱奥罗斯缓缓地升起小宇宙：“我何尝不是很想再见到你一次！？只是黑帝斯大人使我复活的恩情太深，即使你是我亲弟弟，要是阻碍我就只有死，但若是你没尽到圣斗士的职责，我一样会杀了你！”

就在这场墙之战即将剑拔弩张之时，星矢猛然冲到爱奥里亚之前：“即

使是神明，也不愿意见到兄弟相争的惨剧，就请前辈让我承担这罪恶吧！不然我也没资格继承射手座黄金圣衣……”

此时，爱奥罗斯望着这两位可以说跟他关系最密切的男人，在刺骨的阴风里，露出惨然的微笑……

第 20 节

<狮子宫>

星矢见到爱奥罗斯沦落为冥王军，心里的痛苦比起爱奥里亚相去不远，因为在过去的圣战里，几乎每一次都是靠爱奥罗斯的英灵催动射手座黄金圣衣才使得星矢得以安然度过危机，虽未曾亲逢其面，但是星矢仍将他视为心目中的英雄，如今英雄变质，真叫星矢不明白何者才是真理了。

“来吧！爱奥罗斯！”星矢先发制人冲到爱奥罗斯面前，身上的新青铜圣衣由於感应到星矢强大的战斗意志而由灰白色转变成金黄色，同时从星矢手中打出无数的强劲如流星的猛拳--飞马流星拳，不过爱奥罗斯显然不屑一顾，只以一只手就挡了下来，不过星矢的拳头越来越快，爱奥罗斯已经开始感到有点吃力，到最後，星矢的拳头竟也像爱奥里亚一样画出金黄色的轨迹，爱奥罗斯惊见星矢有如此拳速，自己身上穿的又不是黄金圣衣，不足以档下拳劲，情急之下，挥出最大必杀技--光雷碎击拳。

星矢一个猝不及防，被光雷碎击拳打个正着，幸好有新青铜圣衣挡住，不至於血肉横飞，不过新青铜圣衣因撑不住爱奥罗斯强大的破坏力而粉碎，当然，爱奥罗斯也受了伤，因为当他打退星矢後，发现身上的冥衣出现了几道裂缝，夹杂着些许的鲜血流出。

星矢不顾自身的伤势鼓勇再上，爱奥罗斯本想一拳粉碎星矢，不料拳头竟然被硬物挡住，原来不知何时，星矢身上竟然穿上了射手座的黄金圣衣，形成了前後期两位射手座黄金圣斗士对决的场面，然而，星矢虽穿上黄金圣衣，仍然无法完全抵销爱奥罗斯的拳劲，依然是被打得吐血飞退，黄金圣衣上的弓箭也掉落了一地。

“想不到黄金圣衣竟然肯为星矢所用，有趣！”爱奥罗斯心想：“只可惜以他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抵挡冥王军。”

再次被打退的星矢有如断线风筝一般，掉在卡西欧士之前，卡西欧士看到星矢，心中百感交集：“当初为了救他，弄得我在地狱孤伶伶地受苦，我不在乎，只要他对赛娜老师好点就行了，不过听说他交往的女人一堆，这样对赛娜老师会好吗？畜生！当初真是白救了，乾脆趁现在杀了他，让他跟我一起在地狱受苦吧！”

正当卡西欧士要动手之际，忽然听到一声娇叱：“我以前是怎麼教你的？卡西欧士！？这麼久不见，修养不但没半点进步，反而不如当初了！说真的，你这样做反而使我更不想见你！”他一听到令他魂牵梦萦的声音，连忙回头一看，果然是赛娜。

卡西欧士骤见恩师兼梦中情人，心情乱得无以复加，连忙放下星矢，到赛娜面前磕头认错。

“不管星矢与我的关系如何，身为圣斗士，第一职责就是保卫圣域，在星矢挺身而出的时候，你正在做什麼呢？吾徒卡西欧士！”赛娜不客气地问

卡西欧士，虽然她的心里有着再次见到爱徒的欢喜，但是一想到卡西欧士竟穿着冥衣，心情不免沉重了起来：“可是你却自甘堕落，当了叛徒，即使你现在的实力远胜于我，我也不愿意见到，甚至听到这事实。”

卡西欧士的口才不好，虽然他这次回来并无作恶，也无妄杀任何人，但是穿上冥衣总是事实，于是他的表情和心里一样，有如槁木死灰连一句话也不敢辩驳。另一方面，爱奥罗斯捡起黄金弓箭，试着搭了一下：“还是自己的武器用起来顺手。”然后他看着星矢和卡西欧士：“真是可笑的闹剧，卡西欧士！你师父已经不要你了！又何必苦苦依恋她呢？别忘了黑帝斯大人让你复活的恩情，快到女神居拿下雅典娜的头吧！”

卡西欧士看着爱奥罗斯以及赛娜和爱奥里亚，还有倒地的星矢，心中犹豫不已，这时爱奥罗斯说道：“你这笨蛋还在为一个根本不爱你的女人犹豫什么？就让我的黄金箭为你解决疑惑吧！”说完迅雷不及掩耳地瞄准赛娜射出一箭，卡西欧士和星矢都大吃一惊，连忙飞身欲挡，星矢虽穿黄金圣衣，但由于先前是躺着的，所以来不及阻挡，倒是卡西欧士鼓尽全身之力，及时挡下这支致命之箭，不过，黄金箭穿透冥衣，插在他的小肌上。

填膺：“爱奥罗斯！我错看你了！原来你是如此心狠手辣的人！”爱奥罗斯傲慢地回道：“那又如何！？我不是在帮你们解决问题吗？”星矢越听越是火大，冲上爱奥罗斯背后，一把将他牢牢地嵌住：“即使是同归于尽，我也要你将你拉回地狱，看我的‘飞马回旋碎击拳’！！”说罢，两人都被星矢所制造的强大气流卷上了天空，借着黄金圣衣之助，威力更胜从前，在黑夜中，只见到一道金黄色的光线直冲天际，过不久便消失了，并未如预期的两人都摔落地面。

同时，赛娜先去看望卡西欧士的伤势，只听得卡西欧士无力地说：“赛娜老师！我真的只是想要见你一面，并没有背叛圣域啊！”

“不要多说话！你伤得重，老师现在明白你的心意了……”赛娜对卡西欧士说完又回头骂爱奥里亚：“你真是无情无义！卡西欧士又没有作什么坏事，为何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你哥哥的箭射中而不救他？”

爱奥里亚竟一反先前神态，微微笑道：“你也被我哥哥拙劣的演技骗了，要是他真要杀你，凭星矢和卡西欧士挡得住吗？他的举动不过是为了测验你们的感情以及星矢的实力而已，不然我早就亲自动手了，哪轮得到星矢？他使用黄金箭的目的大概是要避免失误吧！（事实上是为了避免被米诺斯追踪到）说不定黄金圣衣还是他召唤来的，更何况，箭头根本没瞄准你，只对准你耳旁叁公分处。”此时，爱奥里亚也想到：“哥哥果然不是背叛者，我又误会他了……。”

赛娜这时才恍然大悟，只因为一时心急，竟没注意到，这时，她也想到若是爱奥罗斯真要下重手，恐怕结果是她会和卡西欧士一起被串成一串。

另一方面，卡西欧士虽然身受重伤，仍然强打起精神望着赛娜戴面具的脸，只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能多看一眼总是好的。突然，赛娜拿下面具，问卡西欧士：“这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脸吧！？跟你想像的不一样？”

没想到赛娜有此举动，此时的卡西欧士真是欣喜若狂：“不……不会！赛娜老师比我想的还美，是全天下最漂亮的老师！”

“是吗？听到你这样说我好高兴……”赛娜忍住眼中的泪水，只因为她知道，这箭伤虽不会立即致命，但是她和卡西欧士相处的时间不多了：“星

矢他曾告诉我，他有一位从小一直很照顾他的青梅竹马，他不能辜负那位姑娘，也曾经向女神要求过取消女圣斗士被男人见到脸，就必须与对方为敌或是相爱的规定，所以星矢不是个会欺骗感情的人。对于他，我想说没有感情是骗人的，但是要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对于他，我想是朋友的关系多过爱人吧！希望你不要误会他……”

“另外……”赛娜说到一半，将她的樱唇牢牢地贴在卡西欧土的嘴上，过了好半晌，才缓缓地分开，脸上略带羞怯地说：“我这辈子除了父亲和兄弟以外，还没有亲吻过别的男人，今后也不会再吻任何男人……我永远是你的赛娜老师，专属你一个人的……”

“赛……赛娜老师……”卡西欧土此时再也压抑不住，眼眶里也是不住地流出泪水，只是因为腹部有伤，本来想说话，却又不得不吞了回去。

接着赛娜扛起了受伤的卡西欧土，对爱奥里亚说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我想带他到我的小屋，不要让他和这些冥斗士一样，鲜血狼藉地倒在狮子子宫。”

“当然！做是我也会这么做……”爱奥里亚答道：“你放心吧！女神那边我会跟他说明，请不用担心！”

“多谢了，爱奥里亚！”赛娜对爱奥里亚投以感激的目光后，带着卡西欧土慢慢地离开狮子子宫，此时，虽然刺骨的寒风依旧不停地吹着，但是在赛娜和卡西欧土的心中，依然是无限地温暖，当然，爱奥里亚也是。

第 21 节

<巨蟹宫>

穆先生和紫龙二人冲过被释迦毁坏的巨蟹宫时，发现瓦砾堆中隐约可以见到叁个人躺在其中，紫龙靠近一看，发现叁个人都已经死了，不过从身上所穿着的黑色丝质衣服可以发现叁人都是冥斗士，而且都是被一击杀死的，只是叁个人所受的伤都不一样，一个是被冻死，一个是受到致命的刀伤，最后一名看起来无伤痕，不过身上的骨头都碎了，耳中还缓缓地流着血液和脑浆的混合物，除此之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叁个人的冥衣都不见了，周遭却没有任何冥界黑宝石的碎片。

“奇怪，是谁杀了叁名冥斗士，剥了他们的冥衣，而且连半点冥衣的碎片都没留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这麼乾淨俐落的手法……这一切是为了什麼呢？”穆先生和紫龙两人心中都是疑点重重。

<处女宫>

地暴星基堪特率领着仅存的冥斗士，浩浩荡荡地到达了处女宫前，只见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处女宫只剩下几支柱子歪七扭八地倒在瓦砾之中，和凄冷的黑风以及不见星辰的夜空相互映衬。

“看来，释迦似乎在刚刚与萨卡的对决中受了重伤甚至已经死了……”一名冥斗士率先打破沈默。

“这样只剩下天蝎宫还有圣斗士看守，据说天蝎座米罗的攻击力并不强，

只要小心应付，应该可以轻易地完成任务。”另一名冥斗士说。

“是吗？”基堪特望着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叁名同伴：“我不认为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渴望完成任务，拿下雅典娜的首级……。”话还没说完，基堪特一把提起叁人中的其中一人：“裘夫！你认为呢？怎麼一直都不说话？”

裘夫：“……………”

“对啊！自从到狮子宫以後裘夫就不说半句话，记得你一向是大声公啊！”另一名冥斗士跟着鼓噪：“而且米尔斯和奥古斯也都是都不发一语。”

很巧的，裘夫、米尔斯和奥古斯都都是戴着面具的冥斗士，难怪众人会开始怀疑了，因为他们的表现确实和平日大不相同。

基堪特手一伸，欲拿下叁人的面具：“我怀疑我们之中混入了奸细，所以只好拿下你们的面具，以证明你们的清白，这是命令！”

裘夫等人正犹豫是否要抵抗时，忽然从处女宫中心点升起一道祥和的光圈，中心点正是以“伏魔坐姿”坐定的释迦：“欢迎各位光临处女宫，就由我释迦担任引导者，引渡各位到彼岸的极乐世界吧！”释迦说话中气沛然，一点也不像是受过伤的样子，事实上萨卡的力量经过雅典娜笼罩在圣域的伟大神力削弱下，也只有原来的一半，根本无法对释迦造成重创。

“少在那里得意了，释迦！罢刚不过是我们太大意，才让爱奥里亚打倒那麼多人，要是我们联手的话，你还能笑得出来吗？”数名冥斗士对释迦叫骂着，同时十个人全部一起出击，只见释迦周围突然升起一张半球形的保护罩，将众多冥斗士的攻击抵挡得烟消云散，只有保护罩外的大理石碎块被凌厉的攻击弄得更加破碎而已。

忽然，从释迦的右手中释放出数以千计的厉鬼，彷彿要吞噬掉所有的冥斗士，有几名冥斗士似乎被突如其来的恶鬼群唬住，竟然发出了惊叫，然而，就在一瞬间，恶鬼又消失得一乾二净，只留下在大理石柱间呼啸而过的阴风，同时，裘夫威风凛凛地伫立在释迦和众冥斗士之间：“这种骗小的幻影，也敢拿出来丢脸！？”

“果然是你……这个该死而未死的人……”释迦说到这里，突然吐出一口血，身旁的防护罩也随着渗入地里的鲜血一般，渐渐地自释迦的身旁消失：“原来刚刚是你躲在冥斗士里发出攻击，难怪我的防护罩会挡不住……”

“呵呵！事实上你的防护罩已经是相当地完美了，因为刚刚是合我们叁人之力才穿过你的防护罩的！”这时，米尔斯和奥古斯都也跟着站到裘夫身旁，只见裘夫使个眼色，叁个人同时发动攻击，基堪特一看，这不就是萨卡的“粉星拳”，卡妙的“钻石巨拳”和阿修罗的“圣剑”吗！？

“妈的！这些背叛者竟敢欺骗我们！”基堪特心下不悦，但是他自己也知道以自己的实力根本无法加入这场战争。

在叁名冥衣战士的围攻下，释迦虽然及时再度张起防护罩，但是只一会儿，防护罩又被毁去，而且受了比刚才更重的创伤，只是释迦不愧“最接近神的男人”的外号，马上组织起攻势反击，叁人一个闪躲不过，面具和头盔都被打破，众人一看，果然是萨卡、卡妙和阿修罗叁人，而叁人见面具已毁，也没有必要再隐藏下去，便把“借来”的冥衣一并毁去。

这时基堪特见局势暂缓，便大骂萨卡：“你不是发誓效忠黑帝斯大人了吗？怎麼还残杀叁名同伴，夺他们的冥衣？”

“哼！你以为凭你们的力量能够达成这项任务吗？”萨卡冷然说道：“你们之中的高手大概只有帕比琉、史派德和福克斯，可是凭良心说，我不认为

他们能够充分地压制住剩下的黄金圣斗士，更何况，从半小时前就感觉不到他们的小宇宙了，应该已经全数阵亡了吧！”

基堪特虽然想辩驳些什麼，但是却说不上口，这时萨卡又说：“现在不是已经伤了释迦了吗？剩下的任务交给我们就行了，你们可以离开圣域了！”

“你把我们当作什麼啊？未亲眼见到任务完成，岂可轻易言退？”基堪特拒绝了萨卡的建议，身后的众多冥斗士也跟着起哄。

突然，传来了原本应该是已经受了重伤的释迦的声音：“你们把我的处女宫当作争辩的地方了吗？我好歹是这里的主人……萨卡，先回答我的问题……你真的要杀雅典娜吗？”

萨卡恶狠狠地瞪了释迦一眼：“毋庸置疑，即使是卡妙和阿修罗心里想的也跟我一样。”卡妙和阿修罗同时点头称是。

“好吧好吧！反正我一个人也不足以同时对付叁名黄金圣斗士……”释迦竟然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地站起身，并让出一条道路：“萨卡，你们就过去吧，我不会阻挡的。”

在疑惑中，萨卡、卡妙和阿修罗一步步谨慎地走过释迦身旁，释迦也很守诺言地不做任何攻击，这时，又有几名冥斗士开始鼓噪了：“哈哈哈哈哈！真是笑死人了，什麼‘最接近神的男人’嘛！？遇到危险还不是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嘿嘿嘿嘿！我们也跟着过去吧！冥王军不杀这种无用之人……”

就在萨卡叁人通过，冥斗士也要跟进之时，突然从释迦身上发出相当强烈的攻击性小宇宙：“我有说过你们也能通过这里吗？处女宫不允许冥王军的臭脚玷污！我这里有一串一百零八颗的念珠，如今有二十叁颗变色了，恰是目前为止死在这次圣战里的冥斗士之数……”这时，忽然又有七颗珠子变了颜色。

同时，七名冥斗士的心里都感到笼罩在其上的死亡阴影，但是释迦的攻击根本不容他们有半点脱逃的机会，只见释迦的必杀绝技--天魔降伏的凛冽气劲已经将七名冥斗士包围了起来，这时，基堪特冲上前，想要以自己的身体挡住大部份的气劲，只可惜以他的修为根本不足以跟释迦对抗，还是跟他的同伴一起被“天魔降伏”震飞到半空中，再重重地摔落到地面上，一时鲜血四溅，染红了处女宫地面上洁白的大理石瓦砾。

基堪特的功力毕竟还是比同伴高出一筹，并没有马上气绝身亡，只是脸上和身上的肌肉不住地抽着，汗水和泪水爬满了脸庞。释迦见状便问：“虽然你为了你的同伴勇於牺牲，但是反而最晚死的你，现在畏惧死亡吗？”

“不……不……黑帝斯大人的忠……忠仆是……是不……不会死的……”基堪特虽然死期将近，但是眼中依然有着强烈的信心。

“是吗？很遗憾，在你死前我不得不泼你一桶冷水……”释迦一反平日的仁慈，冷峻地告诉基堪特：“在过去的游历里，对于世界各地的超能力者，即使未能亲眼目睹，至少也有耳闻，虽然我听过有活得比一般人还长久的人，但是未曾听过有不会死的。”

听完释迦的话，基堪特的脸色马上由欣喜变成惊怖：“什……什麼？你是说……黑……黑帝斯大人骗……骗……”话还没说完，基堪特便断气了。

“好了！监视者已经死光了，你们也该说真话了吧！？”释迦望着即将离开处女宫的萨卡叁人说道。

不料萨卡竟然还是冷冷地回答：“我-要-雅-典-娜-的-首-级！！”

一时间，惊愕和愤怒充斥在自认为修身养性已经有一定基础的释迦心里，也使得他做了个重大的决定……

第 22 节

<冥界冥王神殿--裘德加>

硕大无朋，仿佛是一副巨大的穹庐一般的冥王神殿裘德加门口，一名身材清瘦的男子以相当快的速度走进将近十公尺高的雄伟大门，沿路上的杂兵和冥斗士对他都是礼遇有加，原来是冥界五长老之一的目犍莲。

他在听到释迦的话以后，匆匆忙忙地赶回冥王神殿，一踏进神殿就遇到轮值守卫的另一位五长老天残星刑杀，得知冥王殿内并无可疑人物才放下心，不过为了谨慎起见，还是率领杂兵和数位高手上上下下地检查了一次。

“尊者，为何如此慌张？”从内殿里传来了柔和的女性声音，夹杂着如同神一样伟大的小宇宙，不过对于目犍莲还是相当地客气。

“请恕我无礼，普西芬妮殿下，因为怀疑有雅典娜的圣斗士潜入冥界欲刺杀黑帝斯大人，所以彻底检查了一下。”目犍莲缓缓地回报，原来那女性声音是来自冥后--普西芬妮--大神宙斯及丰收女神蒂米特之女，也是一名具有相当强大法力的神，只是心地和黑帝斯不同，相当温和善良。

是千万谨慎，不要妄杀无辜喔！”普西芬妮细细地叮嘱着：“另外，黑帝斯大人因为刚才耗用法力，现在正在休息，请不要打扰到他。”

“那当然，无须殿下费心！”目犍莲答道，心里却想：“多麽善良的王后啊！要是黑帝斯大人能听进她和我的话，不向大地进军该多好？希望黑帝斯大人和普西芬妮殿下都能顺利转生到新的肉体上。”

<处女宫>

“什麼！？你怎麽会是这种人！？”释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向圣域通报消息才诈降的，怎麽……好吧！废话不多说了……”忽然，叁个人一起随着释迦被转移到一处满地盛开花朵的草地，旁边有一个地方并没有开满花，但是却有两棵约十尺高并排的树，树上盛开着未曾见过的花朵，奇怪的是，虽然目前已是深夜，整座花圃却是明亮如白昼。

“沙罗双树园是吧！？传闻中，释迦选定的长眠之所，看来释迦已经抱定了牺牲的心理准备了……”萨卡见状喃喃地说道同时心里暗暗为释迦强大的超能力佩服不已，毕竟一口气瞬间移动四个人不是简单的事。

不一定，死的也有可能是你们，虽然我们目前仍在圣域里，但是这一个地方是我所布置的结界，总之你我双方只能有一方活着走出沙罗双树园！”

萨卡叁人面面相觑，因为即使释迦实力再强，想要一个人力敌叁名黄金圣斗士几乎是不可能获胜，而且有很大的可能会被杀，於是阿修罗一马当先地冲向释迦：“你想要以一敌叁只有徒然送死而已，念在昔日之谊，我们还是一对一单挑吧！”

於是阿修罗对准释迦连续劈出数百记手刀，释迦看准刀劲位置一一躲开，不料真正的杀着是躲藏在释迦预定躲避的所在，於是他连忙使用瞬间转

移将自己移动到阿修罗背後，并且对准他发出强大的气劲，将阿修罗打飞得老远，冥衣的碎片飞散到花丛里，发出沙沙的声音，释迦正以为占优势之际，忽然见到空中飞散着一些黄金的碎屑，左肩同时感到疼痛，仔细一看，发现左肩的圣衣上竟然有一道刀痕，还有些许鲜血渗出，想必已经被切开。

“超空间圣剑……这是我在冥界领悟到的新招式，即使你用瞬间移动到超空间，它也能追踪到……”阿修罗一面擦拭嘴角的血污一面说道。

释迦暗暗检视伤势，发现左肩还能动，只是疼痛难当，这时，卡妙站到他眼前：“起来，释迦！现在你的对手是我，欣赏我完全的‘曙光女神之宽恕’吧！”言犹未尽，释迦已经见到一团凛冽的冻气直冲而来，只能慌忙避开，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右脚甚至是覆盖其上的黄金圣衣也被冻结了。“这就是完全的‘曙光女神之宽恕’，我原本以为修练冰之绝技必须做到无情无欲，可是当我看到吾徒冰河先我一步修练完成时，才知道想让它臻至完美，还必须有悲天悯人以及舍己为人的胸怀才能达到，这也是我在冥界时体会到的。”卡妙望着释迦说道，释迦这时也才感受到现在的卡妙和以前的冷酷无情模样已经大不相同。

“最後是我！”萨卡运足全力冲向释迦，释迦眼见是“魔皇粉星拳”，心下不敢怠慢，也是运足全力抵抗，两人的小宇宙本有些许差距，但是萨卡在冥界时的际遇使他的力量大幅度提升，所以竟然能跟释迦打成平手，两人僵持不下。

“现在你知道了吧！一对一或许你会占优势，但是我们叁人只要轮番上阵，你就得不到便宜了，更何况是联手呢，为了你好，释迦，你还是退开吧！不要妨碍我们。”萨卡苦口婆心地劝告释迦，只是释迦依然不为所动，这时候萨卡猛然变招，使出先前在巨蟹宫使用的新绝技--天汤魔雷，一时间他的劲力提升了两倍，也震开了释迦。

土道，夹杂着被强烈气劲撕裂的花瓣，要不是因为释迦本身的小宇宙亦相当巨大，右手甚至是全身早被打碎了。

阿修罗比较重感情，他看到释迦的窘况，不忍心继续伤害他，便想要打个圆场，让释迦有个下台阶，只见释迦哈哈大笑：“大家在一起这麼多年了，可曾见过贪生怕死的释迦？我说过，今日你我双方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沙罗双树园！”

这时，叁名冥衣战士均叹了一口气，并且纷纷摆出对敌的架势，同时，释迦竟再度做出打坐一般的“伏魔坐姿”，并且小宇宙急遽增强，不光是如此，连他的眼睛也睁开了：“我原本不想要如此，虽然看得出你们有不得已的苦衷，但若是坚持不肯告诉我，并执意要杀害女神阁下的话，那我只好不顾昔日之情，专心地尽到我身为黄金圣斗士的责任了……。”一瞬间，巨大的小宇宙已经充斥在沙罗双树园。

第 23 节

<沙罗双树园>

“天舞宝轮’！？”萨卡等叁人异口同声地惊叫，但是想要闪避却已来不及，因为释迦遽增的小宇宙已经彻底笼罩了整个沙罗双树园，地面上的花

朵，甚至是超脱永恒而伫立在园中已有数不尽岁月的沙罗双树都感受到释迦的威势以及不惜一战的决心，纷纷地释放它们的花瓣，一时满天五彩缤纷的花雨霏霏是好看，令人浑然忘却沙罗双树园外还是阴风习习的暗夜。

只见睁开眼睛的释迦厉声道：“你们应该知道，在‘天舞宝轮’的结界中，你们既无法攻击，也无法防御，而且，我可以任意隔断你们的五感，终至死亡，我不希望对曾经和我一起为了追寻爱与正义的伙伴身上使用……所以，我再问你们一次，到底你们心里在想什么？”虽然落英缤纷的花雨，灿烂的金发以及碧蓝如深秋的湖水一般的双眼使得原本皮肤就相当白晰的释迦看起来更为俊美秀逸，但是深藏在话语字句中的却是沈痛和暗晦的死亡。

萨卡等人暗暗运劲，发现如同先前在金牛宫一样，根本无法做半点攻击，所不同的是，先前是被苏兰多的笛音压制住大脑，只是身体无法进行攻击的动作而已，小宇宙仍在；可是现在却是身体的小宇宙被释迦压制到犹如夜空中仅存的一点孤星，即使想要攻击也是心有馀而力不足，然而，萨卡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决绝地表示必须要杀雅典娜。

“告诉我真话吧！萨卡！阿修罗！卡妙！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们真的都变成黑帝斯的走狗了吗？”虽然目前处于敌对的立场，释迦心中依然感到不忍，只因为他明白天舞宝轮的威力绝对足以消灭眼前的叁名冥衣战士，但是，昔日的情份又使他无法真让这叁人血溅沙罗双树园，即使他身负保护雅典娜女神的重责大任。

有误杀亚尔迪巴朗的愧疚与悲哀，但是比起单纯的个人情感，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即使他的手上还要染上更多昔日同伴的鲜血而想要完成这件重要的事还必须再付出某种程度的牺牲，包括自己的名誉在内，所以他心里暗叹了一口气，还是对释迦说道：“释迦！无论如何我今天一定要见到女神，并且亲手杀了她，请你不要再挡住我了，如果不让开的话，亚尔迪巴朗就是你最好的榜样！更何况，天舞宝轮很耗法力，只要再僵持久一点，你也是会支持不下去的……。”

如果这时释迦和萨卡可以交换内心的想法，他们一定可以发现彼此都在恳求对方，释迦所求的是要萨卡说真话，因为以萨卡的正直，应该是宁死不会屈服于黑帝斯的；萨卡所求的，是要释迦体谅他的苦衷，而这苦衷即使是在已经没有监视者的时候，也不能对释迦诉说的，只可惜两个人并没有这种交心的机会，这时，释迦只好忍住心里的悲痛，缓缓地举起握住“伏魔念珠”的右手：“第一感剥夺！”

萨卡叁人只觉得身体如同被雷电通过一般被殛得麻木无力，同时，脸上还有阵阵的剧痛传来，阿修罗伸手往脸上一抹，一看手上尽是血迹斑斑，但是却闻不到半点血腥味，他明白他的嗅觉已经没了。但是还没等叁人从失去感官的痛苦中清醒，第二道无形的电殛再度通过叁人的身躯，这时，卡妙发现除了味觉以外，他的耳朵渐渐地听不到声音了，同时，两道细细的血流从他耳道内缓缓地流出，还有一些受到压迫后从耳咽管倒流到咽喉，只是他已经无法感受到血的味道，只觉得喉咙积了点黏液，既痛又痒。

紧接着，第叁第四道无形的电击降临，叁个人都被高高地抛起，再重重地落到花丛里，溅起了点点血花，这时萨卡发现除了视觉以外，嗅觉、听觉、味觉和皮肤感觉已经全部消失，心里不禁浮现起死亡的阴影：“难道我们就这么屈辱地死在这里？身死不足惜，又不是没死过，只是大事尚未完成，还会留下恶名，我不甘心！”

同时，卡妙和阿修罗也觉得奇怪，照理说释迦用了四层极为耗力的天舞宝轮，小宇宙应该会有衰竭的现象，可是如今非但不见有任何衰退，反而更见宏大，原来是因为释迦右手上的“伏魔念珠”能提供配戴者相当大的法力，所以释迦本身的法力并未损耗多少，加上他平时闭目聚积的小宇宙，所以此次施展的天舞宝轮威力比起上次面对一辉实施展时强大何止一倍不止。

“只要我这次放下念珠，你们叁人轻则被剥夺五感成为废人，然後被黑帝斯放弃，再度堕入地狱，重则承受不住死亡，两者只是时间上的不同，结果都是一样的，你们可有心理准备了？还是要告诉我真话？我还是不希望亲手杀死昔日的同伴……。”释迦沈痛地看着萨卡叁人，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祈求叁人早点把苦衷说出来。

萨卡挣扎着从花丛里爬起来，数滴血珠从他的脸庞滑落，染红了几朵本来是宝蓝色花瓣的不知名小花：“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反击！”话一说完，惊讶的神色出现在卡妙、阿修罗，甚至是释迦的脸上。

“反击？我们都已经没办法使用小宇宙了如何反击？莫非你要用那招？”阿修罗先问道，卡妙也插嘴道：“那一招确实是不必耗费太多小宇宙，但是……我根本想都不会想要使用这一招，後果太可怕了！”

令阿修罗和卡妙如此恐惧的绝招，称之为“雅典娜的惊叹” - Athena Exclamation，以叁名黄金圣斗士为一体，让彼此的身体和心灵引起共鸣，引发出内在潜藏的力量并且加以激发震汤到原有的数百甚至数千倍，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制造出犹如开天辟地一般的巨大威力，由於威力实在太大，而且在该范围内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毁灭，雅典娜虽然是战争女神，也不由得厌恶这种霸道而无人性的绝招而下令禁用，违例使用者将会被剥夺圣斗士的资格，并且死後还会在地狱受苦，比猪狗还不如另外，补充一点，“雅典娜的惊叹”还能由六名、九名至十二名黄金圣斗士施展，威力更是倍增，境界自然也不同。

“你们的决心和毅力只有到这里为止吗？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努力，所受的屈辱和痛苦算什麼？”萨卡厉声指责另外两位同伴：“目前我还能保持视力，你们听我的指挥行动，就算死後真要受到什麼处罚，也全由我一个人承担就是了！”

“说这什麼话，萨卡？大不了大家一起受苦就是，怎能只有你一人承担，反正又不是没死过，再大的痛苦又算什麼？”卡妙勉强站起来，面对萨卡的方向说道，同时阿修罗也向萨卡的方向蹒跚地走过来：“为了爱与正义，为了让大地能永远享受到光明和温暖，就让我们当第一批牺牲者吧！即使被剥夺圣斗士的资格，但是在我的心中依然感到荣耀”叁个人在四种感官被剥夺的状态下，好不容易才背靠背相互支持，不过身上脸上满是鲜血，冥衣上也有许多处破损和裂缝，外表十分地狼狈。

於是萨卡出声引导已经失去视觉的另外两人，并且做好了攻击态势，此时他的视线早已为泪水所模糊，释迦虽然不至於泪流满面，但是眼眶也湿了，他忍住悲痛，将高举的右手放下，萨卡叁人也几乎同时发出“雅典娜的惊叹”，一时间，巨大的冲击力震撼了整个沙罗双树园，巨响也传遍了圣域。

“如果有机会的话，来世……来世我们一定要再当好兄弟！”释迦、萨卡、卡妙和阿修罗四人在两股巨大无匹的气劲交会前心里都如此地想着，只因为他们知道此生已再无相见之期……。

第 24 节

<十五年前，印度>

“师父，今天又在恒河里看到几具漂流，想到数天前他们也许还像你我一样，生龙活虎地享受人世间的一切，如今却只是污浊流水里的一具具浮，如果人生真的是如此无尊严地结束，又何苦降生在红尘？倒不如不要有这个人，还比较快乐一点。”供奉佛祖释迦的神庙里，一名金发，但是却穿着袈裟的小童对一名上了年纪的印度僧侣问道。

年近古稀，但是皮肤依然黝黑光亮，不见丝毫皱纹，除了银白的发丝在夕阳的照耀下反射出点点的金光以外，实在很难相信他的年纪，更何况说话时甚至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他洁白的牙齿。

只听得僧侣慢慢地说：“人生之所以有趣，是在於有生命的时候，在众多生命的辉映下，方能谱出美妙的乐章，正有如一棵树上的果子有苦有甜一般，甜美的果实固然可口，但是尝多了只会在口腔里留下酸臭；苦涩的果实固然不顺口，但是也未尝不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也许还较甜味更为隽永……我们僧侣虽为出家不问世事，但是仍然是为了钻研人生的精义而孜孜不倦着，并试图在五光十色的表象之下，探索身而为人的真正精神……。”

说到这里，僧侣望着小童：“你看到的体，也许是毫无尊严地将一切暴露在众人之前，但是对於本人而言，只要他曾经享受过人生，即使体得不到半点尊重，又何妨呢？不过是具臭皮囊而已。”

“又是一个患了传染病的可怜人……。”小童转过头看着恒河，河上又飘下些许刚焚烧过的骨灰：“师父，像我们国家这麼贫穷，又贫富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那些可怜人的人生还有乐趣可言吗？”

僧侣捻了捻雪白的胡须，向着小童的眼光说道：“一个人出生是贫是富，不是自己所能够决定的，更何况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也不保证可以填补心灵的空虚；贫民区里，依然可以听得到欢笑声……要记得，世间很多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的，并不如表面一样地绝对，不然，谁又能想像得到像你这样英国富商的继承人，却会舍弃一切，在有最多贫民的地区修行……不是吗？”

<充满着窒息风压的沙罗双树园里>

“世事无常……物极必反……”师父生前的话语有如一段永远重复不断地演奏的乐章一样，不时悬汤在释迦的脑海里，只是此时却伴随着他人生点点滴滴的回忆，只因为这几句话刚好道破了号称能包容一切攻击的“天舞宝轮”的弱点，想要破解天舞宝轮，唯有将一切推到最初的“虚无”，才能彻底消解天舞宝轮的结界，有毁天灭地，消灭一切之神威的“雅典娜的惊叹”正适足以制造出如此的效果。当然，结界一旦破解，首当其冲的就是施术者。

待光芒消逝，只见释迦面向北方地盘坐在沙罗双树下，身旁淡橘黄色的沙罗双树之花纷纷解放花瓣，交织成一片漫天的花雨，从释迦身旁缓缓上升，飘向遥远的天际，释迦咬破右手食指，轻巧地在最後几片花瓣上写下殷

红的字体。

当最後几片花瓣随它们的伙伴一起飘向远方後，原本碧绿如青玉的沙罗双树树叶开始转黄，树干也有如失去水分一般显得乾枯无生气，接着树叶一片片地乾枯，摔落在草地上化为粉，树荫下的草地也彷彿受到传染，一根根地乾枯分解，最後，整座沙罗双树园从翠绿如茵化为焦土一片，只剩下象徵永恒的沙罗双树在呼啸的寒风里顽强地伸展它的枯枝。

这一切都被萨卡看在眼里，他们叁人及时在第五重天舞宝轮施展前遏止住了释迦的攻势，不过因为这两股力量太过巨大，使得他们有好一阵子失神，一直到威力稍减，还保留有视力的萨卡率先看到了释迦留下血书的经过。至於双眼已经无法视物的阿修罗和卡妙也可以感受到释迦的小宇宙正在快速地消逝，同时，盈眶的泪水再也抑止不住地滴落在仍然冒着热气与白烟的焦土地上。

“原谅我，释迦，虽然我心里是万般地不愿意，但是那怕再重来一千次一万次，我依然会做出同样的决定……。”阿修罗心里如此地呐喊着，当然这也代表着萨卡和卡妙的心声，只是他们都知道释迦再也不可能明白他们的想法了。

凭着对於释迦微弱的小宇宙的感应，阿修罗挣扎着走到释迦身旁，从他破裂的冥衣里淌下滴滴鲜血，在高温的焦土上留下一道道的白烟，只见阿修罗举起手刀，往释迦颈部落下：“再见了，吾友，你想必已经痛苦很久了，就让我为你解脱吧！这也是身为朋友的我，在最後所能做的……。”

<沙罗双树园外>

爱奥里亚先前就已经赶到连接沙罗双树园以及处女宫的厚重铜门外，心中一直笼罩着不祥的预感，想靠蛮力撬铜门的锁，却发现门上被施了法术，无法打开，稍後，穆先生和紫龙也感到了，爱奥里亚请穆先生协助破除门上的法术，穆先生本想答应，但是想到先前在藏书室所看到的希欧所留下的日记，便横下心拒绝了爱奥里亚的建议。

爱奥里亚虽然又急又气，但是想到穆先生一向不打诳语，只有下心中的一口气，静候事情发展，有几次他感受到沙罗双树园中有巨大的小宇宙冲击，想要以闪电光速拳冲破门上的禁制，但是还是忍了下来，終於，雅典娜的惊叹的威力爆发，铜门上的锁也无声无息地打开了。

<女神居>

“終於……还是发生了最不想看到的结局……女神，请你务必要宽恕萨卡他们，真要降罪的话，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吧！”一名男子哽咽地说道，沙织回过头望着他，心里想要安慰却说不出口，因为她的心中也怀着悲痛。这名男子不是别人，正是爱奥罗斯，射手星座的黄金圣斗士，十四年前拯救还在襁褓中的沙织而牺牲了生命，只是目前的他却是为冥王所利用的冥衣战士之一，只是应该已经被星矢重创的他为何会在此处？

此时，天上突然传来一阵清爽如檀木的香气，同时随风吹送来片片淡橘红色的花瓣，其中几片上面还有鲜红的字迹，只是奇怪的是，并没有半点血腥之气，反而是如同麝香一样地浓郁可人。

“阿-赖-耶-识！？”沙织看了依序送来的花瓣上的字後，喃喃地念着，脑海里原本相当模糊的景象顿时鲜明了起来。

<沙罗双树园>

阿修罗的手刀尚未落下，释迦的身体变化作闪烁着金光的点点星尘消逝无踪，只留下伏魔念珠上黑白相间的巨大珍珠在黑暗中散发微弱，但是柔和的光芒。这时阿修罗再也控制不住，痛哭失声：“释迦，相对於你临死前还在尽最後一分努力保护女神，我……我们实在……我受不了了！在你的灵前，我告诉你真相吧！”

就在阿修罗想说出真相时，萨卡突然掴了他一巴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麼啊？还不快去取雅典娜的首级！”说罢还狠狠地一脚在念珠上，要不是因为念珠是神物，早被萨卡一脚踏毁了。

此时，一只冥界魔蝶悄悄地在沙罗双树的枯枝间盘旋着……。

第 25 节

<一个小时前的狮子宫上空，一道金黄色的流星在夜空中急速地上升，光芒里隐约见到有两个人在其中>

“好可怕的力道，加上黄金圣衣的增幅，威力更加惊人了，不愧是我的继承人……”爱奥罗斯被星矢奋不顾身的“飞马回旋碎击拳”给掳上半空後，不禁心里暗暗承认星矢的实力，但是心里的忧愁却是不减反增：“不行！我还不能死在这里，我还有任务要完成……如果女神能听得到我的声音的话，请让奇迹发生吧！不要让我们的忠心和苦衷化为流水……。”

冲势渐渐地缓和下来，马上又变成头下脚上，这时爱奥罗斯明白这是星矢要使出杀着的时候，他想要尽全力挣脱却挣不开星矢顽强的斗志。

“真的完蛋了吗？”就在爱奥罗斯几乎要放弃努力的时候，沙织及时感应到他的小宇宙，并且使用瞬间移动将他接到女神居。

<女神居>

沙织看着这位身体饱受创伤的英勇战士，本来还相当恐惧会被背叛的圣斗士杀害的心竟然安定下来，於是她知道爱奥罗斯并没有想要杀她的意思，於是她吩咐卡诺取药箱来为爱奥罗斯包扎，还吩咐佣人送来精美的酒食给爱奥罗斯食用，至於先前使出超过自己力量绝招以致力脱昏迷的的星矢则被送到教皇厅的房间里休息。

受到沙织如此殷勤地款待，爱奥罗斯根本就不想以救命恩人自居，连忙单膝跪地向沙织请罪，并且一五一十地将前後经过都说出来，沙织听完之後含泪感激爱奥罗斯的忠心，因为他至死後都还如此地尽忠，有此忠心的部属，夫复何求？

此外，沙织劝爱奥罗斯先吃一顿饱饭，不过爱奥罗斯想到叁位同袍还

在饱受被视为背叛者的侮辱，不禁心生悲痛，食不下，沙织只好以要爱奥罗斯吃饱好恢复战斗力的理由逼他吃下，同时，沙织又想到某件事情，便要卡诺到教皇厅的教皇座位底下以及教皇书房拿两样东西过来，并将其中一份交给爱奥罗斯，吩咐一些必须注意的事情。

<处女宫，沙罗双树园外>

女神居里演出了一场君臣相认的感人好戏，可是在沙罗双树园外却又是不同的景象，只见萨卡如同炮弹一样弹出，将沙罗双树园的铜门撞出深深的凹坑，伴随些许飞溅的血花：“不...不可能.....虽然天荡魔雷的威力只有全盛时期的八九成，但是能将释迦震开的绝技怎麽会被爱奥里亚如此轻易地化解？莫非他一向深藏不露，唯有在盛怒时才会发威？”

原来萨卡叁人在恶斗结束后，才刚步出沙罗双树园，便被爱奥里亚殴打，穆先生根本来不及阻止。

爱奥里亚由於释迦之死的愤怒使他的拳头犹如满天的陨石一般，无情地落在叁名冥衣战士的身上，最後，甚至使出了必杀技--闪电光速拳，萨卡见来势汹汹，为了保护另两位已经失去视力的同胞，便率先以魔皇粉星拳抵御，不料拳劲竟被爱奥里亚冲开，连忙变招为天荡魔雷，这时，爱奥里亚的闪电光速拳所交织而成的火网竟然产生了改变，化成一整面金光闪闪的墙壁状气劲，二度冲开萨卡的拳劲，并把他打飞个老远，萨卡还未落地，爱奥里亚又冲上前去欲殴打另外二人。

“够了！”在爱奥里亚的拳头再度落在卡妙和阿修罗身上之前，穆先生及时拉住了这只为愤怒之心所蒙蔽的雄狮的巨爪，不过，虽然他先前暗暗灌注内劲在双手上，不过还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点点鲜血从指缝间滴落，手掌也几乎失去了感觉：“你没看到他们叁个人几乎五感全失，已经形同废人了，还跟他们计较什麼？保留点体力迎接这次圣战吧！”

爱奥里亚知道自己绝对可以挣脱穆的拉扯，但是一定会让两个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说不定穆会赔上双手，两人僵持几秒後，爱奥里亚似乎开始冷静下来。

这时，萨卡从怀中取出“伏魔念珠”，刚才要不是因为念珠挡住了爱奥里亚的拳头，恐怕萨卡的身体早已为闪电光速拳所洞穿，他挣扎着念珠交给穆：“这是释迦的遗物.....请你务必收下。”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默然地收下，心里却在纳闷，明明是因为遵照恩师的生前的日记行事，为何反倒造成这麽多人的死亡，难道一切都是他会错意了？

正当叁名冥衣战士以为可以稍做休息的时候，濒临死亡的感觉再度升起。

“穆！你的心太软了！对於这些杀了释迦的背叛者何需留情？”後方出现了一名青年男子愤怒的声音，叁名冥衣战士才刚知道来者是谁，身上已有十多处地方传来灼热的剧痛。

穆先生大惊：“米罗！你到处女宫做什麼？还不快回天蝎宫守卫，万一女神有什麼闪失.....？”

“不用担心，女神身旁有卡诺保护，何况现在十二宫里的敌人只剩下这几名叛徒.....另外，天蝎座的深红色毒针之所以分成十五针，本来是为了给敌人考虑投降的机会，他们已经身中十四针.....穆.....不要阻止我清理门

户！”米罗一声狂吼，似乎在宣对於释迦被杀的哀痛，只见他右手食指尖闪耀着死亡的殷红，想点下致命的第十五针，可是穆先生觉得情势不对，连忙出声警告。

说时迟那时快，米罗才刚听到穆先生的警告便直觉式地偏开身体，一道强劲无比的拳劲从他身旁擦过，虽没有直接命中，但是风压已经足够将他吹开。米罗望着被萨卡刚刚发出的粉星拳所打碎的最後一块处女宫大理石的屋顶，不禁背上冒出逃脱一劫的涔涔冷汗，因为若是没逃过，只怕现在已经要和亚尔迪巴朗以及释迦携手同游黄泉了。米罗的讶异还不止於此，因为此时叁名冥衣战士竟然再度摆出“雅典娜的惊叹”的架势：“求求你们不要阻止我们见女神……不然，精疲力竭，已经无法再使用任何致命招数的我们只好放弃圣斗士的尊严与你们一战了……”

“你们竟然使用这种禁忌招式……可恶！看来你们真的已经是叛徒了！”米罗咬牙切齿，恶狠狠地望着眼前的叁名冥衣战士，不过他的心里也在暗暗奇怪，为何这叁人受到这麽大的伤害，还留有如此执着的意念。

阿修罗一面大口地喘着气一面说：“求求你们不要阻止我们，不然只好使你们彻底地消失了……！”一面说话，眼泪一面从他早已失去颜色的瞳孔边缘缓缓地渗了出来，只因为心里实在万分地不愿意再次杀死同伴了。

“爱奥里亚！米罗！也许是我误会前人所留下的古书的意义，才会导致释迦无辜被害，该是我负责的时候了……别忘了我们这里也有叁名黄金圣斗士……一切责任由我独立承担！”穆先生缓慢，但是坚决地说道。

“难道……！？”爱奥里亚脸上出现了惊惶之色，但是个性比较冲动的米罗却对他怒吼：“别忘了圣斗士是为了保护女神而生的，如果连女神都保护不了，即使还保有圣斗士的资格也是一件相当可耻的事，如果你不敢的话，就回到你的狮子宫继续当病猫吧！”

爱奥里亚心想也对，毕竟他也没有把握能跟这传说中的绝招抗衡，除非自己也使出同样的招式，便和米罗以及穆先生一起摆好架势。

就只在一瞬间，世上罕见的两股巨大的力量正面冲击，令人讶异的是，所造成的破坏并没有想像中的巨大，相反的，只有在僵持处附近的地板略微被粉碎而已，原来两股力量竟然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天幸那叁人已经受了重伤，才使‘雅典娜的惊叹’威力稍减，不然此时我们叁人已经被完全消灭了。”穆先生心想，可是一直维持僵局也不是办法，除非等到十二小时一过，萨卡等人化为尘土，战争才能结束，可是，到了那个时候还有能力跟冥王军打吗？

忽然，这微妙的平衡起了些许的变动，气劲竟然缓缓地向萨卡叁人移动，众人转移视线到变动的根源，赫然发现是紫龙运劲将气劲球推向冥衣战士。

“紫龙！快走！你的修为还不足以加入这场战争啊！”“万一平衡一破，首当其冲的就是你，难道想要被化做灰烬吗？”众人，包括冥衣战士在内，七嘴八舌地劝紫龙尽速离开战场，可是紫龙摇摇头。

“早在投入这场圣战时，我就已经有送命的觉悟……前辈们，圣域和女神就劳烦你们多费心了……长眠在庐山的苍龙啊……请听我紫龙此生最後一次请求……用你神圣的力量消灭一切邪恶的根源吧！”

在众人的惊叹、惋惜以及万分的不舍中，一条银白色的巨龙夹带着“雅典娜的惊叹”之强大气劲冲上了圣域的夜空，在圣域的一角，童虎望着腾空

的巨龙暗暗流泪……

第 26 节

<狮子宫到处女宫之间的山路上>

犹如缀满星辰一般，闪闪发亮的银白巨龙划破了黑的天际，奔向无穷的彼方，终归於无，同时，被希欧打倒而精疲力竭的瞬和冰河，穿着破碎的圣衣，站在山路的转角上，望着巨龙消逝的地方出神，泪水爬满了两人的脸庞，只因为他们对於巨龙有着血浓於水的熟悉感。

如同一年多前的十二宫圣战一般，紫龙再度赌上了生命，与强大的敌人对抗，只是，前一回有阿修罗牺牲自己，将黄金圣衣让给紫龙穿，才让紫龙侥幸捡回一命，可是这一次，紫龙所经历的凶险比前一次强上千万倍，即使阿修罗，甚或所有的黄金圣斗士集合起来，也无法救他，难怪瞬和冰河都落下伤心的眼泪，只因为“雅典娜的惊叹”的威力实在太过强大，几乎可以匹敌神的力量，也难怪会有“惊叹”之名，被卷入其中的紫龙几乎不可能有生还的机会，除非奇迹……。

<教皇厅>

一样是精疲力竭的星矢梦见紫龙乘着巨大的白龙即将升天而去，只见满身血污的紫龙含着眼泪，哽咽地道别，这时星矢不禁伸手过去，意图将紫龙抓回来，不过，只一转眼，白龙已经升到极高处，星矢直觉想到，若是因此而放弃，铁定再也见不到紫龙了，於是奋力一跃，意图攀上白龙，救回自己的兄弟，不过白龙攀升速度极快，纵使星矢弹跳能力过人也难以追上。

会死，任何本来可以做得到的事就再也不可能完成了，更何况是难以完成的事呢！”星矢转念至此，即使他的身躯爬升速率已经渐渐减少到趋近於零，仍然尽全力挣扎，突然，背後白光一闪，出现了一对展开超过叁公尺的洁白翅膀，即将出现的下坠之势也戛然而止。

星矢大喜过望，猛然鼓翅一飞，及时追上白龙，并且牢牢地抓住紫龙的手，同时，他的梦境也随之中止，睁开双眼的他，发现自己在教皇厅旁的房间里……

<处女宫>

一个长径约有二十公尺的半椭圆形坑出现在先前叁名冥衣战士所站的位置上，仿佛是被巨大的铲子挖起似的，坑洞的边缘相当地整齐，坑里无论是大理石或是底下的泥土部份都是相当光滑平整，没有半点碎石土块遗留，其上还冒出蒸腾的热气，若是说先前处於其中的人必然是被完全地灰飞烟灭，也不会有人感到怀疑。

坑洞旁是许多倾圮的大理石柱，以及被冲击力量毁去的屋顶，在瓦砾堆中，穆先生首先挣扎着爬了出来，并且见到了眼前的景色，稍後，爱奥里亚和米罗也从碎石堆里爬了出来，叁个人均心想，若不是紫龙解围，此时他们不是仍在与萨卡等人相持不下，以致力量耗尽，就是因为两股力量的激突

失去平衡而被化作一缕白烟，从此消失在世界上。

就在这叁名黄金圣斗士认为事件告一段落的同时，忽然惊觉叁名冥衣战士的小宇宙不知何时，竟然出现在女神居的方位，叁人均产生不好的预感，然而，都还没开始动身冲到女神居，叁人的身体就猛然从处女宫消失。

<女神居>

才刚意识到身体消失，转眼间，叁名黄金圣斗士便被沙织瞬间移动到女神居，令叁人在惊讶之余，也不得不佩服沙织的强大的超能力，可是，在他们眼前的景象，竟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只见沙织气定神闲地站在萨卡叁人面前，身旁还有恭恭敬敬捧着一个长形盒子的卡诺以及伤势已经大半痊愈，手中也拿着一个盒子的爱奥罗斯。

“的战友...”沙织以她甜美的声音，试图化解尴尬的气氛，萨卡等人虽然身上各有残缺，依然以最快的速度单膝跪在地上行礼，叁人都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雅典娜阁下，请不要被这叁个叛徒给骗了！”米罗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挡在沙织和冥衣战士之间，并且试图对冥衣战士发动攻击。

这时，传来了一阵雄浑有力的声音：“米罗不得冲动！”同时，出现了另一位身穿黄金圣衣的战士一把抓住了米罗的手腕，米罗试图挣开，却发现有如被铁箍箍住一样，根本纹风不动，众人仔细一看，发现那名战士身穿天秤座黄金圣衣，可是相貌却不是印象中已经呈现耄耋之态的童虎，而是相当年轻结实，同时，他的身旁还有一位穿着冥衣的战士，手上抱着昏迷不醒的紫龙，原来是童虎与希欧。

“雅典娜阁下，对于你及时救出爱徒，属下感激涕零，无以回报！”童虎放开米罗的手，像萨卡一样跪在沙织面前行礼，米罗虽然觉得奇怪，但是在沙织面前也不好发作，便悻悻然回到穆和爱奥里亚身旁。原来，沙织在紫龙完全被卷入气劲暴风之前，就先用瞬间移动将他和冥衣战士一起救了出来。

“那里...”沙织露出像是熟透的红苹果一般甜嫩可爱的笑容：“幸好释迦和爱奥罗斯让我恢复了部份前世的记忆与能力，不然恐怕我也无能为力.....只可惜，恢复得似乎还不到十分之一.....”

希欧看了一下童虎，两人默契相通，都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便由希欧发言：“阁下还记得前一次圣战的经过吗？”沙织点了一下头，并且将释迦所传送过来的花瓣递给他看，希欧看过内容以后也点头称是。

“不过，对于神圣衣的事，我并没有太多的印象，而且，以我目前的力量，非但无法驾驭它，而且说不定，神圣衣会成为我一大负担.....毕竟，在此世我的能力恢复得不如二百四十叁年前的前世.....对于这件事，我已经有想法了.....”沙织说到这里，转身走向卡诺，同时，仅存的一只冥界魔蝶悄悄地躲在柱子后面。

卡诺见到沙织走近，便依照先前的吩咐，打开盒子，放在其中的，是一支黄金制的短剑，与鸽血红的绸缎所作成的内衬形成相当鲜的对比，沙织拿起短剑，缓缓地走向萨卡，并且交给他。

“要我们自尽吗？也罢，犯下冒渎女神的罪过，即使处极刑一千次也不足以赎我的罪，女神只要我们自杀赎罪，实在是太仁慈了。”萨卡想到这里，便拿起短剑，意图往自己脖子上抹，不过，沙织及时抓住了剑刃，萨卡为了避免截下她的手指，及时收手，不过依然使得剑上血迹斑斑。

“萨卡，还记得这支短剑吗？”沙织还是以不变的甜美嗓音说道：“十五年前，冒充教皇的你，曾经想用这支短剑杀我，后来是爱奥罗斯阻止，我才得救的。”

萨卡听到这里，不禁面红耳赤：“阁下，我知道自己恶贯满盈，应该

接受处罚，何必又在此时数落我的罪状呢？”

“我不是在数落你的罪状，事实上，我的命运里，本来就应该承受你一剑，不过因为爱奥罗斯之故，使我暂时逃过一劫，也因此使我的能力因所受的劫难不够多而无法完全恢复，圣域也因此受到拖累，沦落到现在的一蹶不振……如今，是该偿还这笔命运之债的时候了……”说到这里，沙织轻轻地握住萨卡拿剑的手，并且缓缓地将剑尖指向自己的脖子，萨卡的力气虽然不小，可是竟也乖乖地任由沙织牵引。

爱奥里亚和米罗见状，慌忙地想要阻止，却被童虎和希欧挡住。

另外两名冥衣战士虽然目不视物，不过也约略了解事情的发展，只可惜因为失去视力，只能一直呼叫萨卡阻止，泪水噗簌地落下，溅湿了羊毛地毯。

“雅典娜阁下……你……你这是何苦呢？明知道我们是……。”

“不用多说了，你只要把剑往前轻轻一推，你们所受的一切苦难就会结束了……”沙织低声地说道，眼神中透露着无比的决心，身经百战的萨卡竟然也因此犹豫了。

“万一，这一剑真的杀了你……。”

“那也没什么不好，至少…你们可以重生，如今的圣域很需要你们的力量，只要你们能固守，黑帝斯就不能轻易地攻下，相形之下，能力无法恢复的我，反而成为你们的绊脚石了……。”沙织说到这里，露出无奈，却又惹人怜爱的微笑：“就让这一切的痛苦与无奈，在这一剑里化作风中的尘土吧！”

萨卡看到沙织的坚决，一向坚硬如铁的他也软化了，忍住眼泪，咬紧牙关，将剑往前一送……

“谢…谢…！真是难…难为你了……萨卡……你们永…永远是我心中最勇敢，最伟大的圣……。”在狂风依旧呼啸的暗夜里，沙织清丽的嗓音如同她的生命一般，渐渐地为风声所吞没。

第 27 节

<天界--宙斯神殿的偏殿外>

叁辆由神驹拖曳的华丽马车，浩浩荡荡地往宙斯神殿而来，为首的一辆是金黄色的八轮马车，上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太阳神阿波罗，在车前驾驭的，是他的儿子--日斗士之一的费顿，以及另一名担任护卫的日斗士亚德美特斯；居中的一辆，是银白色的六轮马车，由月神阿特米丝的月斗士--持弓者塞密露娜驾驭；最後一辆，是披有厚装甲的火红色马车，虽然只有四轮，但是比起前两位神的马车足足大上将近一倍，拉牵车辆的火红鬃骏马也较之大上一倍，车上坐的是战神马尔斯以及他忠诚的驾驭者，战斗士之一的“骑团长”阿雷奥巴哥斯。

这几名神都是有志一同，深怕地面会因为雅典娜的死亡，而导致黑帝斯的坐大，因此在得知地面的异变後，不约而同地前往宙斯神殿，想要与宙斯商讨如何应付，其中，个性比较谨慎的阿特米丝甚至舍弃自己常穿的月斗衣而穿上奥林帕斯神袍。

同时，宙斯在主殿中央，身旁有海克力士随侍在侧，奇怪的是，他的神情竟然没有想像中的紧张……

<地上冥王城>

“终于可以清楚地感应到圣域的情形了，笼罩在圣域上空巨大的小宇宙突然衰退到无，莫非雅典娜死了！？”冥界叁巨头之一的天贵星米诺斯先前一直无法详尽地得到圣域的情报，全赖冥界魔蝶传回些许断断续续的讯息，如今沙织已死，阻碍顿时消失，便可以知道圣域里冥斗士的活动情况，不禁有种得到抒解的欣喜，不过只一会儿，脸色便转为苍白：“怎…怎麼可能？二十七名冥斗士竟然会全军覆没？”

在米诺斯身旁的另一名叁巨头天猛星拉达曼堤斯闻言也不禁背脊冒出冷汗：“不会吧！？连帕比珑这样的强者也死了？圣斗士有这么强吗？竟然消灭掉四分之一的冥斗士。”

这时，门外报告天速星雷彼得带回最新消息，原来方才雷彼得前往圣域回收冥界魔蝶，并且与萨卡等人碰头，得知四名冥衣战士已带回沙织的体，便连忙回到冥王城报告。

听完雷彼得的报告以后，五长老之一的天霸星纳加说道：“虽然折损了四分之一的同伴，不过能换回雅典娜一条命，并且我们还保住了大部份的实力，整体而言还是相当划算的。”众人听完，都点头表示同意。

不一会儿，门外报告萨卡等人已经抵达冥王城，众人便去请示潘朵拉的意见，照理说应该是面露喜色的潘朵拉，此时却是相当地严肃，一方面先责备米诺斯和拉达曼堤斯调度不当，以致平白折损人力，另一方面吩咐要萨卡等人将沙织的体移到大厅，以便亲自检查。

<女神居外>

星矢、瞬与冰河先後赶到，却只发现神情颓唐的紫龙以及伫立在雅典娜神像旁的希欧，他身旁的地上还有一大滩还未完全凝固的鲜血，在银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上看起来更加令人怵目惊心。

“沙织小姐死了……。”紫龙喃喃地说道：“我不懂，为何教皇和老师不但不阻止，还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亡……呵呵！那我们从刚才打到现在，到底是为了什麼？”

“小子不懂不要随便说话！”希欧斥责紫龙，一旁的瞬和冰河对於希欧还不大放心，纷纷摆出了攻击的态势，倒是星矢因为没见过希欧，看他身上穿的又是冥衣，便一个箭步冲上前，想抓住他问个究竟，但是希欧手轻轻一挥，就把他又推回了原地：“你们想跟我打！？别开玩笑了，即使你们四人一起上也未必打得过我……而且，我现在还要以教皇的身份命令你们！”

星矢闻言大怒，还没开骂，希欧便喝道：“女神的死不是结束，圣战现在才开始，你们还必须为了保护女神和大地而战，讨伐冥王黑帝斯！”

众人听得莫名其妙，希欧又说：“我们没有任何人会真的为黑帝斯而战，今天冒着被视为背叛者的耻辱回到圣域，完全是为了告诉女神神圣衣的秘密，若是不假装成黑帝斯的仆人，可能我们早就被冥界叁巨头灰飞烟灭了。”

“可是你们杀了亚尔迪巴朗和释迦总是事实啊！这种两面说词如何教我们相信？”紫龙反问。

希欧凝然说道：“亚尔迪巴朗的事纯粹是意外，至於释迦嘛...”他将花瓣拿给紫龙：“事实上释迦不算是已经死了，他只是要亲身体会超脱阿赖耶识的感觉。”

“阿-赖-耶-识？这是什麼意思啊？”瞬问道。

“阿赖耶识是梵文，简单的说就是第八识，也就是一个人对他存在於世界的一切认知.....过去你们都知道所谓的眼、耳、鼻、口、心五感以及所谓的第六感（灵感），就是一到六识；然後在超脱灵感的境界，从自身体悟到一切的天赋本性是为第七感（识）.....”希欧面向已经转为清朗的夜空，一句句地向四名年轻的圣斗士说道：“至於对于自己生而在世的所有认知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通常一般人都无法超脱此生此世的认知，你我都不例外.....”说到这里，希欧问冰河：“你认为要怎麼到冥界，到了冥界以後又是如何？”冰河摇摇头。

“一般来说都是只有死人或是神才能到冥界，即使偶有通灵者，也只能待一段时间，还必须赖有强大的法力作为後盾，才平安来回，一个不小心，灵魂还是会被留在冥界.....换言之，一般人到冥界以後，都必须遵照冥界的规矩，在古代，即使强如阿基里斯、贝勒罗风之类半人半神的英雄，死後依然要受到冥界的禁制；换言之，要是女神轻率地进入冥界，便会受到冥界的禁制而成为黑帝斯的俘虏，哪谈得上讨伐黑蒂斯？”

“既然如此，我们不就无计可施了？”星矢着急地问道。

“倒也未必，这就是释迦为何执意寻死，以及我为何下令萨卡等人扬言要取下女神首级的原因.....释迦是为了亲自体验超脱阿赖耶识的感觉，我则是为了提醒女神阁下必须要置之死地而後生，若是无法超脱阿赖耶识，此战定然无法获胜，所以释迦在发现我与他的目的相同以後，便将结论通知女神，并且放手让我等进行计画。如今女神已经开始第一步了，不过我也无法确定是否会成功，万一失败，女神就真的死了，我们也就不用再玩下去了.....另外，有件事情还要拜托你们.....这件秘密只有身为教皇者才会知道.....”

希欧说到这里，将双手浸入即将完全凝固的血滩里，接着将血渍抹上女神居旁的雅典娜女神像，同时口中念念有词：“沈睡已久的女神神圣衣啊！请听从女神的鲜血以及我--教皇希欧的呼唤.....为了保护女神及大地，再一次地复苏吧！”

忽然，女神像上面出现点点的金光，不一会儿，原本将近五公尺高的女神像竟缩小到只剩下五英寸左右，而且通体光芒璀璨，犹如精雕细琢的宝石一般，希欧将之拾起，交给星矢：“先代教皇在前次圣战之初，便把神圣衣交给女神，不过，因为此代女神的神力远不及两百四十叁年前，若是太早带走神圣衣，反而对她的神力有害，而且圣衣上的神力会过早让黑蒂斯察觉女神的存在，所以我要你们在女神神力完全恢复时，将圣衣交给她，你们应该作得到吧！”

星矢等人也都点了一下头，希欧回报以微笑称许，接着，他又把手浸入血渍中，再将血滴弹到星矢等人破碎的圣衣上：“为了这次圣战，我有义务修好你们的圣衣，这会是最强，也是最後的圣衣.....圣衣以及众神的胄甲，原本来自火神哈派斯特的铸造，第一代白羊星座的黄金圣斗士奉女神的旨意，向哈派斯特学习修复圣衣的方法，代代流传自今，我--希欧也忠实地呈

现了先人所流传下来的技艺，向火神哈派斯特乞取神力，让灵魂已死的圣衣从长眠中再度苏醒……。”

语毕，只见圣衣上沾到沙织血液的部份开始发出豪光，光芒逐渐扩大，终於笼罩全身，待光芒消逝，四名青铜圣斗士身上已经穿上全新的圣衣，此时，希欧也颓然倒下，众人连忙过去搀扶，只见希欧已经不如先前年轻俊挺，皮肤也渐渐开始出现皱摺，原来是因为希欧消耗太多法力，以致缩短还阳时间，所以目前虽然距离他还阳不过九个小时，但是希欧显然是快要再度回到死亡之国了。

即使如此，他还是尽最後一分力将所知的一切告诉後进，并且留下最後的遗言，也是他身为教皇最後的人事命令，一份已经尘封许久的秘密：“我死後由爱奥罗斯接任教皇，倘若爱奥罗斯发生不测，由穆继任之……希望你们务必将消息带到，并且保护女神与大地……年轻的圣斗士们……。”话才刚说完，希欧便如同先前的冥衣战士一样，身体渐渐分解成点点的烟尘，消逝在星空下。

<地上冥王城大厅>

萨卡手上抱着包裹沙织体的裹布，卡妙和阿修罗拖着一具巨大的木箱子，爱奥罗斯则一直不变地拿着那个精致的小子，潘朵拉在米诺斯、拉达曼提斯以及纳加为首的层层护卫簇拥下，来到了大厅，不过她对於除了沙织的体外，还多出许多物事感到奇怪，便出言询问。

“请潘朵拉小姐切勿见怪，这是事成之後，我等在教皇厅的宝库里张罗到的一点不值钱的小东西，想作为回报小姐提携之恩的礼物。”萨卡回答道，同时卡妙和阿修罗打开盖子，只见里面满满的都是雕工相当精细的宝石金饰。

潘朵拉略微颌首称是，便要求检查体，不过被萨卡拒绝了：“当初不是说好，由黑帝斯大人亲自检查，并且赐予我等永远的生命吗？”

拉达曼提斯闻言大怒：“你以为像你们这样满身狼狈的人能够谒见黑帝斯大人吗？小姐是黑帝斯大人的姊姊，难道还不够资格代为检查吗？莫非你们想搞鬼？”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先前约定……”萨卡还没说完，纳加已经冲上前来：“少罗唆！要是你们事情完成了，黑帝斯大人必不食言，为何不敢先让小姐检查？”

萨卡想要闪躲纳加，不过纳加的速度竟然快得吓人，同时攻势也相当凌厉，萨卡实力虽然不弱，但因受了重伤，加上手上抱着重物，速度大减，登时被打中抱着体的左肩，同时裹布掉落在地上，里面竟然空无一物，只有些许血迹。

“怎麼里面是空的？你们果然在搞鬼！”纳加怒气勃发，身上散发出相当强大的小宇宙。

只见萨卡露出大功告成的微笑：“你错了！事实上先前你在攻击我时，裹布内确实还有女神的体，不过只一瞬间，她已领悟出阿赖耶识的道理，亲自到冥界去讨伐你们的黑帝斯大人了！”

“什麼？竟有这种事！可恶！先收拾掉这些半死不活的诈降者，再尽速回到冥界保护大人！”潘朵拉气急败坏地命令众冥斗士，一时大厅内的气

氛变得相当紧张。

“可惜，你们的如意算盘打不响了！”一直默不作声的爱奥罗斯将手中的小子狠狠地摔向地面，马上出现一股浓密的紫红色烟雾，雾中还可以闻到相当浓郁的葡萄酒香味，只一瞬间，身上本来饱受创伤的四名冥衣战士伤口登时复原，失去的感官也完全恢复，更重要的是力量完全地恢复到最佳状态。

“盒中所放的是一瓶酒神迪奥尼索斯亲自酿造，由天界的葡萄所酿成的仙酒，只要接触到一点点就可以让人完全地恢复精力，甚至可以治愈创伤……。”爱奥罗斯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这本来是女神为了体恤受重伤的我们，所赐的宝物，不过我们稍微修改，让它成为计画的一部份……如今这里有四名精力充沛的黄金圣斗士，你们可得要有付出惨痛牺牲的心理准备。”

第 28 节

<地上冥王城--海修达因城大厅>

黎明前最凛冽的夜风穿过一座座矗立在海修达因城里的尖塔，呼啸声更显得这座已有叁百年历史的古城更显得寂静肃穆，整座城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已经尘封在死亡之中，除了幽阒便是永恒，然而，前所未闻的连番震天巨响冲破了亘古以来的安宁……

爱奥罗斯的语音刚落，卡妙已经率先冲上米诺斯的跟前，米诺斯反应奇快，一伸手便挡住了阴寒刺骨的钻石巨拳，然而，只不过一转眼，用来档格的左拳已经覆盖上厚重的一层冰霜，冥衣下的手臂也因此开始僵直，更糟的是，爱奥罗斯紧接着也一起冲过来对付他，令米诺斯一时之间左支右绌，难以招架。

原来先前诸位黄金圣斗士已经商议过作战计画，深知米诺斯负责掌控所有的复活圣斗士，一旦米诺斯使出法力，所有的复活圣斗士都会被消灭；而且米诺斯身为叁巨头之首，实力非同小可，前次五老峰一役，他只身同时对抗巨蟹座与双鱼座两位黄金圣斗士，还能取得胜利，为免重蹈覆辙，众黄金圣斗士决定先由实力不弱的卡妙和爱奥罗斯联手，力求能在最短时间内打倒米诺斯，最起码也要让他无暇使出法术。

“一个的攻势凛若冰霜，不小心中招行动不便就完了；另一个的攻势却是迅捷如电，虽然默契还不是很好，可是依然能互补对方之不足，比起上次那两个黄金圣斗士还难缠得多……要是不小心一点，铁定会被杀……”米诺斯一面躲过爱奥罗斯的“光雷碎击拳”一面想道。

但是，另一名叁巨头拉达曼提斯以及五长老之一的纳加也不好过，阿修罗和萨卡分别卯上了他们，潘朵拉则在地奇星弗洛格的保护下稍稍退开到一旁。

萨卡和纳加两人的实力一时间不相上下，打得灿烂难分，威猛的“魔皇粉星拳”和强大破坏力中又带有如游蛇一般灵动的“灵蛇万象击”各擅胜场，可是时间一久，纳加终于发挥出五长老之首的本事，趁萨卡一个不注意，拳力猛然提升，将他打飞到半空中，然后准备帮米诺斯解决危机。

可是，此时纳加忽然感觉到头顶上出现了巨大的小宇宙，原来萨卡是故意被打到半空中，然后藉机蓄力施展最强必杀技--天荡魔雷，希望能藉机破坏冥王城大厅的内部结构，甚至击杀纳加，以争取反击机会，毕竟目前四

名黄金圣斗士的实力还难以击倒这叁大强者，更何况时间已经不多了，促使他不得不冒着损失大半体力的危险使出这项绝技。

萨卡全身夹带着如同巨雷一样奔腾的小宇宙急遽地由上往下突击，纳加见状先是一惊，但是他不愧是冥斗士中的强者，并不逃避，而是全力抵挡，紧接着就是一阵巨响夹带着强光在冥王城大厅爆开，可是奇怪的是，并没有预料中土石飞散的场景，只见萨卡和纳加二人拳掌互对，地板上的天鹅绒地毯略有损坏而已。

但是，对萨卡而言，刚才那一刹那，他见到了他此生最难以想像的事情，因为在两人交击的那一瞬间，萨卡清楚地见到纳加的脸上竟然出现了许多绿色的鳞片，瞳孔变得尖细，手上也出现了利爪，甚至可以隐约看见嘴中的毒牙和分叉的舌头。

当然，对纳加而言，要不是因为萨卡的“天荡魔雷”威力太过可怕，他也不想大耗法力召唤蛇神附身以挡住这一击，也因此，萨卡和纳加两人都因为体力消耗太多，只好继续维持互击的姿势继续将持着。

另一方面，阿修罗和拉达曼堤斯的对决结果却是相当地显而易见，阿修罗虽然身负有利绝伦的圣剑--爱克斯卡力巴，但是遇到实力比他强上一级的拉达曼堤斯，几乎是无用武之地，拼命砍击也难以削中一丝一毫，不过拉达曼堤斯深处锐利的剑气之中，一个不小心也是会有肚破肠流之虞，为了避免后顾之忧，他抓准了阿修罗攻击的空档，狠狠地将他一拳打飞了出去。

正当拉达曼堤斯还在奇怪为何阿修罗虽是黄金圣斗士，实力却是如此不堪一击的时候，猛然大呼不妙，因为阿修罗的目标并不是跟他缠斗，而是打算偷袭潘朵拉以牵制众冥斗士，而阿修罗被打飞出去的方向正是潘朵拉的所在，拉达曼堤斯的拳力反而变成阿修罗冲向潘朵拉的助力，即使众冥斗士想罢战救潘朵拉也来不及了。

潘朵拉身旁唯一的冥斗士弗洛格虽然也是畏惧来势汹汹的阿修罗，但是更怕潘朵拉的处罚，只好硬着头皮阻挡，可是攻势还没组织起来，就被实力比他强得太多的阿修罗一脚踢开，然而，也因为这短暂的耽搁，使得潘朵拉有时间得以施展瞬间移动。

当然，对于具有可以切开异空间的物质的“超空间手刀”的阿修罗而言，瞬间移动对他的意义不大，便举起右手，往潘朵拉逃逸的方向狠狠一挥，不料右手感觉到的竟然是犹如碰到坚硬物质的感觉，痛得他感到手腕像是要被切断一样，幸好只是感觉，手腕并无大碍，同时，有一名冥斗士挡在阿修罗与潘朵拉之间。

“能让圣剑感到如此大冲击力的，莫非是米诺陶乐斯的‘真空斧’？”阿修罗的右腕虽然疼痛，却不损其战斗力，连忙把握时间冲向刚才与他交手的冥斗士，并且想藉机看清来人的招数以证实心中的疑惑。

拉达曼堤斯见到潘朵拉安然无事，不禁松了一口气，连忙跟在她身边护卫，同时心中不禁感激起他的部属，就是方才冲出来的冥斗士，冥界八狱守之一的天牢星--米诺陶乐斯的丁顿，虽然，拉达曼堤斯也有点讶异丁顿竟然会在此时出现。

“果然是‘真空斧’……”阿修罗与丁顿再次交手过一阵后，心想：“虽然说‘真空斧’是圣剑的克星，但是他的功力还没到家，实力还差我一截，小心一点应该可以取胜。”

果然，因为方才的正面交锋之故，丁顿被圣剑劈伤的右腕开始不灵活

起来，加上除了“真空斧”以外，他几乎没有任何比阿修罗占优势的地方，很快地，就被阿修罗找到一处破绽，正当阿修罗打算一击砍死丁顿之际，一阵狂风袭来，使他准头一偏，只轻伤了丁顿的背部，原来，又出现了另一名冥斗士。

“希尔菲特，你也来啦！丁顿，还不快谢他救你一命！”拉达曼堤斯见到来者，冥界八狱守中的天捷星--希尔菲特後，眉头一展，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同时心想：“既然他们两人都到了，那另外两人应该也已经赶来，这下子圣斗士们有好戏瞧了！”

由於有希尔菲特之助，丁顿连忙与他联手对付阿修罗，阿修罗一人力拼这两名高手，再也抽不出时间帮忙其他同伴，只疲於应付真空斧和狂风拳。

另一方面，米诺斯虽然全力应战，但是爱奥罗斯和卡妙的组合较之迪斯马斯克与阿芙罗黛蒂的组合强了太多，几分钟下来，米诺斯已经是险象环生；纳加和萨卡僵持不下；而拉达曼堤斯又必须保护潘朵拉，抽不开身，米诺斯虽然心中暗暗叫苦，却也无计可施。

就在这时候，地下突然出现了许多带有尖刺的藤蔓，缠住了爱奥罗斯和卡妙，幸好卡妙专精冷冻系列的攻击，一下子便将藤蔓全数冻碎，但是爱奥罗斯一时间却动弹不得，原来藤蔓上的刺竟然会吸人血。

米诺斯的威胁一解除，便先把矛头指向卡妙，卡妙连忙使出全力的钻石巨拳，但是这一次的冻气竟只微微地冻结米诺斯的左腕，卡妙还来不及发现大事不妙，就被米诺斯奋力一击像炮弹一样被打飞到一旁，点点血花飞溅在冥王城大厅。

此时，弗洛格刚好位於被打倒的卡妙的一旁，心想：“刚才保护小姐不力，一定会被严厉处罚，不过若是可以砍下这圣斗士的头，可就是大功一件，不但不会受到处罚，说不定还会得到奖赏……嘿嘿……。”

就在弗洛格即将动手之际，卡妙猛然清醒，弗洛格大吃一惊，想要逃走已经来不及，被卡妙一击钻石巨拳打飞到半空中，卡妙见威胁已除，紧接着再瞄准镶嵌玻璃的屋顶全力打出一记夹带有炫目色彩的冰晶龙卷风，瑰丽的色彩在黎明前的夜空下分外显眼。

另一方面，米诺斯望着被吸血藤蔓缠住的爱奥罗斯，对拉达曼堤斯说道：“多谢你的部下救命啊！”原来吸血藤蔓是冥界八狱守之一的天魔星--花妖阿鲁娜的克恩，拉达曼堤斯闻言微微颌首一笑，彷彿在对自己部下的表现很满意。

同时，在和纳加僵持不下的萨卡背後，又出现了一名冥斗士，另一名八狱守，天哭星的瓦伦泰因：“纳加大人，不好意思，我们来迟了，本来黑帝斯大人的意思是要属下护送雅典娜的棺柩，如今情势如此，就请待下属帮您解决这诈降者吧！”

纳加听到瓦伦泰因的话後并没有半点欣喜之情，反而指责道：“你没见过男人间的战斗吗？难得遇到像这样可以让我打得痛快的对手，所以，敢妨碍者我绝不饶他，即使是你也一样！”瓦伦泰因听到纳加的话以後连忙退到一旁，但是脸色依然相当地恭敬。

米诺斯见到瓦伦泰因的窘状，便接着纳加说道：“瓦伦泰因，你也不用太沮丧，纳加的个性就是这样，另外，这些圣斗士的生命剩下不过半小时左右，就留下萨卡让纳加打个过瘾吧！至於其他的诈降者吗……现在就让他们

消失吧！”说罢，米诺斯便举起右手预备使出法力将众冥衣战士送入无间地狱。

“别伤害我哥哥！”突然间，大厅门口那只装满珠宝的大箱子猛然爆开，冲出了一名身穿黄金圣衣的魁梧男子--狮子座黄金圣斗士爱奥里亚，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制止了米诺斯的动作，同时，箱子里还出现了另外两名黄金圣斗士--白羊星座的穆先生和天蝎星座的米罗，米罗以最快的速度解除了爱奥罗斯身上的吸血藤，穆先生则是一拳打向大厅旁的小房间，逼出了隐藏在其中的天魔星克恩。

米诺斯一面和爱奥里亚对打，一面暗暗讶异：“你的实力不在你的兄长之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这冥王城周围不是有结界吗？一般人进入到此结界中，武力会被压制到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可是你的小宇宙为何不见衰退？”

爱奥里亚并不直接答话，而是将“闪电光速拳”的网状攻势融汇成一片，一时米诺斯的身旁都为闪电光速拳所映射出的金光所笼罩，根本难以看到拳网外的景物，此时，才传来爱奥里亚的声音：“现在你已经被我的攻击所笼罩，一点逃生的机会都没有.....最後.....在你死前，就由我来揭晓这谜底吧！让你做个明白鬼.....。”

第 29 节

<地上冥王城--海修达因城大厅>

爱奥里亚望着被困在“闪电光速拳”拳网中的米诺斯，得意洋洋地把头盔内侧指给他看，只见内侧衬里以外的地方竟不是黄金，而是一层黝黑而闪闪发亮的薄层。

“冥界黑宝石.....难怪你们可以避过结界的限制.....”米诺斯喃喃说道：“可是，一来，你们怎么会想到这点？二来，拉达曼提斯具有掌控所有冥斗士行踪的能力，为何会侦测不到你们躲在箱子里呢？”这时，米诺斯看到从破碎的木箱里滚落一地的珠宝：“原来这些珠宝是圣物，具有些许雅典娜的神力，难怪拉达曼提斯会侦测不到.....。”

原来，参与过前次与冥王黑帝斯的圣战的天秤座圣斗士童虎曾经吃过冥王城结界的大亏，所以提醒过诸位黄金圣斗士，并且想出了应付的计策.....。

“这要多亏了你们死在圣域的叁十名冥斗士提供的冥衣碎片，做了圣衣的内衬，对于擅长把物质分解组合的穆而言，这点伎俩算不得什麼.....”说到这里，爱奥里亚在米诺斯面前缓缓举起右手：“说明到此结束.....领死吧！冥斗士！”

只见米诺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若是我这麼轻易地就被你杀掉，我还配当冥界叁巨头吗？”只见米诺斯身上发出一道炫目的彩光，下子便冲破了“闪电光速拳”所交织而成的拳网，不过爱奥里亚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组织起另一道攻势，迎战米诺斯。

另一方面，阿修罗依然与天牢星丁顿和天捷星希尔菲特交战中，虽然情势还不是很稳定，但是见到援军到来使得阿修罗士气大振，两名八狱守级的高手与他交战亦感到越来越吃力。

至於卡妙，虽然才刚被米诺斯痛击，但是状况稍微稳定，他就连忙冲上前与天猛星拉达曼堤斯对决，但是，当他想要出拳时，却发现右手有不寻常的麻痹感，仔细一看，发现刚才打到地奇星弗洛格的地方竟然黑紫一片，才猛然醒悟到弗洛格既是十二毒星之一，身上一定身负剧毒，便急忙发冷气冻住右手，阻止毒性蔓延，但是眼前拉达曼堤斯的巨拳即将落下，就在这危急的时刻，米罗及时出现，一面让拉达曼堤斯暂时收回攻势，另一方面又在卡妙的右手上用指甲划一道伤口，让毒血流出，并且利用他的毒技以毒攻毒。

對於好友的帮助，卡妙心中感到无限地温暖，虽然先前有过不愉快的误会，但此时都已烟消云散。等到毒血流尽，伤势也稳定多了，卡妙跟着加入作战阵容，和米罗一起对抗拉达曼堤斯。

在大厅的一角，穆先生与天魔星克恩以及天哭星瓦伦泰因进行缠斗，由於穆先生的实力比这二人高出不只一级，所以打起来还算是游刃有余，不过他也在盘算如何让这个乱集团尽量靠近拉达曼堤斯，因为他估计自己的实力和拉达曼堤斯相去不远，可以先缠住他，再由卡妙和米罗迅速收拾掉克恩与瓦伦泰因，这样胜算比较大，不过，他没有忘记先前拟好的另一项战略。

当然，战况最激烈的，就属萨卡与天霸王纳加的对决了，两人从缠斗中分开後，略微休息了一下，再度交手，拳光四射，还是打得不分胜负，纳加固然在意萨卡的“天荡魔雷”，萨卡更在意先前看到的影像，为何纳加会出现如同蛇一般的异变？

不过，萨卡也知道，时间所剩无多，不过约二十分钟，若是不快点决定胜负，诸位黄金圣斗士的下场将会不堪设想，於是，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先退到一旁，摆好如同召唤灵魂一般的架势，纳加不知道萨卡在作何打算，不敢贸然冲上前去，只好在一旁静观其变。

原来萨卡试图召回曾经附在他身上十多年的恶灵，因为萨卡年轻时，曾经为了增强力量，求教於精通黑魔法的巫师，藉由召唤恶灵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武力和法力，结果虽然得到了重大的突破，但是他也为恶灵所附身，过了十多年身不由己的日子，当年他谋杀教皇篡位，就是受到恶灵的控制，後来靠着“雅典娜之盾”的神圣力量，才将恶灵驱逐，如今为了决一胜负，萨卡只好冒险再度召唤恶灵，使他的力量更为提高：“反正我的生命剩下不到二十分钟，就算是有什麼差错，也无关紧要了……。”

穆先生虽然在战斗中，但是也察觉到萨卡的异变，急忙出声阻止，但是被萨卡拒绝了：“相信我！穆！以我的力量，压制个二十分钟应该还不成问题，如今时间不多，不快点击毙一名高阶冥斗士的话，接下来的仗就难打了！”萨卡话才刚说完，一道隐晦的灰雾从天而降，灌入萨卡的体内，不一会儿，萨卡的发色由米白色渐渐地变深，最後变成黑色，瞳孔也由灰绿变成血红，小宇宙更是大幅度地增加。

“有意思！既然你都如此拚命，那我也来舍命陪君子吧！见识一下我的‘蛇王五面相’！”纳加语音刚落，他的身上便开始生出密密麻麻的鳞片，口中也出现了毒牙和分叉的舌头，身形也变得更细瘦灵活，一切的改变，就如同先前萨卡所见的幻象一样，所不同的是，纳加身上的鳞片现在呈现的是如火一般的鲜红。

所谓的“蛇王五面相”，是纳加用以增强战斗力的法术，利用召唤蛇神附身的方法强化自己的攻击、防御以及法术等等的力量，之所以分成五面相，乃是因为随着施术者等级的不同，所能唤醒的蛇神能力也各不相同，先前绿

色的“青竹面相”是五面相中最低的一个层级，不过依然需要消耗相当多的法力；其次是红色的“赤炼面相”；蓝色的“碧蛭面相”；黑色的“夜蟒面相”以及最终的金色“金鳞面相”，每一种面相都以一种蛇命名。传说中能修炼到“金鳞面相”者，其能力可和掌管大地百虫的蛇神纳加相差无几，几乎可以说已经到了神的境界，不过以天霸王纳加的实力，也只练到第二层。

两人各自提升战斗力後，都感到非得力战否则全身精力不吐不快的地步，便马上开战，可是，纳加虽然身负“蛇王五面相”的神技，但是力量的提升还是比萨卡略逊一筹。

“很好！他的力量不及我，看我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掉他！”萨卡虽然极力遏止恶灵对他心灵的荼毒，但是语气和行事间已经开始有一点邪恶之气，招数也开始不像原来那麽正派，只见他一左一右，两手都出现一团黝黑的雷电光球，声势竟然比先前使用的“天荡魔雷”来得强悍：“看我的‘天荡双雷’将你这只爬虫化为焦炭吧！”

纳加虽然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如萨卡，也是连忙双手各升起一道如火一般鲜红炽热的光球并且在将之化成火网迎敌，很快地，数以千计的磅礴重响在两人之间传开，耀眼的强光令人无法直视，奇怪的是，纳加并不像萨卡预料的一样被击败飞退，相反地，力量是越战越强，相形之下萨卡的力量反而是在衰退。

萨卡还没省悟倒是怎麽一回事之际，纳加身上的鳞片竟然转变呈蓝色，力量也大幅度提升，压过了萨卡的“天荡双雷”，还将附在萨卡身上的恶灵冲出体外，只听到一声巨响，两人都被冲击力震得吐血飞退，萨卡因为恶灵猛然离身，身体元气大伤，头发由黑转为原来的米白色，但是神情憔悴得好像老了十几岁，幸好有爱奥罗斯及时撑住他的身体，使萨卡不至於跌得伤上加伤。

至於纳加，则是意外地提升了力量到第叁级“碧蛭面相”的境界，只是因为萨卡所凭藉的是邪恶的力量，但是纳加所召唤的是神圣的力量，两相激突之下，引出了潜藏在纳加潜意识深处蛇神的力量，不但使他的功力提升，还驱走了萨卡身上的恶灵，不过因为使出超过自己能力限度的绝招，纳加一落地後，也是被震退了好几步，跌坐在地上，呕出了不少鲜血，众杂兵急忙冲上前保护。

虽然萨卡重伤，不过已经减退了冥王军的战斗力，诸位黄金圣斗士士气更为旺盛，虽然冥王城内的杂兵不断涌来干扰战斗，但是已经开始渐渐取得上风，突然，到了某个时刻，穆先生以念力传话到每个黄金圣斗土耳中，众黄金圣斗士便马上脱离战圈，聚集在一起，这时候，冥斗士开始感觉不妙了，因为潘朵拉、米诺斯、拉达曼提斯以及四名狱守也是被聚集在一起，更糟的情况是，除了萨卡以外的六名黄金圣斗士竟然摆出了圣斗士的最终密技--雅典娜的惊叹--的架势，而且还是第二阶段的六人一组的队形。

“嘿嘿……想不到我们还有预留这招後步吧！”爱奥里亚笑道：“你们现在挤成一团，避无可避，等着化做尘土消失吧！”

说时迟，那时快，前往冥界报讯的天速星雷彼得刚好赶回来，并且打算以他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到众黄金圣斗士背後施加偷袭，而黄金圣斗士们因为架势已经摆出，来不及收回，加上雷彼得虽然没无闻，平时也不大表现，但是实力却远在八狱守之上，受了伤的萨卡根本无法及时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雷彼得冲过来，一点办法也没有，米诺斯看在眼里，虽然自己还

是身处危境，但是對於自己得力助手的杰出表现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但是，不一会儿，米诺斯的笑容僵住了，因为从大厅的窗子外一个黄金铸成，直径约有叁尺的圆盘--天秤座黄金圣衣上的六种兵器之一--破窗而入，并且往雷彼得直冲而来，雷彼得连忙扭转身形避开，并且尽全力想完成任务，也不顾被圆盘锐利的边缘割伤了腹部（换做一般人早被切为两段了），可惜的是，被这一阻挡，再也无法偷袭黄金圣斗士。

而众黄金圣斗士见到又有援军，便毫无忌惮地使出“雅典娜的惊叹”，所发出的巨大气劲从黄金圣斗士处直冲向众冥斗士所在之处，一切就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发生了，整座大厅也为刺眼的强光所笼罩……

第 30 节

<地上冥王城--海修达因城某座高塔上>

两名穿着夜行衣的男子站在高塔上，彷彿在等待什麼似地远眺主城的方向，終於，在黎明前夕，一道带有炫目色彩的冰晶龙卷风从主城的大厅破顶而出，照亮了附近的几栋建物，城中的杂兵见状知道发生了变故，都向主城汇集。

这两名男子--天秤座黄金圣斗士童虎以及双子座的卡诺见到约定的信号，便往主城过去，见到战况尚称顺利，也就先不插手，同时检查附近是否尚有厉害的伏兵，後来童虎见到天速星雷彼得意图偷袭，便拔了右肩上的圆盾当作飞盘丢过去，阻止他的偷袭，也为苦战中的诸位黄金圣斗士做了最佳的後援。

<海修达因城大厅>

“雅典娜的惊叹”的巨大气劲夹带着炫目的强光直冲向潘朵拉以及众冥斗士，米诺斯和拉达曼提斯虽然贵为叁巨头，但是面对眼前这可以说是人类史上最强的必杀技时也束手无策，只能消极地尽到保卫者的责任，守护在潘朵拉身前，突然，在短得几乎让人无法注意到的一瞬间，一袭穿着黑色丝质长袍的娉婷身影出现在米诺斯和拉达曼提斯的眼前……

此时，對於在场的每一名黄金圣斗士而言，这一刻对他们而言是无比地紧张而且兴奋的，只因为一切都进行得太顺利了，几乎完全按照计画实行，甚至连雷彼得的出现也在意料之中，目前，计画已经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九地实现了，只要再过不到一秒钟，圣斗士与冥斗士的第一战将画下句点，而且圣斗士还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毕竟，冥王军会因此损失多位高阶冥斗士……

“对啊！一切都会在这短短的，不到一秒钟内决定了……”众黄金圣斗士内心都如此地企盼着。

一切都这麼地决定了……

当灿烂归於平淡之际，众冥斗士讶异着自己竟然还活着，拉达曼提斯定神一看，原来竟是潘朵拉为众冥斗士挡下了这一击，只见她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黑洞的结界，将“雅典娜的惊叹”的强大气劲一点不漏地吸收，甚至还开始吸取众黄金圣斗士的小宇宙，并且有将黄金圣斗士吸入的倾向。

“两百四十叁年前，冥王军曾因为这招‘雅典娜的惊叹’吃了大亏，损失了叁巨头的天猛星和五长老之一的天残星以及数位冥斗士……”潘朵拉望着苦苦抵抗黑洞结界的黄金圣斗士们说道：“所以黑帝斯大人赋予我这项创造结界的超能力，以期在万一时能与‘雅典娜的惊叹’抗衡……可是，这项绝技极为耗费精神力以及法力……。”话还没说完，潘朵拉就因为体力不继而颓然倒下，拉达曼堤斯连忙过去搀扶，同时，黑洞开始慢慢缩小，但是依然持续地吸收圣斗士的力量，只是威力不比刚才而已。

至於使出“雅典娜的惊叹”的六名黄金圣斗士们，虽然衰相已生，但是仍然苦苦支撑以求能挨到黑洞消逝，但是显然地，小宇宙的损耗远比黑洞缩小的速率快，终於，功力较差的米罗撑不住了，不但架势完全被破坏，同时还被黑洞强大的吸引力所牵引，眼看着就要被黑洞吞噬了。

“米罗，你还不能死！”萨卡不顾自己受了重伤，挺身而出欲救米罗：“女神啊！虽然我曾经背叛过您，但是，此时请求您赐予我奇迹吧！不要让您忠心耿耿的战士们这麽轻易地被杀……！”萨卡才刚在心中默默祝祷，一股力量便从他身体的深处生成，他便发足狂蹬，冲到米罗和黑洞之间。

“女神和大地就拜托你们守护了，米罗……”只见萨卡的脸上并没有临死前的惊怖，反而是安详的笑容，接着，他对准米罗用力一踢，刚好把米罗踢回原来的位置，但是却加速了自己被推向黑洞的速率，接着萨卡被卷进黑洞里，黑洞也在此时恰 消逝，只留下萨卡未完全被吞下的右臂静静地躺在大厅的地板上，覆盖在其上的冥衣依然闪烁着慑人的美丽莹光，和点点英雄热血相互辉映，彷彿在陈述它的主人短暂，但是充满英雄事迹的一生。

米罗挣扎着爬到萨卡的残肢面前，将它拾起并且紧紧地抱住，眼泪夹带血污爬满了他的脸庞，但是，不过一瞬间，萨卡的残肢变化作点点黑色的尘沙，消失於无形，在场的其他黄金圣斗士也为萨卡的英勇牺牲流下了英雄之泪，包括在大厅外面窥视的童虎以及萨卡的双胞胎弟弟卡诺。

“哥哥，你轰轰烈烈地走了……但愿来世与你再为兄弟，我会继承你的遗志以及黄金圣衣，为女神和大地奋斗的……。”卡诺在心中默默地为萨卡送行着。

“不愧是我永远的对对手啊！萨卡！能与你对决真是我的荣幸，即使身为敌人，我依然为你感到骄傲……。”纳加在众杂兵搀扶下看了这一幕，心中也是感到沸腾不已，但是，先前的伤势再度发作，他吐了几口血後，陷入昏迷状态。

但是，米诺斯和四名狱守显然不为所动，纷纷移动到圣斗士面前，气愤填膺的米罗马上便要挥拳相向，但是却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什麼力量，原来他的力量在刚才对抗黑洞结界时消耗殆尽，当然，其他黄金圣斗士也是一样，即使米罗徒有满腔怒气，却也无济於事，一下子所有的黄金圣斗士都被俘虏了。

另一方面，童虎和卡诺虽然见到众黄金圣斗士的惨状，但是却无力援救，只因为不知何时，在他们的背後出现了一男一女两名身穿冥衣，披着华丽的镶金丝黑色丝质披风的高手，而且两人都带有相当巨大的小宇宙。

“没想到还有两只鼠辈躲在这里啊！”那名留着深棕色长发，身高将近两公尺的神秘男子率先开口：“想不到刚刚从冥界赶来，就遇到这麽有趣的事情，海伦，这两人刚好可以给我们当作活动筋骨的对象，不是吗？”

那名称做海伦的女子，就是冥界五长老之一的天恨星，当她听到男

子说的话後，略带轻蔑地将头偏向一旁，从晨曦里可以看出她具有相当秀丽，足以让大多数世间男子为之倾倒的美貌：“话别说得也太早，天秤座和双子座黄金圣斗士可是圣斗士中有名的强者，不要一个不小心阴沟里翻船，就不值得了……。”

话还没说完，那男子就像是要炫耀自己的英勇一般冲到卡诺面前：“嘿！我就先打倒其中一人给你看！”

卡诺对於来者目中无人的态度早就心中有气，连忙运起最大功力挥出一记刚猛绝伦的“魔皇粉星拳”将来者击退，虽然成功击退来者，但是他却感到挥拳的右手仿佛碰到硬物一样的疼痛。

“原来你有宙斯的神力保护，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力量……”被击退的男子声调还是向先前一样悠哉，一点也不像是刚被打退的样子，身上除了披风被撕裂，以及冥衣有点裂缝以外，根本看不出有半点受创的样子：“好！这样才够资格当我五长老之一的天刚星--阿基里斯的对手！”

卡诺一听到对方的来头先是一愣，後来一想，自己身负宙斯神力，武艺比起以前不知道精进了多少倍，竟然连伤对方一根汗毛都做不到，以他一向不轻敌的态度，心想以冥王黑帝斯的神力，真要让这名特洛伊战争的大英雄投效其麾下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要是来者真的是传说中刀枪不入的阿基里斯，这场仗会是相当地艰辛，於是他看一看童虎，想徵询一下意见，可是却看到童虎怔怔地望着海伦看。

虽然童虎的视线显然有些失礼，海伦也确实有些愠色，不过一向生活在众人目光下的她，不是因为不礼貌的注视而愤怒，显然是为了一些别的原因，只见海伦突然冲到童虎面前虚晃一招，童虎虽然没有闪避，海伦似乎也没有击中他的身体，可是童虎突然吐出一口鲜血，先前被虚晃过的小肌也出现一道血痕……黄金圣衣竟然被海伦轻易地划开，原来海伦的右手上握着一柄细长而闪烁着冷光泽的黑色金属制长剑。

“即使对曾经和自己有过深厚感情的敌人，也要毫不犹豫地动手……”还记得这句话吧！？童虎，这是你和希欧两百四十叁年前教我的，你应该还没忘吧！？”虽然海伦以相当冷酷无情的语调说话，依然不减她的美，只是很难把方才的杀气与她在晨曦中玲珑有致的身影联想在一起。

可是，最令卡诺讶异的是，为何童虎身上的黄金圣衣会如此轻易地被切开？而且，以童虎的身手竟然躲不开这一击，莫非他和海伦之间有什麼隐情？

“海伦手上所拿的，是‘冥界八圣器’之一的离情剑，威力与天秤座的武器不相上下，即使是黄金圣衣，在它面前也不过像是一张薄纸……”童虎一面喘着气一面对卡诺说道，突然，他见到阿基里斯往卡诺的方向冲来，便连忙召回先前射出的圆盾回来防御，阿基里斯也不客气地将圆盾弹开以表现他的英勇，当圆盾落地时，卡诺清楚地见到圆盾上竟然出现了裂痕。

“现在老师受伤了，眼前的阿基里斯虽然论力气不如海克力士，但是相当厉害，海伦也是绝顶高手，加上楼下还有叁巨头和四名狱守，再缠斗下去对我们不利，不如……”於是卡诺在阿基里斯再度冲上来之前对空画出一个叁角形，这是他的拿手绝招之一--百慕达大叁角，可以制造出一个异次元空间，接着他就赶紧抱住童虎，一起逃进异次元空间内，留下阿基里斯一个人扑了个空。

<大厅中>

“把那叁个诈降者放着吧！反正他们已经没什麼力量，生命也只剩下几分钟而已了，我犯不着损耗法力将他们处刑……”在大战告一段落，同时也感觉到屋外的圣斗士的小宇宙消失後，米诺斯吩咐着众冥斗士：“另外，把穆、米罗、和爱奥里亚就这麼杀了似乎太便宜他们了，本庭宣判：穆要到血池地狱；爱奥里亚到酷刑地狱；米罗到狂风地狱，克恩、丁顿、希尔菲特，你们看着办吧！不用客气，尽量折磨他们！”

吩咐完毕，米诺斯对拉达曼堤斯说道：“麻烦你先保护小姐回到冥界，并且集结好兵力保护黑帝斯大人并且迎接雅典娜的到来，我在这里处理一下善後，待会会赶上。”拉达曼堤斯点了一下头，便命令瓦伦泰因和几名杂兵准备车驾护送潘朵拉回冥界。

接着，米诺斯又命令几名杂兵启动海修达因城的自毁装置，同时，叁名狱守将穆先生、爱奥里亚以及米罗击昏，并且命令杂兵将他们扛走，爱奥罗斯、卡妙和阿修罗虽然气在心里，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力量阻止了，只因为他们复活後短暂的生命已经即将走到尾声。

这时，先前被卡妙打退的地奇星弗洛格大着胆子走上前来，卡妙的怒视一开始还令他退避几步，後来确定卡妙已经没有反击之力後，再次走上前来，并且用脚狠狠地踢卡妙，嘴中还不住地叫骂：“去你的！以为自己是黄金圣斗士就了不起啦！？到头来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嚣张什麼？”

阿修罗和爱奥里亚不忍见卡妙独自受辱，便一起大骂弗洛格，结果弗洛格的拳脚也不客气地招呼到他们身上，就在弗洛格殴打卡妙等人打得正愉快的时候，一道挟带着冰雪结晶的凛冽拳风将他打退并撞倒旁边一根需要两叁人合抱的大柱子，引起了米诺斯、拉达曼堤斯以及四名狱守的注意。

“冰河……你终於来了……”卡妙虽然在濒死边缘，但是能在最後见到爱徒，也是感到相当欣慰：“果然上天还是有听到我的祈祷……”冰河望着卡妙，心中无限地激动，也汨汨地流出热泪，背後紧接着出现星矢等人，看到黄金圣斗士的惨状都不禁热泪盈眶。

“你们是谁啊！？敢在这里放肆！？”弗洛格虽然被揍了一拳，但是看到来者穿的是青铜圣衣，应该会受到结界的限制而减低武力，因此跟杂兵一起鼓噪：“青铜圣衣还这麼嚣张，小心被我大卸八块！”接着他又回头问米诺斯和拉达曼堤斯：“两位大人，这几个小表就由我来处置吧！只要几分钟就好……”话还没说完，又被冰河一拳打飞出去，原来冰河身上的新圣衣是由女神之血复活的，所以无惧於黑帝斯布在地上冥王城的结界。

“奇怪，为什麼他的力量好像没有减少？好冷啊！为何他的拳头卡妙的一样冰冷？”弗洛格一面擦拭掉脸上的血污和鼻涕，一面纳闷。

只见冰河昂然站在弗洛格面前：“很简单，因为你刚才殴打的，就是我的师父！”

“是喔？”弗洛格见到小宇宙急遽上升中的冰河，心中不禁一凛，便连忙向米诺斯和拉达曼堤斯求救：“两位大人，我似乎感冒了，可否恳请高抬贵手，消灭这些入侵者？”

拉达曼堤斯当作没听到，先行跟上车驾，而米诺斯也是转过身背对弗洛格及众青铜圣斗士：“自己惹出的麻烦要自己解决，何况这些青铜圣斗士还不够资格让我出手，自己看着办吧！这座城快坍了，不快点动手，被活埋

我可救不了你！”

“师父……”冰河泪流满面地望着卡妙，又转过头看弗洛格：“请您欣赏我用您所传授的绝技惩罚这无礼者吧！”说完便将双手手掌并拢高举，摆出水瓶状的架势：“看我的‘曙光女神的宽恕’！”

弗洛格还来不及喊救命，便被一道较之先前凛冽不知道多少倍的冻气冻结成冰块，并且被抛到高空，再摔成碎块，被冻裂的血肉块有几块弹到米诺斯身旁，但是都莫名地被烧成飞灰，一滴血都没沾到米诺斯的身上。

冰河也不忙着看弗洛格的下场，便和星矢等人一起过去探视生命已经到达终点的诸位复活的黄金圣斗士，卡妙挣扎着伸出右手，勉强握住冰河的手，不过才刚碰到一会儿，都还没确定触感，卡妙的手，甚至是全身便开始化为黑色尘沙：“别了！吾徒冰河……很高兴能有你这麽杰出的徒弟，为师死而无憾……”

当然，爱奥罗斯和阿修罗的身体也开始渐渐地消失，不过在最後一刻，爱奥罗斯也相当欣慰能有星矢这样的继承人：“我们这些前辈不能再教导，也不能再给你们什麼了，只希望你们记住我们为大地和女神奋斗的身影，这是我们最後的遗产……。”

而阿修罗则是把握机会紧紧地握住紫龙的右手，虽然他也是在下一刻烟消云散：“在沮丧时，在面临难以打倒的敌手时，我的灵魂，都会深藏在你的右手里，与你同在……。”

就这样，这些曾经叱咤一时的英勇战士们，在交托完任务後，都安心地与世长辞，含笑而逝……

这四名青铜圣斗士哀伤之馀并没有忘记眼前的目的，都把矛头指向米诺斯，可是米诺斯并不多加理会，依然继续往前走，星矢恼怒於米诺斯的傲慢，便要向前殴打他，可是离米诺斯不到十公尺时，被他巨大的小宇宙镇住了：“这个人怎麽这麽厉害？彷彿我们四人联手也无法击倒他一样……。”

“呵呵！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何不受结界限制，但是以你们的功力妄想跟米诺斯大人为敌真是不智啊！”不知何时，叁名狱守天魔星克恩、天捷星希尔菲特和天牢星丁顿一人扛着一名黄金圣斗士出现在星矢面前。

“不用说是米诺斯大人，即使现在要跟你们打，我等叁人也是占绝对优势，不过现在这座城快垮了，我们可不想被活埋，有兴趣和胆量的话，到冥界决战如何？我们必定恭候大驾！”话一说完，叁名狱守便快速移动到大厅後面的一座塔内，其正中央是一口深不见底的巨大枯井，叁人皆是一跃而下。

星矢望着一直落下碎石块以及灰尘的大厅，心想若是不到冥界，此次圣战必然没有胜算，也不询问紫龙等人的意见，便对准枯井跳下去，其他的青铜圣斗士也不多加考虑，随後跟进，过了不久，整座海修达因城就在清晨的晨曦伴送下，结束了它叁百多年来的传奇岁月，化成清风中的一堆瓦砾废土……。

第 31 节

<冥界边缘>

“星矢，你看！总算出来了！”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传来了仙女星座圣

斗士瞬秀气但是带着兴奋的声音。

另一道比较雄壮，但是依然带有稚气的嗓音传了出来：“太好了！这冥界还真不是普通的大，先前的旷野竟然你我也要花上好几十个小时才能走出来，不过，後面会不会又是连绵不断的原野啊？”

“应该不会吧！地狱门不是在我们的後方了吗？往前走应该是正确的……”

“希望是……”飞马星座圣斗士星矢喃喃地说道。

原来，在跌落到冥界的过程中，四名青铜圣斗士--星矢、紫龙、冰河和瞬受到了剧烈的时空转换的冲击，以致於失散，除了瞬和星矢侥幸跌落在相近的地方，还得以结伴同行。

對於一般死亡的人而言，当然是按部就班地从冥界外缘由冥王黑帝斯手下的杂兵或是使者带领入冥界，至於冥斗士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冥界悠游；而對於瞬和星矢之类非冥斗士的活人一入冥界便会受到时空转换的冲击而到达意料之外的地方。

瞬和星矢一开始是到达冥界边缘的阴暗旷野，盲目地寻找许久，才发现远方有一堵高耸入天（用这形容词也许不当，不过冥界距离它的顶端确实有如天地之遥）的岩壁，沿着岩壁又搜索一阵子，发现了一道巨大无比的石门，上面还刻着繁复的古希腊文。

“凡入此门者，必先舍弃希望……。”瞬望着门上刻的古希腊文喃喃地念道，接着出现兴奋的表情：“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地狱门’，我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门的对面……”瞬还没说完，就被星矢一把拉到门里：“我们时间不多了，管他要放弃什麼有的没的，说不定冰河和紫龙早就进去了，快过去吧！”

从石门到後面的路径并不长，之後又是一片广大的，先前提及的原野，不过相较于地狱门外徒具岩石的旷野，这片原野显然美丽得多，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娇花朵，夹杂在花朵之中，还有无数的小圆石子堆成的约两尺高的尖塔，不过由於整个原野太过广大，石塔虽多，却也显得稀稀落落的。

又往前走了不知多久，终於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片无际的水域横亘在遥远的彼方，而且依稀地见到许多朦胧的人影在河边徘徊，见到有人影，瞬和星矢大喜过望，连忙冲上前去，越接近水畔，越发现寂静得可怕，照理说有那麼多的人影，应该会有嘈杂声才是，於是星矢对着远方的人群大喊一声，可是回应他的却是无边的幽阒。

“这是怎麼一回事啊？这些人都聋了吗？”性子比较急的星矢叁步并作两步跨上前去，拍着其中一个人的肩膀：“嘿！朋友，请问这里是那里啊！？”此时，突然从水域上传来一阵带着尖酸刻薄的男声：“不用再问啦！他不会进出任何一句屁话的！”

“什麼？”星矢大吃一惊，因为前方笼罩着薄雾的水域上根本看不到任何人影，至少在视线所及的近一公里内的水域上是空旷无物的，可是声音却清楚得如同在耳边一般，同时被星矢拍肩的人也确实如同那道声音所说的，不用说是说话了，根本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是，瞬的圣衣上面所附带的星云锁如同以前一样，率先发现了敌人的踪迹，不安分地对某个位置发出一阵阵的共鸣声，果然，不过是一眨眼的时间，水域上竟出现了一艘速度奇快的小舟，舟上还有一个体格高瘦的撑舟人，当然，身上穿着冥衣。

“你们现在所在的原野名叫‘亚斯波德洛斯’，你们小日本人的传说里称呼作‘赛河原’，赛河原上每一朵盛开的花都表示着一个人的死亡，除非灵魂得到安息或是投胎，花才会枯萎；至於这条大河叫做‘阿克伦’，也就是所谓的冥河或是黄泉；至於你刚刚碰的那个人嘛……嘿嘿……”那名撑舟人将小舟停在岸边，还是不改尖酸粗俗的腔调说道：“全部都是死人……嘿嘿！在这里徘徊的也是，在赛河原上堆积石塔的也是……，除了老子我和我的手下以外……另外嘛……就是像你们这些半生半死，幽体脱离的家伙，这种怪胎每年都会碰到几个……刚才还出现一个执念特别重的亡灵，功夫还挺不赖的，他妈的将老子的手下打死打伤了一大堆，害老子我还得亲自出马撑篙……去！”

瞬望着脸上露出绝望表情，却依然不舍地在堆积石塔的一些亡灵（传说中，夭折的小会在赛河原堆积石塔，以表示对阳间的思念），不禁感到一股热泪欲夺眶而出，可是还来不及表现悲伤，撑舟人已经跳到岸上，一面叫骂还一面用桨驱散了几个徘徊的亡灵，并且踢坏了几座石塔：“去去去！他妈的在老子的地盘堆石头，还要不要老子做生意啊？！没钱坐船就快滚，要怨就怨恨在世的亲友没给你们殉葬品吧！”

“你这个人怎麼这麼过分啊！？”星矢不待瞬开口，先行开骂：“他们那麽可怜，你竟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去你妈的！同情心值几分钱啊？你又凭什麼教训老子啊？我可是这里的船老大--‘天间星’卡伦，黑帝斯大人给我特权在这里摆渡做生意，接运亡灵渡河到‘冥界法庭’接受审判，收点陪葬品做船资可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这些都是死人，大地上的贪官污吏都在欺压活人，巧取夺的钱是我赚得数百倍，比起他们，我还算好的呢！”卡伦不客气地回嘴道。

“废话不多说，你们是要付钱坐船过去，还是觉得阳寿未尽，想还阳啊？多付点钱，老子我有门道。”卡伦确定周围的亡灵都没带钱或是值钱物品後，问着瞬和星矢，脸上还浮饼一抹奸笑。

星矢越听越不耐烦，回嘴道：“我们又还没死，说这麼多不吉利的话！”

“哇哈哈！”卡伦发出如同长了疙瘩般难听的笑声：“每天总是会有这种糊涂虫以为自己还没死，跟刚刚那个火爆的亡灵一样，去！结果还不是被押到冥界法庭去了……不过那家伙身份据说还他妈的重要，不但害老子做了趟赔本生意，我那群手下也被他打死打伤光了，最後还出动了冥界法庭的代庭长和高阶法警才制服住的。”

瞬一听到这点，心神一动，便连忙打听那人是谁。

“你问我我擲啊？我只知道他身高超过七尺半，小宇宙相当强大，不过比老子我弱一点就是啦！先前他在河边徘徊时误伤一名杂兵，血溅其身，才把事情弄得这麼复杂（古希腊人认为死者若是碰触到活人或是兽血，可以一时恢复清醒，想起在世的事情）……那家伙一直说什麼要保护女神之类的……啊！对了！那只龟儿子好像叫亚尔迪什麼的……去！到头来还不是让老子踩着头。”

瞬和星矢听了不禁忍俊不住，因为他们估计卡伦的实力绝对与早先阵亡的金牛座黄金圣斗士亚尔迪巴朗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亚尔迪巴朗确实也是因为冥界法庭的代庭长率众法警持拘魂的工具围剿才受擒的，卡伦根本没什麼功劳。

不过，年轻人特有的胆识以及疾恶如仇的精神，使得星矢和瞬都觉得

必须要前往冥界法庭一趟，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目前唯一的路线了，不过星矢不想坐卡伦撑的船，便跳入冥河中，想凭一己之力过河，不过他意外地发现身体竟然浮不起来，若不是因为离岸边近，水还不深，必然会被溺毙。

“哇哈哈！笑死我了……”卡伦看到星矢浑身是水的窘状，不禁大笑：“阿克伦河的水密度只有大地上一般河流的八分之一，俗称作‘羽沈河’，即使再高明的泳将也无法在水中浮起，除非穿上冥衣……即使如此，这条河宽一百公里以上，光游就会累死你。”

星矢甩落身上带有强烈臭的河水，脸上抹过一丝笑意，随即一跃而上，对卡伦挥出数以千计夹带着强劲风压的猛烈拳劲：“既然如此，我又没有带钱，只好抢你的船吧！看我的飞马流星拳！”

只见卡伦露出不屑的眼神，举起随身携带，闪烁着瑰丽的冥界黑宝石光泽的巨桨相当矫健地挡下了每一道迅如流星的拳劲，并且利用桨造成的气劲带起了冥河中的河水，形成滔天巨浪，将星矢包在其中，犹如暴风中漂泊大海的小船一般，更糟糕的是星矢被污臭的河水包围，快要无法呼吸了，动作也开始慌乱起来。

卡伦见到星矢的身法已乱，便毫不客气地跳到星矢身後，举起巨桨，打算拍碎星矢的头颅：“不管你是死是活，现在你都必须死这一次！”

突然，一条散放着柔和光芒的锁缠住巨桨，也止住它的前进，只见瞬息及时抛出星云锁救了星矢，并且缓缓地说道：“请不要再打了！我愿意付钱，请你载我们两人过去吧！”

第 32 节

<冥河阿克伦>

卡伦扭曲又走调的船歌，回汤在阿克伦河的水面上，星矢虽然很想请他不要唱了，可是碍於目前有求於人，所以就姑且忍下来。

原来，心地善良的瞬不愿意见到星矢受到伤害，便将自己身上的金项拿出来充当路费，贪财的卡伦一见到这条雕工精致的五角星形项，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心中暗道：“唷！这可是难得的珍品呢！一年也难得见到几次的高档货色……”不过他口头上还是说：“去！一条小小的金项……算了！老子赔点本，作点好事送你们过去吧！”

在小舟即将离岸的时候，许多阴魂想要赶搭“便船”便一拥而上，但是都被卡伦挥桨打落水中，有些阴魂因为力道过猛，还被打成两截，瞬见到这种惨况，鼻头不禁为之一酸，个性比较急的星矢却按捺不住，冲上前阻止卡伦。

卡伦不防星矢突如其来的举动，一个重心不稳，被推入河中，不过因为冥衣的冥界黑宝石成分会抗拒阿克伦的河水而浮起，所以也无啥大碍，可是，对卡伦而言，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开始，因为诸多被卡伦以及他的手下推落冥河的冤魂见到怨恨的主因被推入河中，全部集中到他所在的位置，欲将他拖入河的深处淹死。

猛然遇到数不清的冤魂前来寻仇，即使是实力不弱的卡伦也一时慌乱了手脚，眼看就要被推入河中淹死了，突然，一条锁缠住了他的腋下，诸多鬼魂因为锁上有着雅典娜的神力而畏惧，纷纷离开了卡伦，总算让卡伦捡回

了一条命。

卡伦惊魂未卜，不过却对救他性命的瞬连一个谢字也没有，只对星矢大骂：“他妈的！你要想清楚耶，现在是你求老子我帮忙，还想破坏我的规矩，如果我真死了，你们也别想过河……再找老子麻烦，就把你们全推下去！”星矢闻言虽然很不高兴，也不好再发作。

卡伦的小舟不知道是什麼物质做的，不但轻巧，在冥河上也有飞快的速度，可是到了河中央时，卡伦突然脸色一沈，将星矢一桨打入河中：“小子！抱歉啦！你们的路费不太够，所以只能送你送到一半，出钱的那个小表才能到对岸！”

“什麼？”星矢猝不及防，眼见就要掉到冥河中，瞬及时掷出星云锁缠住星矢的手腕，使他免於沈入冥河里，这时，卡伦站在瞬的背後，手持巨桨道：“你这样救他，不怕被我一桨打死吗？虽然我一向不会对出钱的客户动手，不过你如果破坏我的规矩，我不会留情，一样把你打入阿克伦中。”

“你动手吧！即使如此，我依然要救星矢！”瞬回过头，手中抓着防备用的圆锁（星云锁有两条，分为攻击用的角锁和防御用的圆锁）：“先前我只所以一直隐忍，只是不想要破坏你的规矩，若是你执意苦苦相逼，我也不会任由你将我的兄弟打落河中……我不喜欢伤害别人，没有必要的仗能不打最好不打。”

卡伦突然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现在都是什麼时候了，你还有心情管其他人的死活！？何况……你不喜欢伤害别人，可不保证别人都可以相信，都不会伤害你！”

“为什麼不能相信！？”瞬反问。

卡伦摇摇头：“在我还没当冥斗士的时候，曾经因为太相信兄弟、朋友……以及许多我认为应该相信的人，结果却使我走上绝路……要不是因为我前世是冥斗士，此世可以再蒙黑帝斯大人的恩宠，恐怕今日也是冥河旁徘徊的一缕阴魂。”

“那又如何？你这个不敢再相信别人的懦夫！”瞬虽然不敢苟同卡伦的人生观，可是仍然尽可能以最平静的声调说着：“即使一些人真不能相信，但是不表示全天下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啊！後来遇到的人无义务承担前面亏待你的人所留给你的坏印象，不是吗？我宁可乐观地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即使以後会受到伤害也一样！”

卡伦望着瞬透露出坚决的双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透露出杀意的巨桨：“算了！拉他上来吧！我不会动手的……。”

“咦……？”

“他妈的！没听到老子说的话是不是？趁老子还没改变主意前把你兄弟拉起来！”卡伦厉声说完後，又把头偏到一旁咕哝道：“他妈的，老子撑了这麼久的船，第一次见到眼神那麽澄澈的人……这年头，还真的那麽肯相信别人的人吗？”

咕哝了一会，卡伦又感叹道：“唉！这小子死後一定可以到‘圣地’--耶路撒冷去享福吧！他妈的……在这种家伙面前，只有显出我的污秽而已……”

当瞬把星矢从冥河拉上来後，卡伦又把项丢给瞬：“老子不收你们的船资了，免费送你们过去！”

“不会吧！？”星矢一面挤出衣服里的水，一面纳闷道：“你的脑子是

不是有问题啊？刚刚才要杀我，现在又要免费送我们过河，没搞错吧？”

卡伦一面继续撑船，一面说道：“怀疑啊！？老子我虽然做过很多坏事，不过也是有自尊的，你兄弟说的话令我很他妈的感动，所以今天就破例一次吧！不过……”

星矢怕卡伦会出尔反尔，暗地里捏紧了拳头，只听得卡伦说道：“既然我不收你们的钱，就不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了，我也是冥斗士的一员，还是有抵御外敌的职责……我是一定会送你们到对岸的，但是你们之中必须派出一个人跟我对决！”

“求之不得！”星矢摩拳擦掌：“等会就让你见识我真正的实力！”可是瞬却是一直跟卡伦道谢。

“去他妈的！老子这几年来作了那么多亏心事，想不到他妈的还有人会跟我道谢……”卡伦一面撑船，一面咕哝着，不过语气中显然透出一股轻松的气氛。

很快地，到了对岸，卡伦站在河水深叁十公分处，星矢则是站在岸上，两人对峙了约数分钟，接着，星矢首先发动攻势，再次发出“飞马流星拳”，卡伦依旧以巨桨迎击，并且卷起比先前更加强大的水柱意图包围星矢。

不料星矢竟然对准地面发出威力更为强大的“飞马慧星拳”，利用冲力冲上半空，躲过了水柱的包围，紧接着对准卡伦猛挥第二度的流星拳攻势，只见水柱的背後，数千记的拳劲如同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直冲向卡伦，而卡伦矫健的持桨身手使得流星拳一一地被坚实的巨桨消除。

就在星矢第二波攻势结束，卡伦准备反击之时，突然出现了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只见得一枚枚闪烁着耀眼光芒的金币叮叮咚咚地落在岸边的岩地上，原来卡伦的胸甲上竟然出现了裂缝，几乎同时，一口鲜血从他嘴中喷出，头盔和面具也出现了斑驳的裂缝，一片片地剥落。

“原来你是在数百拳的慢速拳中夹杂着七八拳的快拳啊……真不简单，难怪老子我会他妈的没挡住……”

卡伦勉力捡起几枚金币，很快地，鲜血染红了那些硬币，卡伦摇摇头，放开了金币，任由它们再次摔落在岩地上：“罢了！反正老子再也用不着你们了……他妈的！累积了数百亿的金钱，打算退休後好好享受的……真他妈的该死……‘同样的绝招不能对圣斗士使用两次’这句话竟然真他妈的有这一回事……”卡伦颠簸地走了几步，突然跌了个跟头，刚好摔到自己的小舟上，顺着水流，被载离岸边，星矢和瞬本欲离去，不过听到卡伦的声音时又不禁停步。

“告诉我你们的名号……我卡伦不愿意他妈的被我不知道名字的对手打死……”卡伦的声音已经不如先前大，而且越来越小声。

瞬看到濒死的卡伦，有点於心不忍，但是为了尊重卡伦的决定，他还是回答：“他是飞马星座圣斗士星矢，我是仙女星座瞬！”

“原来是当年闯过圣域十二宫的青铜圣斗士……嘿嘿……那老子我输的不算冤啊！哇哈哈……我是快乐的船夫……每天驰骋在冥河阿克伦上……”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终归於无，而载着他的小舟也在不久後消失在瞬和星矢的视线里……

根据卡伦的指点，星矢和瞬在冥河附近的谷地中找到了一栋硕大无比的巴洛克式建，不但占地广得吓人，高度也到达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近百米高，外面本来应该有人带领的亡灵群无助地在建物外面群集着。

“这里应该就是第一狱‘冥界法庭’了，奇怪，照理说外面这些亡灵应该有杂兵或是牵魂者召集指引，怎麼现在却是一个人也没有！？”星矢和瞬心里如此地纳闷着，同时，建物里隐隐地传来几股巨大的小宇宙。

突然，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劲穿透屋顶，直贯天际，星矢见到这绝招猛然一惊，连忙跟瞬循着发出这股巨大气劲的小宇宙前进，他们穿过了众多的穿堂以及门口後，到达一个雄伟的大厅，还没进门就可以感觉到一股肃杀之气，因为周围都出现了裂缝与凹坑，还有许多杂兵的体和血污。

在大厅的中央，一名身材雄壮结实的亡灵身上被绑缚着许多刑具和拘魂的法器，却依然与数名冥斗士交战着，并且不时打出像方才一样强大的攻击气劲。

“果然没错，刚才的是巨型号角的气劲……”星矢确认了眼前亡灵的身份後，不但热泪盈眶，并且激起心中的义愤，马上冲上前去欲加入战团：“亚尔迪巴朗前辈，我来帮助你了！”瞬虽然不欲如此莽撞，但是看到星矢冲出去，也不好袖手，连忙跟了上去，此时，在大厅前方，唯一一名身着法袍，并未参战的冥斗士冷眼看着大厅中的发展，他就是冥界法庭的代庭长--天英星路尼。

第 33 节

<冥界法庭>

冥界法庭除了叁名庭长，也就是冥界叁巨头--天贵星米诺斯、天猛星拉达曼提斯以及天雄星艾尔寇斯以外，另有代庭长--天英星路尼以及八位高阶法警，除了冥界叁巨头各自拥有“冥界八圣器”以外，路尼以及八位法警也各自有属於自己的拘魂法器，实力比起卡伦高了不少一级，路尼甚至在八狱守里实力还可排得上前叁位，所以亚尔迪巴朗在冥河渡口一役一时占不到便宜。

不过亚尔迪巴朗不愧是身经百战的黄金圣斗士，人虽死，头脑却还清醒得很，心想在冥河渡口大闹不过是杀死一些杂兵罢了，不如故意装成被擒住，等到了中心一点的地方再大闹八狱，到时可以打倒多一点的高阶冥斗士，效果比较大，所以他在被法器困住的前一刻及时含住一口鲜血避免失去心智，待众法警疏忽的时候，再猛然发出“巨型号角”的气劲挣断“拘魂索”，并且迅速打倒数名杂兵，取其鲜血浇灌自己的身体，以恢复完全的神智与战斗力，接着就是与八位法警展开战斗，路尼自重身份，先在旁观战。

冥界法庭八法警不愧是训练有素的高手，虽然难得遇上亡魂清醒的事件，不过还是第一时间排好阵势迎战，打算利用法器全力拘捕，不过……

“同样的招式对圣斗士是不能够使用两次的！”亚尔迪巴朗大喝一声，身体猛然爆发出强大的小宇宙，同时冲散了八名法警的阵型，众法警害怕亚尔迪巴朗遽下杀手，就先退开一段距离，不过他并没追上来。

此时，八法警中排行第叁的天退星陈犀注意到亚尔迪巴朗每隔几分钟就必须沾染鲜血以保持神智，便连忙将众杂兵的体用气劲打飞个老远，以避免亚尔迪巴朗利用之，不过当他自以为得计时，身旁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影。

“嘿嘿！我怎麼可能会真的笨到自暴弱点？同时别忘了你自己也是活人，

而且在我看起来，落单的你跟那群杂兵没有两样……”

陈犀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亚尔迪巴朗的“巨型号角”打个稀烂，漫天的血点沾满了亚尔迪巴朗魁梧的身躯，在一旁观战的路尼见状眉头微微一皱，但是不到一分钟，另一名高阶法警天异星的刘骏也步上了陈犀的后尘，成为补充鲜血的来源。

“好！已经打死了叁名冥斗士了，趁我还没完全失去神智前，多打倒几人，特别是那个穿长袍在一旁观战的那人，看来他的地位最高，而且功力还不及我，应该可以轻松取胜……”亚尔迪巴朗再打倒第叁名法警天损星的甘虎后心里想道，此时星矢与瞬刚好赶到。

剩下的五名法警见到有陌生人闯入，而且还是圣斗士，其中的两人便跳出战团迎战这两名年轻的圣斗士，其中一人身高超过七英尺，皮肤相当白晰，但是两眼眼眶深陷，两边的袖子上缠着冥界黑宝石打造的黝黑锁，锁前端有着像鲨鱼嘴一样的夹子；另一人身高不到五英尺，皮肤黝黑，两眼突起而有神，手上举着一张巨大的，也是由冥界黑宝石打成，上面正反还各刻着“回避”、“肃静”字样的号示牌，原来这二人是八大法警中排行第七第八的天立星谢必安以及天罪星范无救。

“这两个小表不过是青铜圣斗士，还用不着让康子典和庞元志上场！”谢范二法警心想。

星矢与瞬面对迎上前来的敌人，马上做好防御的态势，星矢挡住了范无救的攻势，瞬也避开了第一波的捕魂的袭击，并且以星云锁缠住了捕魂，与谢必安陷入了僵局。

由於只剩叁名法警与亚尔迪巴朗僵持，路尼终於不得不亲自出手：“谢必安和范无救应该可以凭着法器敌住那两名青铜圣斗士，我和剩下的叁法警联手加上‘它’应该可以制服金牛座圣斗士。”

可惜的是，路尼的算盘出现了错误，由於星矢和瞬的新生圣衣是藉着雅典娜的血复活的圣衣，所以拘魂法器根本无法发挥效果，不一会儿，范无救因为一时大意，被星矢抓住空档，连人带牌被“飞马慧星拳”轰得飞上半空中，冥衣连同法器被打得粉碎；至於谢必安的捕魂威力也不如拥有雅典娜神力的星云锁，使得谢必安反倒被自己的锁绑牢在柱子上。

这时路尼不禁心中一沈，想往怀中伸手取某样物事，但是又忍住，只紧紧地握住手上一条露出诡异黑芒的长鞭--天英星冥衣上的火焰鞭，紧接着是一阵抽拉，就在亚尔迪巴朗面前出现了凌厉的鞭网，他闪过了先前的几道，馀劲把亚尔迪巴朗背後的谢必安和范无救两人切成了十几段，不过久守必失，有几道还是划破了他的双肩，造成了魂魄开始呈现不稳逸散的状态。

由於魄身被火焰鞭创伤，又一时苦无鲜血补充，亚尔迪巴朗料到自己的大限将至，一咬牙，决心使出最强必杀技决定胜负，便飞快地冲到星矢与瞬的身後，一手抓着一人像是丢小鸡一样将还在诧异中的两人丢到窗外：“我现在撑不了多久，只求能打倒这名冥斗士，女神和大地就拜托你们了！”紧接着，一阵巨响，大半个建物化做粉，灰尘四处弥漫。

星矢与瞬见状，两人连忙冲入瓦砾堆中，见到亚尔迪巴朗的拳头打在路尼胸上，但是路尼胸口的冥衣只见些许裂缝，反而隐隐地透出一丝冷的彩光。

“不可能！挨了‘破天雷嚎’，即使是黄金圣衣也会出现被打坏，怎麼……你只被冲退几步…？”

亚尔迪巴朗还在讶异着，路尼的鞭势却无情地往他的身上招呼，即使是身经百战的黄金圣斗士也难以料到会出现这种状况，在来不及闪躲的状况下，亚尔迪巴朗的魄身被残忍地撕裂成两半，抱着疑惑与怨恨烟消云散。

看到前辈死了还被如此对待，气愤填膺的星矢想冲上前殴打路尼，但是仅存的参名法警冲上来包围住星矢，即使星矢再气愤，以一敌叁也只好乖乖束手就擒，瞬虽然想搭救星矢，但是从路尼身上传来的，相当巨大的压迫感使他难以出手，不多时，也被抓住了。

接着，两人都被擒到仅存的第五法庭审判，路尼高坐在审判桌後，身後还空虚着叁张大椅子--保留给冥界叁巨头。

仅剩叁名法警中唯一擅文书的天满星康子典以相当熟练的方式在一个类似电脑的仪器上寻找瞬和星矢的资料，不过在过滤了数十亿笔的资料後，还是付诸缺如。

“大概因为他们还是活人吧！难怪死人的资料上没他们的名字……”路尼一面说一面打开他随身携带，像是一本厚重大书的方形物体，原来竟然是笔记型电脑，星矢和瞬都啧啧称奇（时代进步了，连冥界也不例外）。

路尼输入几个指令後，找到了想要的资料目录，便叫仅存的杂兵将之送入连线，接着，在路尼的电脑和法庭旁边的萤幕上出现了画面--一名身穿深黑色铠甲的男子被击倒，出拳的正是星矢。

“那不是‘黑天马’吗？怎麽会有这种画面？”星矢见状大惊。

“本法庭严格要求肃静……由画面看来你还蛮粗暴的嘛！把你抓来审判是抓对人了……”路尼轻声细语地说道，此时画面又出现了星矢打倒蜥蜴星座白银圣斗士米丝蒂等数人的场面：“唉……杀孽深重，应该送入酷刑地狱才是。”

“这太不公平了吧！？人生在世，冥冥之中就会有上天决定命运，你和我们一样是人，所使用的又不是我们生活上的规律，如何有权力审判我们呢？”瞬听了路尼的话後回嘴道。

“你的记录比星矢的好一点，但是你还是伤害过不少人，不是吗？虽然我一向只审判阴魂，如今遇到你们，虽然还没死，不过迟早还是要到这里受审，为何不痛快一点，趁罪还不深时乖乖地接受处罚呢？”路尼看了瞬的资料後，还是维持一贯的轻声细语说道，此时画面刚好出现瞬击败海将军斯基拉的伊欧的场景。

瞬听了之後，摇摇头：“阴魂是阴魂，人是人，这是两回事，哪一个人生存在世能真正地做到完全不伤害任何人，不伤害一只昆虫或是一株草？黑帝斯给你审判阴魂的权力，可没让你主宰活人的一切，决定人的命运是神的工作，不要越俎代庖了！”

路尼闻言大怒：“你这小子懂什麼？一报还一报不是很合理的事吗？我觉得我的判决很合理啊！”

“那你刚才失手杀死两名法警的事呢？”星矢突然插嘴，不过他的音量以及内容显然大伤路尼的面子，使他再度拿出火焰鞭。

“妨碍公务在先，阻挠我的判决在後，这样顽劣不堪的人我此时不处罚，更待何时？”

突然，法庭内出现了一股相当巨大的小宇宙，琉璃窗户都为之震动，不知何时，路尼背後左边的那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名身穿相当华丽繁复的冥衣的冥斗士：“且慢！路尼！你这次的判决确实失之过苛，那名叫做瞬的男孩

很少下杀手，同时多半是防卫性质，可以考虑酌减其刑，我以前也说过的，‘自卫杀人者无罪’。”

“是！拉达曼堤斯大人！”路尼听到冥界叁巨头之一，天猛星拉达曼堤斯的话後，放下火焰鞭，并且马上更改判决。

拉达曼堤斯点头称是，然後又缓缓地说道：“不过眼前这两人是圣域派来进犯冥界的圣斗士，我们必须放弃例行公事，专心地和外敌对抗，路尼，可以了解吗？”

路尼会意，就拿起火焰鞭往瞬身上落下，奇怪的是，火焰鞭竟然主动地闪躲瞬，拉达曼堤斯见状觉得有点讶异，可是路尼却不以为意：“奇怪，难道是我的鞭法退步了吗？那拿另一个试试！”星矢被牢牢地困住，根本无法脱逃，眼见能分金断石的火焰鞭就要往他头上落下，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致命的火焰鞭，同时出现了一道闪烁着耀眼金光的男性身影。

“在地上冥王城没死成的家伙，反而跑到这里送死？”拉达曼堤斯坐在椅子上，傲慢地说道，不过他身上原本就已经相当强大的小宇宙却开始急遽地增加。

“那可不一定，我今天既然敢来这里，就有为你们送终的把握……”

那男子话还没说完，路尼便厉声问道：“你这大胆狂徒，报上名字，让我好好地定你的罪！”那男子先不答腔，直接对准路尼挥出一记刚猛逾雷的拳劲，速度快到连路尼都来不及反应，就被打飞个老远，甚至连火焰鞭都被打断，可见这一拳比方才亚尔迪巴朗的“破天雷嚎”强劲得多：“双子座座卡诺，记好这名字，你这假借神之名胡作非为的家伙……嘿……虽然我也做过同样的事，不过比你高明多了……”

第 34 节

<冥界法庭>

位於冥界法庭之後的黑风谷里，阵阵凛冽的阴风穿过第五法庭墙上的破洞，吹动着卡诺米白色的长发，仿佛在嘲笑路尼的不堪一击，拉达曼堤斯的座位正好在此裂口旁，但是他依然镇定如常，只有眉头略为牵动而已，仅存的叁名法警连忙跑到墙外，想确定路尼的安危。

“呵……拉达曼堤斯，你是因为手下被打倒而吓呆了吗？怎麽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卡诺不饶人地揶揄着。

“哈哈……”拉达曼堤斯笑得比卡诺还大声：“如果路尼真的有这麽弱，他又如何被称为‘八狱守’中的第一高手？我们冥王军又怎敢与雅典娜争大地？”话还没说完，拉达曼堤斯背後突然出现了相当巨大的小宇宙，威力甚至在一般的黄金圣斗士之上。

卡诺虽然也为这突然出现的巨大小宇宙感到惊讶，但是并未失去冷静：“不可能！路尼不会有这麽强的威力，不然刚才不可能会被我打飞，却连半点反击都没做出来……不过奇怪的是，为什麽挨了我那麽强的一拳，他却没受到重伤？”

只见路尼披头散发，头盔和护胸上出现了斑驳的裂痕，但是整体而言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伤，精神还相当好，实在不像是刚刚挨过卡诺的最强必杀技-魔皇粉星拳的样子，不过奇怪的是，他的胸口再度出现了如同被

亚尔迪巴朗最後一击时所出现的炫目豪光，而巨大小宇宙就和这豪光一样，源自路尼的胸口。

“如此看来，应该是路尼的胸口内有东西保护了他，并且释放出巨大的小宇宙...开始有趣了.....”就在此时，卡诺的脑海里突然浮现了海伦所持有的‘离情剑’的影像。

路尼缓步走向法庭里，叁名法警想搀扶他，但是被拒绝了，等到走到拉达曼堤斯面前，路尼恭敬地行了个礼：“大人.....请无论如何都要准许我使用米诺斯大人托付给我的‘断魂鞭 [Whip of Sorrow]’，不能让神圣的冥王军的荣誉因为我的无能而遭到羞辱.....请求您让我有雪耻的机会吧.....”

“当然没问题，路尼.....”拉达曼堤斯欣然地点头：“虽然你直属于米诺斯，但是同为冥王军，像你这样的忠勇实在值得嘉许.....你放胆使用‘断魂鞭’吧！米诺斯那边我会帮你解释的。”

路尼一听大喜过望，连忙从怀中取出另一条通体散发着璀璨光芒的鞭子，长度和粗细和他原有的火鞭差不多，但是还没拉开便可以感受到它所散发出比火鞭强烈许多的巨大压迫感，连已经经历过许多阵仗的星矢和瞬也为之感到窒息：“多谢大人，我必定拿下卡诺的人头做为回报！”路尼说罢便拉开‘断魂鞭’挥舞了几下，不但鞭上的光芒更为炫目，还散发出刺耳的鸣声和刮肤生痛的风压，有几根柱子只是被轻轻掠过，就拦腰折断化为细粉。

“原来路尼的怀里有这麼可怕的武器保护，难怪刚才挨了亚尔迪巴朗前辈和卡诺的致命绝招还不会受到重伤.....这下子卡诺想必有场硬仗了.....”星矢喃喃叹道。

不料卡诺微微笑道：“圣器的威力虽然强大，但是也要看是谁使用.....”说到这里，卡诺望着路尼：“像你这样的蠢材，我敢保证，不但你伤不了我.....即使我不出手，也能要你的命！”

瞬听到卡诺的话，大吃一惊：“卡诺的实力虽强过路尼，但是现在路尼持有‘断魂鞭’，怎麼还能如此自大？”

路尼怒不可遏，在背後阴暗的黑风谷和脸上的泥污映衬下，彷彿追魂恶鬼一般地冲向卡诺：“你会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而代价就是--被断魂鞭碎！”

在此同时，数不清的鞭影夹杂着鬼哭神号直冲向卡诺，但是卡诺临危不乱，找到一个刚好可以容身的空隙逃出鞭网，并且不知不觉间潜到路尼的身後：“我建议你最好收手，不要再打了.....不然，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路尼听了这句话以後，并不因为实力的差距而吃惊，反而出手更为狠辣，突然，在他四周爆发出漫天血点，路尼还没来得及感到疼痛，他持鞭的右手已经和他的头颅、双脚一起离开了躯干，众法警想要搭救已来不及。

“冥界八圣器威力惊人，但是使用者若是没有足够的修为，很容易会被圣器的力量所反噬.....路尼以为自己是最佳状态，事实上，挨了我和亚尔迪巴朗两拳，即使是有圣器护身，也不可能毫发未伤，更何况亚尔迪巴朗的拳劲常会让对手受到感觉不出的内伤.....早听我的劝告，他就不会落到死无全了.....这大概就是僭越职权，草菅人命的报应吧！”卡诺一面说着一面拾起‘断魂鞭’，并将之丢给拉达曼堤斯：“鞭子还给你，看你要不要像你的部下一样拿着鞭子向我挑战，对我而言，不管你有没有武器都一样！”

拉达曼堤斯接过‘断魂鞭’，郑重之地将之收藏在腰际：“早听阿基里斯说过你有宙斯神力护身，难怪可以轻易地到达冥界，更难怪你说口

气会这麼大……嘿……像你这样的对手打起来才有意思，不用客气，请先出招吧！”

“卡诺，不如让我们联手对付拉达曼堤斯吧！毕竟他是‘叁巨头’之一，而且手上又有圣器……”星矢还没说完，就被卡诺挥手阻止：“我承认你们这几个青铜圣斗士很有潜力，但是以你们目前不成熟的实力，不但会成为我的绊脚石，还会平白丢掉性命，岂不是辜负了女神的期待！？不如先前往下一狱，先跟实力相近的冥斗士交手磨练战技还比较实际一点……我想拉达曼堤斯以‘叁巨头’之尊，也不好为难你们……快过去吧！”

叁名法警想阻止星矢和瞬的前进，但是为拉达曼堤斯阻止：“无妨！後面的狱守如第二狱的‘法老王’实力足以解决他们两人，总该给他一点舒活筋骨的机会，不是吗？”

等到星矢和瞬走远以後，卡诺笑道：“拉达曼堤斯，你必定会因为这一时的慷慨而後悔的，告诉你也无妨，他们就是昔日闯过十二宫的青铜圣斗士！”

“那又如何？黄金圣斗士在我看来不过是十二具死，十二宫被闯过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敝！”拉达曼堤斯话说到一半便霍然起身：“众法警不得阻挠，就让我与卡诺一决雌雄！”此时他的身後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巨翼飞龙的身影，伴随他直冲卡诺而来。

卡诺本以为冥界叁巨头不过就像是神话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故事一般，只是宙斯叁个在冥界里当闲差的孩子，实力纵使再强也有个限度，不料眼前的拉达曼堤斯小宇宙强得超出他的想像，一个猝不及防被当胸轰中一拳，有如吞下一道落雷，让卡诺感到内脏像是翻滚了好几遍，幸亏有黄金圣衣护体，加上及时转身缓冲了大部份的拳劲，否则身体早被洞穿。

眼见一击得手，拉达曼堤斯得理不饶人地组织起另一道攻势，卡诺也起身准备反击，就在两拳即将交会的时候，卡诺猛然身形一转，对准拉达曼堤斯猛刺一指，一道异样的光芒便灌入拉达曼堤斯的额头，同时令他无法动弹。

“不好！是‘幻胧魔皇拳’…太大意了……”拉达曼堤斯连忙施展最大的小宇宙，想尽速解除这传说中可操控人心志的魔拳。

见到叁巨头之一的天猛星如此惊惶的神情，卡诺也不禁为莞尔：“这不过是暂时抑制运动神经的小把戏而已，要在那麼短的时间里将粉星拳变招为幻胧拳，即使是我也难以运用自如……好了！现在可是正牌的‘幻胧魔皇拳’啦！距离这麼远，就算你的下属想救你也来不及了……好好地享受我的魔拳吧！你可是我赖以刺杀黑帝斯的重要王牌呢！”卡诺说罢便举起右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异光在他手中成形。

“可恶！别想要操纵我做大逆不道的事！”拉达曼堤斯心中虽然如此呐喊，但是身体却连动都不能动，叁名法警虽然已经冲出，也显然来不及了。

突然，一道灰白色的身影以难以置信的高速冲出，其所挟带的锐利气芒迫使卡诺不得不收手加以阻挡。

“雷彼得！？你来得正好！”拉达曼堤斯见到强力援军--天速星雷彼得以及稍後赶到十多名隶屬於自己军团的冥斗士後不禁心中一喜，同时还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行动能力：“好极了！又可以动了！卡诺，这一次我可不会再看着你的道了！”

“且慢，拉达曼堤斯大人！”雷彼得延续他一贯身为传讯者的使命：“黑

帝斯阁下紧急召集您前往军务室开会，请勿为了其他冗务耽搁。”

“可惜……”拉达曼提斯虽然好战，更为了找到好的对手感到欣喜，但是对於黑帝斯的忠心使他不得不忍下心中的战意赶赴黑帝斯的召集：“卡诺，今天这一战且先记下，看是要等我开完会再打过，还是你要闯过八狱到冥王神殿决一雌雄都可以，不过八狱间蜿蜒如迷宫的道路可有你走的，嘿……”

此时，一名冥斗士问道：“大人，需不需要我们杀了这入侵者？”

“呵……算了吧！”拉达曼提斯一边说，一边将自己隐入黑风谷旁的无边阴暗：“你们人数纵使有几百人也不是他的对手，除非雷彼得帮忙……”雷彼得马上答道：“回大人，属下还必须通知艾尔寇斯大人，不能留下一战……”

“既然如此，就别打了，先到神殿外候命吧！”语音才刚落，法庭里已不见拉达曼提斯的身影，稍後，雷彼得也失去踪影。

此时，先前发问的冥斗士开口了：“虽然我们 must 听拉达曼提斯大人的命令，不过就这麼平白放过这名圣斗士吗？”有数名冥斗士同声附和，并且包围了卡诺。

叁法警本来也想要到冥王神殿外候命，旦想到卡诺是害死主管的仇人，报仇心切，也跟着围了上来。

“算了吧！拉达曼提斯不是才刚交代过要你们到神殿外候命吗？真想送死也不急於这一时啊！”卡诺轻松地说道。

“妈的！不要以为说大话我们就怕了！”“是不是因为被太多人包围才精神失常啦？”“不敢自尽就由我们将你分吧！”

卡诺无奈地笑了一笑：“看过银河崩裂的模样吗？那鼓巨大的力量连庞大的星球都能摧毁成粉尘，更何况是你们这些微不足道的沙石呢……”话还没说完，众冥斗士已经为卡诺“魔皇粉星拳”的气劲所包围，拳脚都还没碰触到卡诺，身体便被强大的气劲撕裂，散落在冥界法庭和黑风谷里。

从此次圣战开始到现在，连败两仗〔圣域、地上冥王城〕的雅典娜圣斗士总算扳回了一仗，卡诺望着弥漫在黑风中的血肉碎屑和冥衣碎片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接着继续赶路，只因为这名赎罪者明白这场胜仗带给他的是更加沉重的责任……

数百名圣域的杂兵和一批身穿金橙色铠甲的士兵交战着，两名女圣斗士天鹰星座的魔铃和蛇夫星座的赛娜也在和两名穿同样材质，但是阶级和实力都高出许多的战士缠斗，不过战况相当地吃紧，受伤的独角兽星座青铜圣斗士邪武未着圣衣勉力参战，虽杀退一些敌兵，却也险象环生。

在这乱集团之外，四名身材高大，衣甲华丽，做将军装扮的男子各坐在两旁有水纹装饰的豪华军车里，身旁均有数名具有强大小宇宙的战士护卫，仔细一看，还可以发现这四名男子是两对双生子。

每一名衣甲华丽的男子都是眼中透出锐利的光芒，满意地观看这一场战斗，还不时露出微笑，嘲弄着因为与冥王黑帝斯大战，而几近空虚的圣域……

第 35 节

<冥王神殿外的五长老纳加的官邸後院内>

一团强大的蓝色气劲凝聚成长卵型悬浮於半空中，散发出一股阴寒得令人骨悚的气息，在这股蓝气下站着一名小宇宙强度不逊於蓝气主人的英伟男子，以及在旁守卫的纳加的弟子，也就是第四狱守--天歧星的卑弥呼。

纳加自从上次与萨卡一战受了重伤，众冥斗士连忙将他送到冥王神殿里，想请精於医术的冥后普西芬妮救治，但是普西芬妮发现纳加体内有蛇神的强大小宇宙保护，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救治，若是想要强行灌注神力加速伤势的复原，反而会与蛇神的力量产生冲突，使得纳加的小宇宙完全消失，因此众人只好先将纳加安置到他的官邸里疗伤，过了几个小时，纳加体内自然冒出一股蓝色气体，并且将他包裹在其中，如此不但有疗伤的功效，还可以让他的绝技--蛇王五面相的威力更加提升。

“卑弥呼，我哥哥的情况还好吧！？”那名英伟的男子原来是纳加的弟弟，冥界叁巨头之一的天雄星艾尔寇斯。

卑弥呼恭恭敬敬地回覆：“大人请放心，师父他伤势已经好了九成以上，包围在他身体外的蓝气正是他的‘蛇王五面相’进展到第叁层‘碧蛭面相’的证明。”

艾尔寇斯听了卑弥呼的话後总算安心了一点，不禁伸手抚摸已经凝聚得相当结实的外围蓝气轻声道：“哥...自从爸妈过世以後，世界上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记得卡桑德拉曾经告诉过我，这次圣战会使我们兄弟俩再也无法见面...所以听到你受重伤时，真是担心得不知如何是好，如今你平安无事，我真的欣喜得...总之，你没事就好...”说到这里，艾尔寇斯拭去眼角的一滴即将盈眶而出的眼泪，吩咐卑弥呼等好好地护卫，接着望了望蓝气中的纳加一眼，便动身往裘德加的会议厅，走没几步，又回过头来再看一次，然後才离去。

“死伤越来越多，对方的兵力好像用不完的样子，还有许多未出场的高手，难道圣域会亡於今日？”赛娜、魔铃和邪武的心中都不约而同地想着，可是这样的念头才刚出现，马上又被别的想法所取代：“不行！女神将圣域托付给我们，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守护住圣域！”

不过，最不利的是邪武，因为他不但没有圣衣，而且先前被福克斯所伤的背部伤口因为激斗而迸裂，不住地流出鲜血，再打退一批杂兵以後，眼前出现了一名身着坚厚战甲的威武战士：“小子，看来你的实力比起那些小兵高得多，且让我双鬃鲨锡安来会会你吧！”

邪武看见对方的威势心中一惊，但是眼前的局势不由得他退却，想要硬着头皮应战，却牵动了伤势，失血过多下，双腿一软，便跪倒在锡安面前。

“好家伙，都快站不住了还敢出战！？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就让你痛快地死吧！”锡安大喝道，同时右拳也向邪武的头顶落下。

同时，在圣域里养伤的海魔女苏兰多听到十二宫下激烈的战斗声，也不顾自己的伤势，前往战区旁观看，当他看到入侵者时不禁为之一惊：“‘亚特兰蒂斯海卫军’！？他们怎麼也复活了？而且.....”他将视线移到装饰华丽的军车里：“天啊！连四名军团长都出动了.....普西顿大人究竟在想什麼？”

苏兰多的惊慌不是没有理由的，所谓的“亚特兰蒂斯海卫军”就是传说中的沈没大陆亚特兰蒂斯上面十个王国军队的总称，“海卫军”和海斗士一样都效忠於海皇普西顿，其所属的十大军团的军团长都是普西顿的儿子，

所以忠心程度比起“七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普西顿传授的神力，使得十大军团长都有不逊於黄金圣斗士的实力，幸而前回海底神殿圣战之时，海卫军尚未觉醒，否则将不会只有星矢等五名青铜圣斗士，而是倾巢而出对抗海王军了。

“住手！”苏兰多冲到邪武和锡安之间：“你们为何擅自攻打圣域？”

“苏兰多你来得正好……”坐在军车中的一名男子说话了：“先将你身後那个小表解决掉吧！虽然你受了伤，不过应该还有一定的实力吧！”

苏兰多愣了一愣：“美斯托大人，我是奉海皇阁下的命令与圣斗士合作的，为何突然要我做与我被托付完全不同的事呢？可有海皇阁下的亲手命令？”

美斯托听到苏兰多的话甚感不悦：“这次的奇袭是临时决定的，仓促成军下哪会有多馀的时间向海皇大人申请文书？别忘了你是海王军的一员，不要胳膊向外弯到圣斗士那边去了……”

“美斯托大人请不要误会……”苏兰多回辩：“我得到海皇大人的亲口指示跟圣斗士合作，而美斯托大人您却是曾经败在圣斗士的手下，所以我不知道这次究竟是军事命令，还是大人你挟怨报复……”

“混帐！”美斯托听了苏兰多的话勃然大怒，马上命令身旁的卫士擒下苏兰多，但是苏兰多毕竟实力还在那几名海卫军之上，虽然受伤也能保持上风。

“不要以为我没有‘魔音笛’就不行了！”苏兰多以伶俐的身法躲过了众海卫军的攻击後，飞腿踢退了其中两名：“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自己人先动起手来，不怕被圣斗士们嘲笑？别忘了海将军跟海卫军团长的地位可是平行的！”

话还没说完，苏兰多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小宇宙从一辆军车中升起，紧接着後面传来了数道强横的气劲，还夹杂的浓厚的潮水盐味，原来是排行第九的军团长埃泽斯看不过去，先行出手：“不过是个败军之将竟然如此嚣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效忠普西顿大人，真是太过荒谬了！今天就由我埃泽斯将你连同圣斗士一起解决掉吧！”

苏兰多见到埃泽斯亲自出马，不敢大意，连忙闪躲他的攻击，可是埃泽斯的气劲好像长了眼睛一样，竟然会在半空中转向，原来埃泽斯所统御的军团徽章图样是海蛇，而他的攻击方式也像是海蛇一样地灵敏，所以苏兰多一个猝不及防，被海潮气劲重创全身，一阵重击後软软地倒在地上。

“就这样而已吗？海魔女苏兰多的实力不外如是……”埃泽斯冷冷一笑，便要置苏兰多於死地，眼看着埃泽斯被神之金属“欧力哈尔昆”制成的鳞衣所披覆的右拳即将落在苏兰多的颈上，突然劈出一条闪烁着银光的长鞭，直往埃泽斯而来，由於使鞭者拥有相当巨大的小宇宙，迫使埃泽斯不得不放弃苏兰多，转以海潮气劲抵挡鞭势，也同时让他看清楚使鞭者的真面目--一名年约 20 的女圣斗士，身着白银圣衣，但是脸上并没有戴面具，使得她白净中带有高贵气质的面容呈现在众人面前。

同时，另外一名白银圣斗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分别摆平了与魔铃、赛娜交战的海卫军，此时，先前埃泽斯所乘坐的军车内，另一名军团长为来者的气势所惊动。

“没戴面具而且持鞭的女圣斗士，还拥有这麼强大的小宇宙，而後来出现的白银圣斗士实力也不在她之下，他们到底是谁？”赛娜、魔铃和邪武稍

得喘息後，开始思索起搭救他们的两名白银圣斗士的身份。

“师母！”十二宫方向，传来了珍妮的声音，虽然珍妮在前次的战斗里并没有受什麼外伤，但是吸入了不少史派德的毒素，所以还在休养中，不过她跟着苏兰多，悄悄地到战场，却意外地发现援军竟然是熟人--仙后星座的白银圣斗士卡西奥佩亚（她也就是仙王座圣斗士泰达罗斯的妻子，以前同为雅典娜女神的贴身护卫之一，在萨卡篡位时期侥幸逃过整肃，後来一直在世界各地游历）以及北冕星座的克朗（女神四护卫之一，泰达罗斯的师兄，最後一名护卫是天琴座的奥尔菲斯，但是两百多年前就下落不明，没有传人）

能见到爱徒，卡西奥佩亚当然是欣喜万分，不过她也没忘记大敌当前，连忙要珍妮退到一旁以免受伤，可是珍妮却坚持必须先告诉她一件事。

“老师在临终前还不断地吩咐我务必要找到师母，只因为他很後悔一直没有亲口对你说一声...ILOVEYOU...”珍妮轻声地说道，可是却令卡西奥佩亚面颊为之一红。

“都什麼時候了才想到说这句话...要不是泰达罗斯他当年牛脾气，坚持要训练弟子，丢下我一个人留在仙女座岛上，现在岂不多得是时间说这句话？”卡西奥佩亚说到这里，眼眶也跟着湿润。克朗温言安慰了卡西奥佩亚两句，但是仍然不忘随时注意敌人的动向。

见到圣域来了援军，海卫军阵容登时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排行第十的军团长狄亚普立培斯马上扯下披风，凌空一跃，以古生物食肉巨龟为军徽的他马上将小宇宙聚集得像是一片巨大的龟壳笼罩在克朗的上空，同时，另两名军团长，排行七第八的伊拉西普斯和美斯托也做好了出击的准备。

“虽然多了实力接近黄金圣斗士的两名援军，加上意图叛变的苏兰多，但是只要我们出手，一定可以马上踏平圣域！”众军团长都不约而同地想着。

<冥界第叁狱--贪炼地狱外围>

虽然一同跳进通往冥界的入口，但是天龙星座圣斗士紫龙却是被送到第叁狱的边缘地带，他的个性比较沈静，虽然任务的时间紧急，但是他却不忙着四处找路，而是先试着了解“贪炼地狱”的地形。

在勘察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因为欺骗诸神，而被囚禁在深达下颚的湖泊里的坦达罗斯王，在其嘴巴前方还有许多长有新鲜水果的果树，但是只要坦达罗斯一靠近食物和饮水，这些东西马上就会消逝，头上还有一颗以头发悬吊的千斤大石，彷彿随时会落下，饥渴和恐惧正是坦达罗斯应得的惩罚。极富同情心的紫龙曾试着捧些饮水和水果供坦达罗斯食用，但是都徒劳无功，只能打碎千斤大石，稍减他的恐惧。

另外，他还看到了因为狡猾贪婪而受到处罚的科林斯王西西佛斯，他所受的处罚是必须将一颗极大的大理石球推上山顶，但是快到山顶时，石球总会莫名地滚落到山脚下...当然，同样因为此罪受罚的罪人还有不少，在他们的身旁有一名冥斗士挥动着长鞭督促着，还不时夺取罪人的遗物。

紫龙见状感到相当不忿，连忙上前制止，却遭到该名冥斗士的恶言相向：“小表！你可要搞清楚这里是谁的地盘啊！在我天角星罗可斯的面前撒野，不怕死吗？”

“我承认罪人是必须受罚的，但是他们只需要承担自己的罪恶就好，岂能因为你一己之私，对他们加以剥削？”紫龙大义凛然地回道。

罗可斯无言以对，不禁恼羞成怒，运起超能力将数百颗大石球轰向紫龙，可是，在轻巧灵动的“庐山龙飞翔”步法之前，连半点石屑都沾不上紫龙的身体，同时，一股宛如飞龙升天时所散发出来的气一般的气劲出现在紫龙的右拳上。

“庐山升龙霸！”在紫龙高亢的喝声中，罗可斯被紫龙的气劲刮上了半空中，再重重地摔落在破碎的大理石堆中，当场一命呜呼，再也不能剥削死人了。

眼见恶人丧命，紫龙心中感到无比的踏实，便启程寻找前往位於冥界中枢的冥王城的道路，可是，他才刚走出一大步，便发现自己身陷在一个六角星的魔法阵中，好不容易靠着新生圣衣上的神力脱逃出去，眼前却飞来一片长方形的物体，紫龙一个不小心，左上臂为其划破，定神一看，原来是一片由冥界黑宝石作成，外型类似纸牌的锐边薄片。

“好大胆啊！竟敢杀害洛克大人的弟弟...小表，是嫌命太长了吗？”不知何时，在紫龙面前出现了两男一女，身上都穿着冥衣，而且显然相当不友善，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身上的小宇宙比起罗可斯巨大得多，紫龙见状不禁暗想，眼前会是一场硬仗了。

第 36 节

<第叁狱贪炼地狱>

方才躲过了魔法阵和冥界黑宝石所做的锐利纸牌，也见到了偷袭的冥斗士，但是不一会儿，紫龙坠入了绮丽的幻象，在幻象里，紫龙见到了许多装着暴露的妖精，对他做出淫邪的媚笑。

“嘿...这小表还算有点本事，不但杀得了罗可斯大人，还不在于袭可和雷利卷纳的攻击，不过再厉害的人类，还是摆脱不了欲望，特别是年轻男人，安排色欲方面的陷阱再有效不过了...若是意志不坚定沈迷於幻象，将灵魂将永远埋在我地魂星迪莎尔的“幻魅魔境”里...”叁名冥斗士中最强，也是唯一的女性暗道，她所具有的能力是支配敌人的欲望，再将之囚禁於自己创作的结界里。

确实，色欲对於年轻男孩子而言是相当艰钜的挑战，特别是刚刚才在冥界里获得视力的紫龙而言，声色耳目之娱更是难以抗拒，幸而一来紫龙的意志坚定，二来新的圣衣上面的雅典娜神力正好可以抵抗不少的魔力，於是紫龙奋力挣脱众多裸身包围住他的妖精，全力施展“庐山升龙霸”，具有逆转庐山瀑布之惊人威力的刚猛拳劲冲破迪莎尔所布下的结界，周围的幻象也消失无踪。

“呵呵...冥斗士，我对妖的女人兴趣不大，若你造的幻象是如同春丽一般的清纯女孩，我早被迷惑了...”紫龙虽然适才突破险境，但是仍然找机会揶揄对手。

花费巨大法力所制造的结界被破解，令迪莎尔胸中血气郁闷，一个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此时，另外两名冥斗士为了保护同僚，同时出手对付紫龙，只见到数十张边缘锐利的黑色纸牌循着奇怪的轨道飘移并且配合着与先前的魔法阵不

同的阵势出击，紫龙连忙以双手护住头部，并且尽量弓着身体以阻挡这凌厉的攻势，但是纸牌实在太多了，加上弯着身体根本无法看清敌人的攻击路线，一下子便陷入了挨打的局面，圣衣所无法遮蔽到的部份被切划得鲜血淋漓。

“好厉害！竟然能让如此锐利而沈重的纸牌灵活地依循着既定的阵式攻击敌人……即使我有新圣衣保护，一直挨打下去，迟早会被他们杀了……”紫龙在身上被纸牌划得伤痕累累後不禁暗道。

突然，一个怪异的念头闪过紫龙的脑际，他回想起圣战前数天，曾经听童虎教导过他關於易经、先天八卦、後天八卦以及武侯八阵图的部份，又听童虎说过，易经博大精深，几乎天地万物的变换，都出於其中，还以中国古代叁国局势和西方凯萨大帝由盛而衰的故事做为佐证。

这时，他注意到使用纸牌的地欲星袭卡和使这些纸牌依阵型而走的的地通星雷利卷纳的攻击方式正好就是一直把他逼入犹如八阵中的“休门”、“死门”和“伤门”的位置，但若是能到“生门”的位置，就有机会可以躲过纸牌的攻击，但是，这都必须以八卦做为辅助，而先天（伏羲）八卦和後天（文王）八卦又有不同，在这方面的认知，紫龙还略显不足。

“虽然对手不是中国人，也不见得知道八阵图和先後天八卦，不过中学西学可以互通的道理总是正确的，姑且拼拼看吧！”事实上，紫龙也有点半信半疑，万一他所估计的“生门”有误，到了类似休、伤或是死门，到时可能会被无数锐利的纸牌围剿致死。

但是，眼前的局势不容得他多想，紫龙一咬牙，使出天龙星座圣斗士最迅捷的步法“庐山龙飞翔”，往他所估计的纸牌阵弱点而去，一路上无数的纸牌向他进逼，令紫龙不由得怀疑他的计算有误，但是若是任意移动，下场苞失败没两样，他也只能相信自己的选择。

突然，纸牌开始从紫龙的身旁退开，移往另一个方向，显然，紫龙走到正确的位置，只有在最後一步时因为心情略微激动而被多划了一道伤口而已，不由得令袭卡和雷利卷纳大吃一惊：“难道这年轻人是神吗？不然怎麼躲得过这结合了东西方人类学问精华的攻击方式？”

但是，他们的吃惊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此时紫龙已经发动反击，足以攻击多数敌人的“庐山九龙霸”气劲笼罩在这两名冥斗士的头顶，虽然他们本领不凡，但是这时候已经无法躲避了。

此时，受伤的迪莎尔为免同僚被杀，连忙凝聚全身的小宇宙帮助两名同僚成功地解除了被九龙霸歼灭的威胁，只是叁人在卸除气劲时都受了重伤，再也无法做任何攻击了。

见到敌人已无反击之力，紫龙也不做赶尽杀绝的举动，只是盘问叁人：“各位，先前我击杀罗可斯乃是因为他多行不义，欺凌死者；而且我无意伤害你们的生命，只是我迷了路，想要请问如何前往冥王城而已……”“住口！”迪莎尔大骂紫龙：“不能为罗可斯大人报仇已经是莫大的耻辱，如今又被敌人打成重伤更是耻上加耻，就快点杀了我们，不要寻我们开心！”紫龙看到这种光景，不禁摇摇头：“想不到冥斗士会如此刚烈，看来继续问下去也问不出什麼结果，还是不要多刺激他们，自己找路去冥王城吧！”便转身想要离去。

突然，一股较先前紫龙所遇到更为强大，而且来意不善的小宇宙出现在他的背後，紫龙直觉地对小宇宙所在的地方发出升龙霸，但是升龙气劲却被来者单手硬挡了下来。

“我的忠诚部下啊，多谢你们为我那不成材的弟弟如此尽忠，现在该是我回报你们的时候了！”挡住气劲的来者温和而且称许地对叁位受伤的冥斗士说道。

“洛克大人....！”叁名冥斗士见状，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

一阵轰然巨响後，北冕座白银圣斗士克朗和海卫军团长狄亚普立培斯两人分别被两股气劲激突後的冲击波震退好几步，不过克朗的护身气劲威力似乎略逊一筹，被震退得较远。

“嘿嘿！这个白银圣斗士的实力不过尔尔，再加强小宇宙，一口气压死他！”狄亚普立培斯一鼓作气，跳上半空中，惊人的小宇宙启动了海卫军团长与生俱来的“海潮气”，使之又坚又厚地笼罩在他身上，有如一个巨大的龟壳，大理石地面承受不住，开始出现了斑剥的裂痕。

第七军团长伊拉西普斯见状不喜反忧：“糟糕！贪胜不知输，小弟这下一定吃亏，美斯托，你先指挥海卫军，我去支援小弟！”话才刚说完，伊拉西普斯的身影已经有如一只疾游在碧海里的鲸鱼一般冲了出去，可惜在前一刻，狄亚普立培斯已经出击，正如他所预料的，克朗果然保存实力，等待对手的进攻。

“论护身气劲，圣域里可以胜过我的寥寥可数，怎麽可能真的会输给你这只大乌龟呢？而且北冕座的‘皇冠气劲’可攻可守，不但可以形成金属结晶护甲保护自己，还可以聚集成一点冲破对手的护身气....大乌龟，你死定了！”克朗将小宇宙集中在双手，身後隐约出现一顶金光灿烂的皇冠，迎战冲上前来的狄亚普立培斯，只听得又是一声巨响，夹杂着闪光和些许金属的碎片，不过这次只有狄亚普立培斯被震退，由坚硬的“欧力哈尔昆”所制成的鳞衣也承受不住如此的冲击而出现裂痕。

伊拉西普斯见到自己的弟弟被打退，连忙将“海潮气”，凝成软垫一般，接住了狄亚普立培斯以缓冲震汤力，也多亏有伊拉西普斯的适时出手，为免被偷袭，克朗不至於全力击杀狄亚普立培斯，不过，克朗颤抖的双手，也显示着狄亚普立培斯将“海潮气”聚成护身气劲的威力十分强大，并不如他先前想像的那麽容易应付。

另一方面，仙后座白银圣斗士卡西奥佩亚灵动莫测的长鞭恰和海蛇气劲平分秋色，两人都不禁暗暗佩服对方的本事，然而，美斯托却在此时命令军车旁十名还未带伤的海卫士出击，同时自己也准备好和伊拉西普斯联手，想一口气收拾掉包含邪武魔铃在内的圣斗士。

“完了，终於开始总攻击了，即使两名前辈帮忙也无济於事了....该死的贵鬼，怎麽到现在还没把修好的圣衣送到呢？”邪武一面准备抵御等级与一般青铜、白银圣斗士差不多的海卫士一面心里暗骂着：“那小表到底会不会修圣衣？”

魔铃和赛娜也好不到那里去，不但圣衣上满是裂缝，先前的交战使这两位女圣斗士受了轻重不等的伤，更重要的是这十名海卫士是以逸待劳，不像她们已经伤疲不堪。

“大不了一死而已，只是死後无颜面对女神了....”众圣斗士心想。

忽然，天空飘下了一团紫红色，还带有浓郁酒香的雾气，在场不分尊卑，也无论是圣斗士或海斗士，包括珍妮、苏兰多和狄亚普立培斯在内，只要浸润到这团雾气，身上的伤痕都完全痊愈，精神也为之一振，同时，天上还传来一阵宏亮的声音：“哇哈哈....我怎麽一不小心，把这瓶好酒摔落

到人间去啦！？算啦！当作便宜你们这些凡人了....哇哈哈！”

“莫非是酒神迪奥尼索斯？传说中他所酿的仙酒可以让卧病者远离恶疾，盲人重见光明....可是众神不是不能直接干预人类的战争吗？难怪他....可恶！为何要帮圣斗士？虽然仙酒让小弟伤愈，但是整体而言对海卫军根本没什麼意义....”伊拉西普斯见状暗道。

“没关系，哥哥！迪奥尼索斯又不能直接干预....”美斯托说道：“即使圣斗士们伤愈无事，我们的军力可是压倒性的多，怎麼会赢不了？更何况他们还有人连圣衣都没有....”

确实，即使邪武等人伤势已经痊愈，加上邪武本人还曾经在修行中增加实力，但是没有圣衣保护，不多时必定会被对手重创，先前虽有仙酒帮助，也只是多苟延残喘一刻，果然，没一会儿，海卫士“杀人鲸”吉拉的拳脚已经出现在邪武的头上，邪武不由得想伸手硬档，虽然他心知如此必然造成手断骨裂的结果，冷汗涔涔地从他的额头落.....

第 37 节

突然，重击夹杂着一阵铿锵的金属声响，邪武的身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光芒耀眼且坚韧的金属所重铸而成的独角兽星座圣衣，帮助它的主人抵挡住致命的一击，同时，珍妮、魔铃和赛娜身上的圣衣也在不知不觉中全数更新成同样的质地；另外，苏兰多更惊见自己身上穿上了新的鳞衣，还附带着修理好的“魔音笛”。这时候，白羊星座圣斗士穆先生的大弟子贵鬼出现在众圣斗士的身後。

邪武注意到身上的新圣衣不但防御力增强，样式较以前繁复美丽，甚至还可以感觉到圣衣生命的气息：“哇靠！斌鬼，你修圣衣的功夫何时这么高明啦？比你师父还厉害！”

贵鬼听到邪武的称赞，不禁羞愧的低下头：“事实上我根本不会修圣衣.....先前不过是一时逞强，才自告奋勇的.....”

“挖哩咧.....不过好歹还是修好了，对了！是谁帮你修的，难道穆先生回来了吗？”邪武问道。

“事实上是我束手无策的时候，我身旁这位先生.....咦？他怎麼不见了？”贵鬼讶异地四处张望，可是却失去了帮助他的人的身影：“他的特徵应该很明显啊！残障，长相奇特.....怎麼一下子就不见了？”

伊拉西普斯听到贵鬼的形容，心里不禁又是一震：“会修圣衣，又是这种特徵.....莫非是火神哈派斯特！？”

“算你识货！普西顿的小子.....”天边传来了沙哑乾涩的男音：“独角兽啊！你可知道在中国修行时指导你的‘韩先生’就是传信神汉密司吗？只要你发挥所学，即使你的天资有限，还是可以在本次战争里应付大部份的对手！”

听到火神哈派斯特的话语，邪武又惊又喜，连忙组织攻势再战，果然威力远胜从前，此时，天边传来另一个年轻的男音：“呵！炳派斯特，你真是多嘴，原本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帮助雅典娜的.....”

骤见众神或多或少地帮助圣斗士，四名军团长不禁开始心生畏惧，因

为卡西奥佩亚、克隆以及众圣斗士，加上是立场站在圣斗士这边的苏兰多，已经足以和入侵圣狱的海卫军一战，即使海卫军战胜，代价亦很惨重。

为免夜长梦多，狄亚普立培斯和伊拉西普斯联手对付克隆；美斯托和埃泽斯夹攻卡西奥佩亚，至於其他的海卫士则与魔铃等圣斗士缠斗。苏兰多发自内心的厌恶这种以多欺少的行径，便想要出手帮助圣斗士，可是美斯托大喊：“苏兰多，方才只是你和埃泽斯一时冲动所导致的误会……如果你还自认是海皇的忠诚部下，最好不要跟我们动手，不然无论你所持立场为何，只要你伤害到我们兄弟任何一人，都形同反叛，请你想清楚。”果然，苏兰多听到这些话，便停下了作战的准备，也让军团长们少了一个实力强悍的对手，美斯托这步棋下得漂亮。

不一会儿，在伊拉西普斯和狄亚普立培斯联手下，克隆的防御渐渐地出现了破绽开始防守多过於攻击；另一方面，美斯托逮着埃泽斯缠住卡西奥佩亚的机会凝聚全身的小宇宙意图发出致命一击，不料手腕突然被抓住，回头一看，发现抓住他的是一名年龄约十五六岁，身高体健的年轻金发男孩，身上还穿着金光炫目的铠甲，背後还跟着另一名穿着同样铠甲，但是身份显然较低，犹如侍卫一般的青年。

有人欺近身後还不知情，这对於美斯托而言还是第一次，不过他在惊讶之余还是连忙催动如同猛浪一般的“海潮气”震开了抓住他手腕的年轻人，只是海潮气竟像被烈日蒸发了一般地源源散去，同时年轻人的双眼出现了比铠甲更加炫目的光芒，先前消失的海潮气则从他先前抓住美斯托的右腕急速逼出。

“你不是圣斗士，为何来多管闲事？”美斯托虽然侥幸震退来者，但是可以感到对方的气势和实力较他强出许多，不由得出声辨别敌我。

年轻人在逼出海潮气後，迅速地聚集小宇宙，耀眼的强光伴随着少年的狂傲从他身上不停地散出：“我是太阳神阿波罗之子费顿，奉大神宙斯和父亲大人的命令前来帮助圣域抵御侵略……海卫军，听到我父亲大人的名号，又见识到我的本领，还不快点撤退！？”

<贪炼地狱>

虽然升龙霸的气劲尚未完全消散，手掌上白烟还在徐徐地逸出，但是第叁狱的守护者天翔星洛克已经忙不迭地说话：“我是第叁狱狱守洛克，也是‘叁巨头’艾尔寇斯大人的弟子；小子，你还真有本事，区区一名青铜圣斗士，竟然能在毙了我弟弟之余，还伤害我叁名本领高强的部下，难怪黑帝斯大人特别吩咐我们要小心圣斗士……。”

“对不起！绑下的弟弟因为作恶多端，再加上想要对我施加毒手，我才杀了他的，不然我并不想多伤害人命……”紫龙不惧洛克的威势，正气凛然地回答。

洛克不答话，将自己的披风扯下，盖住气绝多时的罗可斯身上：“虽然不成材，但是好歹是我的弟弟，不能让他曝在外……”接着，洛克缓缓说道：“即使我的弟弟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不过一来冥王军和圣斗士已经开战，二来我身为本狱狱守，若是面对圣斗士的入侵还保持沈默的话……岂不是太对不起黑帝斯大人的托付和死伤的同僚了吗？”

猛然，洛克以和他先前和缓的语气不相称的快速俐落身法，在众人都还没注意到的当儿，瞬间转移到紫龙背後，将他一把给提了起来，并且以强劲的臂力，把紫龙丢上天空：“看我用艾尔寇斯大人传授的绝技将你粉身碎

骨！”紧接着洛克张开冥衣背後的一对大翼，以左手画出一道巨大的十字光芒，狠狠地往半空中身形失控的紫龙背後一劈，十字光芒马上在半空中引起一阵巨爆，强光和高热四射，同时，失去了紫龙的踪影，但是却落下了他的头盔。

“不愧是洛克大人，竟然一招就把那名强悍的圣斗士摆平，我们的实力跟他差距太远了！”叁名冥斗士心里暗暗地赞叹着。

头盔还没来得及落地，洛克便一把拾起，交给身旁的迪莎尔：“将头盔交给艾尔寇斯大人吧！这样你们不但不会被追究失守之罪，还能得到奖赏……”

话还没说完，洛克脸色猛然一变：“对不起！我的忠实部下……恐怕要请你们再等一下了，那小子不能等闲视之……”只见金光一闪，洛克的头盔已经被整齐地切成两半，不过额头却丝毫未被伤到。

“想必这就是传闻中的‘圣剑-爱克斯卡力巴’，那名青铜圣斗士八成八九就是在海神殿中以继承自阿修罗的圣剑斩杀海将军克力什纳的天龙星座紫龙……”洛克此时才猛然想起冥王军所收集的敌情资料。

此时，紫龙从天而降，身上的衣服虽然略有破损，也没了头盔，但是圣衣却依然亮丽如昔，未见半点伤痕：“想不到冥王军收集资料收集得如此详细，这对手真是不可忽视，不过他夺我头盔，我毁了他的，倒也是勉强打成均势。”

才刚落地，紫龙骤见洛克的小宇宙凝聚成一只巨大的双头鹰，啼叫声震撼了整个贪炼地狱，受伤的叁名冥斗士见状，汗水涔涔地流下：“这圣斗士真有那麽强吗？竟然逼大人召唤魔鸟洛克前来，这召唤术不单是当者必亡，连使用者也必须折损四分之叁的小宇宙，甚至有被魔鸟反噬的危险……”

“魔鸟焉能与神龙对抗！”紫龙也是凝聚全身的小宇宙，打出十成功力的庐山升龙霸与洛克对决，只见一条巨大无比的苍龙冲向魔鸟，爆发出连整个贪炼地狱都会为之震撼的巨响。

可是，此时却是洛克露出笑容，因为升龙霸的力量竟然无法压制魔鸟，反而出现魔鸟咬住苍龙的景象，当苍龙的影像消失，出现了紫龙的肩膀和左膝被魔鸟咬住的情景，殷红的鲜血从魔鸟的嘴沿缓缓地落下。

“看来胜负已经决定了，只要待会命令魔鸟将紫龙撕成两段，战事就结束了，我也不必继续耗费小宇宙在魔鸟身上了……小子，抱歉啦！没空听你说遗言了！”於是洛克双手一摊，魔鸟的两个头便向左右横移，鲜血四处飞溅……。

<冥界某地>

冰河已经在滂沱大雨中跑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发现远方有个类似中古欧洲城池的巨型建物，突然，他感觉到紫龙的小宇宙在冥界的某处炸裂了，连忙想要赶到该地援救，突然，他的背後传来小男孩的声音：“呵……来到死人城，都已经自身难保，还想要救同伴吗？”

只见一个年纪约十岁的小男孩，苍白的皮肤、清秀的相貌和灵动清澈的双眼，看来十分地讨喜，只是他口中说的话，却让冰河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第二狱-暴雨地狱外围>

虽然路边有许多雄伟的埃及神像，以及许多精雕细琢的石雕，但是在亟欲完成任务的心理和凛冽刺骨的大雨中，星矢与瞬实在无心驻足欣赏，只

是一直发足狂奔着，希望能尽早到达下一个地狱并且尽速通过。

同样地，他们也注意到紫龙突如其来增加的小宇宙，但是对於紫龙有充分信心的他们，忍下心中的担忧，继续往前推进。

突然，一样球状物滚到瞬的跟前，差点绊倒他，瞬定神一看，惊见那球状物竟然是个鲜血淋漓的死人头颅……

<冥王神殿外-叁巨头之一的米诺斯官邸>

迅速地结束练习武艺後，米诺斯略微梳洗一番，便全副武装地赶往冥王神殿会议室开会去了，官邸中的差役正在忙着清理米诺斯的练习场，奇怪的是，为何米诺斯的练习场 出现尚未溶解，仍然冒着逼人寒气的冰霜，以及诸多犹如被雷电劈打过的痕迹？

第 38 节

<圣域>

“太阳神之子……费顿！？”美斯托虽然心中万分不甘愿，不过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位高傲的年轻人实力在他之上，只是，赌上海皇普西顿以及海卫军的自尊的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地终止入侵圣域的计画的。

於是，他向双胞胎兄长伊拉西普斯下了暗号意图夹攻费顿，然而，足智多谋的伊拉西普斯所在意的，并不是费顿，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小宇宙不如费顿，但是若运用战术，未必会战败。

带给伊拉西普斯相当压迫感的来源，不是在场的任何一名圣斗士，也不是海将军苏兰多，而是默默地跟随在费顿背後，有如随从一般的伊翁--这位同样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但是却因为私生的身份而不被公开承认的年轻人。在伊拉西普斯的眼里，沈静的伊翁体内必定蕴含着极为可怕的小宇宙，却因为某种理由不得不压抑自己，只能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异母弟弟。

当然，目前在圣域中最年长的两名圣斗士克朗和卡西奥佩亚也知道伊拉西普斯犹疑不定的理由，於是，他们藉机中止了和埃泽斯、狄亚普立培斯的战斗静观其变，看到前辈如此的举动，包括魔铃、邪武在内的圣域军也跟着停止战斗。

这时，头脑远较诸位兄长迟钝的狄亚普立培斯看到这情形，开始沈住气了，连忙问伊拉西普斯：“哥哥，费顿虽然高傲，但是结合我们全军的力量，还是有机会将他以及所有的圣斗士消灭啊！为何却迟迟不肯动手呢？”

“愚蠢！扮哥自然有他的理由……”埃泽斯素来钦佩兄长伊拉西普斯智慧，虽然还不明所以，但是他还是对兄长绝对地相信，因此先出言制止狄亚普立培斯，以免他继续出丑。

“你们刚才看到费顿的实力了吧！”伊拉西普斯问道，此时，美斯托虽然承认费顿的实力在他之上，但是他不能在大军前灭自己威风，所以一直不敢出声，如此情状被众军团长以及海卫军看在眼里，大家也都知道实际情形如何了。

伊拉西普斯拍拍美斯托的肩膀：“费顿虽然实力高强，但是只要我们任两人出手，不怕不能击倒他……”说到这里，伊拉西普斯略微顿了一下，眼光直视费顿後後的伊翁：“但是，阿波罗真是老谋深算，知道自己的儿子是

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草包，就派了个厉害的保镖跟在身旁，就是那名从头到尾都没说半句话，也没有任何特殊举动的青年……据我推想，他说不定就是传闻中，阿波罗的私生子--‘漫步者’伊翁……，如果真是他，相信即使现在大哥在场，也不一定能胜得过他！”

听到自己的兄长说出如此褒扬敌人的话，狄亚普立培斯不禁怒火上升：“哥哥，怎麼可以在敌人面前长他人志气呢？别说我想伤兄弟和气，现在我就马上进军打倒伊翁……！”

话还没说完，众海卫军背後猛然冒出雄壮的斥喝：“统统不许动，谁敢未得我允许妄动一步的，即使是亲兄弟，我亚特拉斯第一个打倒他！”语音刚落，海卫军已经自动地让出一条路给亚特拉斯。

只见走在海卫军之中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结实，金发披肩，表情冷峻，炯炯眼光里透出不凡架势的青年，手上还拿着一捆手卷，每走一步，都散发出万夫莫敌的壮阔气势，让圣域军都看呆了，讶异道人世间怎麼会有如此威猛的战士，恐怕只有昔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可以媲美了，即使是狂傲的费顿，看着亚特拉斯，也不由得心生些许惧意。

拥有“不沈巨舰”称号的亚特拉斯，不单是海皇普西顿手下的第一号猛将，也是传说帝国“亚特兰堤斯”的皇帝，其实力据信在黄金圣斗士之上，两百四十叁年前，亚特拉斯曾经率领海卫军企图进犯圣域，後来虽然因为七海将军中的“海龙将军”，也就是双子座黄金圣斗士北河的哥哥南江窝里反，以致圣域有所防备，而造成全军覆没的下场，但是，若不是因为北河和南江以完美的默契和几乎不要命的打法合击，万难打沈亚特拉斯这艘巨舰。

即使力战身亡，依然不损亚特拉斯的英雄传奇，毕竟两名双子座黄金圣斗士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亚特拉斯即使战败也不丢脸，如今他再度降到人世，重新带领海卫军向海皇普西顿效忠，但是奇怪的是，为何他会在此时出现？

“……基於以上数点，海皇大人有令，马上退兵，不得有误！”亚特拉斯爽朗豪迈地朗诵他所携带的，由海皇普西顿亲手签署的手卷後，又向圣域军说道：“真是抱歉，因为舍弟年幼无知，冒犯圣地，在下会将他们带回去好好地管教，希望不要伤害了我们两方的同盟，毕竟，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冥王黑帝斯啊！”

奉沙织的命令统筹防守圣域的魔铃回道：“亚特拉斯大人请放心，女神阁下会了解这一切，并宽囿令弟的作为……希望下次不要再有这样的‘误会’，以免被冥王军趁虚而入……”

亚特拉斯当然了解魔铃话中有刺，但是他并不发作，反倒对苏兰多慰勉：“苏兰多将军，你表现得很好，不失为海皇军本色，回到海皇陛下那边我必定请他给你奖赏，现在圣域已经不需要驻防，我们一起回去吧！”苏兰多料想是海皇的命令，便不拒绝，与众海卫军一同撤军。

在撤退的路上，耐不住性子的狄亚普立培斯问亚特拉斯：“大哥，为何陛下会突然中止侵入圣域的计画，还变成我们的责任，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只见亚特拉斯冷笑：“呵！众神都来帮助圣斗士了，你还不明白我们这一仗是败多胜少了了吗？”

“可是，众神不是不能直接干预两神间的圣战吗？刚才诸神对於圣斗士也不过是间接的增援而已，又不能……”狄亚普立培斯依旧不解。

伊拉西普斯见状便回答：“所以，阿波罗才令他两个具有人类身份的儿子前来帮助啊！”

如此一来，难保不会有其他神的卫士加入圣域驻守，即使到时候我们全军出动，恐怕也会落得大败收场……”说到这里，伊拉西普斯望着亚特拉斯：“大哥，我有一件事大惑不解，想看看大哥的意见是否跟我一样。”

“你是说为何不过区区一场小战役，却引来那么多神帮助圣斗士吗？”亚特拉斯笑道。

伊拉西普斯点头称是：“如果我猜得不错，其原因必然出在宙斯和黑帝斯身上……宙斯和众神有不得不保住圣斗士的理由……所以我推断，黑帝斯一定是想要拉拢一个相当可怕的帮手，其实力强大到会令宙斯产生恐惧……”

“以黑帝斯目前的情况，可以拉拢到的帮手……莫非是……或是……？”亚特拉斯也是聪明人，一下就猜到可能的答案：“如果真请到她们中的任何一名助阵，不要说是天界，连海皇陛下所掌控的海界都会有危险，怪不得海皇陛下会下停战令……圣斗士啊……你们可知道你们接下了宙斯丢下的烫手山芋了吗？”

<冥界第叁狱--贪炼地狱>

由於失去小宇宙的供应，第叁狱狱守天翔星洛克所召唤的双头魔鹰已经开始逐渐消失，同时，自半空中落下两样物件，伴随着点点的血花。

“虽然是敌人，不过紫龙是个实力和个性都令人钦佩的好对手，像这样被双头魔鹰撕成两段的下场是惨了一点……”洛克心中暗道，於是他向叁名手下下令：“将紫龙的体用线缝好，找个好地方将他埋葬，别让他曝荒野！”

“慢着！我还活着，那里需要埋葬？”洛克闻言大惊，向着声音的来源处一看，只见紫龙赤裸着上身，气喘如牛，浑身血汗交融，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主要得出血点在左肩和左腹部。

原来，双头魔鹰其中的一个头确实咬住了紫龙的左腹部，不过，另一个头咬住的却是紫龙的肩甲，所以紫龙在危急时刻灵机一动，及时卸除肩甲，避免了分的命运，不过若是晚个半秒，恐怕不分也将会大出血而亡了。

为了召唤双头魔鹰，洛克现在的小宇宙剩下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相形之下，紫龙还保住了近八成的小宇宙，即使先前二人实力差距不大，如今胜负之数似乎已经大势底定。

这时，紫龙猛地运起全身的小宇宙，在周围激起了强猛的旋风，对於紫龙而言，这一击务必要奏效，不然以他现在涔涔出血的状况，若是持久战，必然不及调理伤势，还是会失血过多而死。先前的庐山升龙霸已经确定无法对洛克产生伤害；亢龙霸属於禁招，不宜再度使用；百龙霸不过初领会精义，没有成功的把握，所以他只能使用在双子宫对抗史派德时悟出的新绝技--庐山狂龙蹴。

易经有云，人之得势，有如飞龙在天，因此在紫龙的绝招里，“庐山升龙霸”、“庐山九龙霸”和“庐山龙飞翔”都是属於身体状况绝佳时才可以使用的必杀技；一旦由顺境的最高峰改变为危亡之境，则是“亢龙有悔”，此时非得拼尽一己之力，所以有“庐山亢龙霸”，以燃烧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胜利；然而，在危亡之境，仍必须图生存呢？易经上没有明示，不过由紫龙身上已可看出，人在生命可能消失的当口仍想求生，就必然会化入狂境，以与生俱来的潜能引导求生的方向，这就是“庐山狂龙蹴”的精义。

望着急遽增强小宇宙的紫龙，洛克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面对死亡的恐惧感，但是，在部下面前，他仍必须维持镇定，即使猛招在前，他也不能逃走，此时，雷利卷纳和裘卡冲到紫龙和洛克之间：“大人，我俩将生命交给您，请您再次发出‘神圣大十字’消灭外敌，以不负我们冥王军的声名！”

洛克还来不及回答，这两名忠心耿耿的冥斗士已经将全身仅存的小宇宙和即将燃尽的生命之光传输给洛克，很快地，在过度燃烧小宇宙的情况下，两名冥斗士很快地变成两具焦，换来的是小宇宙恢复到最佳状况，双目含泪的洛克。

“雷利卷纳、裘卡……我不会让你们的牺牲白费的……”洛克举起双手，只见左右手上各有一道炫目的气芒，紧接着，洛克将之组合成十字形的刀芒向紫龙射出。

洛克知道紫龙发此猛招，必定不能随心所欲地移动，除非他逞强猛然收起全身的小宇宙，否则必然要与“神圣大十字”的刀芒相对，如此一来，不是因为猛然收招导致严重内伤，就是会被“神圣大十字”的刀芒劈成四截，然而，就在气芒出手后，洛克心中突然产生一点疑问，为何紫龙第一次面对“神圣大十字”时只是头盔被击落，却没有半点伤痕呢？

只见紫龙虽然卸除肩甲和胸甲，但是左臂上的“龙之盾”并未除下，众所周知，天龙星座的青铜圣衣拥有强韧的盾牌，但是面对强猛的“神圣大十字”，应该也会被切开，但是，现在紫龙所穿的新生圣衣具有雅典娜的神力保护，虽然不能使防御力马上增加到有如神兵利器的境界，但是会随着装着者的能力而提升相当可观的防御力，因此“神圣大十字”的刀芒竟然硬生生地被充满雅典娜神力的“龙之盾”挡住。

没想到集合叁人之力的最高必杀技竟无法奏效，惊惶的洛克被紫龙的“庐山狂龙蹴”猛击之下受了无可挽救的重伤，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快速地踢上半空中，再重重落下，摔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随着小宇宙的低落而逐渐从狂境中回复的紫龙，望着已死的洛克，不禁为他磊落的性格以及凄惨的死状感到惋惜，并且为狂龙蹴凶暴的威力感到不安，此时，紫龙注意到迪莎尔充满怨恨的眼光。

“你想为你们大人报仇吗？我现在有伤在身，你不妨可以试试，反正我再不调理伤势，也快不久人世了。”紫龙以轻松的语调对迪莎尔说道，他估计以目前所具有的小宇宙，是万万不敌迪莎尔的全力。

迪莎尔虚弱地摇摇头：“以个人的立场说，你和我们家大人是公平决斗，我不该趁人之危；以身为冥王军的立场而言，我应该要杀你，但是现在的我，由於‘庐山九龙霸’的伤害，已经没有半点攻击力，我的超能力对你又产生不了效果……所以，我们第叁狱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的前进，你请自便吧！”一面说着，迪莎尔一面取下先前覆盖在洛克之弟罗可斯身上的披风，显然是要处理众人的後事。

“你走吧！当我完成大人以及众同僚的坟墓，并且书写完他们的事迹后，我也将追随他们而去……请你给予我们这些战败者最后的尊重……”迪莎尔虚弱的声音缓缓地传来，紫龙略微包扎伤处并穿好圣衣后，转过头，选了条自己认为可以走的道路，便疾奔而去，不再望迪莎尔一眼，对他而言，这场胜仗除了必须粉碎冥王野心的理由外，实在是太空虚了……然而，上天是公平的，对于叁位耗尽全力的战士还是有给予适当的回报，紫龙万万没想到，有雅典娜神力保护的“龙之盾”上竟然隐隐地出现了一道微小的十字形裂

缝.....

<死人城门口>

“怎麽啦，大哥哥？我不过是个小 ，有什麽值得你害怕的呢？”出现在死人城门口，相貌相当清秀俊逸的小男孩对天鹅星座圣斗士冰河说道。

被这小男孩一语道破，令冰河感到相当尴尬，他连忙抹去额头上的冷汗：“小弟弟，请问一下你知道如何到冥王城吗？”

“我叫做塔勒斯.....”小男孩不慌不忙地先作了自我介绍，透露出沈着眼神的湛蓝眼眸让冰河愈发感到不安：“何不先由我当向导，先在死人城逛逛，相信会你收获不少.....”

听到小男孩似乎有意拖延时间，加上对死人城地形不熟，说不定内部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高手，冰河便一口回绝。

“别忘了，这里的路只有我知道.....”塔勒斯摆出打蛇随棍上的态度：“你想拒绝都不行，更何况，相信我，这一趟死人城之旅必定会对你的任务有所帮助.....若不想听我的话也没关系，就请慢慢地找路吧！冥界八狱是由名工匠戴达鲁斯配置的，若是无人带领，路可不好走啊！”说罢，便自顾自地进城去了。

冰河衡量眼前的局势，确实只能听塔勒斯的话，於是他也跟着塔勒斯的脚步进城去了。

<冥界第二狱--暴雨地狱>

在滂沱的大雨中，一颗被咬烂部份的死人头渗着些许的黑血，显得格外地怵目惊心，周围的埃及式雕刻在如此情境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地可怖了。

“奇怪，这里怎麽会有这种东西？”星矢和瞬心中出现同样的问题，转弯後，他们终於明白了，无数的亡灵，有完整的，也有被咬烂得残缺不全的，横陈在前面的路上，不过，此时这两名年轻的圣斗士心中又出现了新的谜团：“这些被咬得残缺不全的死人究竟是谁造成的？”

这个新的谜团的解答速度快得出乎两人意料之外，因为，不知何时，星矢身旁出现了一只巨大而且狂暴的叁头怪兽，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星矢咬起，并且吞入腹中.....。

第 39 节

<第叁狱--贪炼地狱>

距离打倒洛克，已经过了两叁个小时，但是紫龙迷失在贪炼地狱错综复杂的道路里，无法脱困，虽然经过包扎，伤口依然不住地出血。

“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紫龙勉强打起精神，但是，随着出血量的增加，视线越来越模糊。

突然，远方传来了一声呼唤：“年轻人，快过来这里！”此时，紫龙也不管叁七二十一，先循声音的来源而去，到达以後，发现是刚才遇见过的坦

达罗斯王。

“年轻人，你身上受了这么重的伤，不快点调理伤势，一定会死的……你刚才帮助过我，我必须报答你……”坦达罗斯虽然处于饥渴交迫的状态，依然不忘记曾受过紫龙的恩惠。

紫龙看着被锁在水潭中的坦达罗斯，觉得对方的处境没有比自己好多少，便虚弱地摇摇头：“坦达罗斯先生，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是眼前你饥渴交迫，我无论如何不能加重你的痛苦……”

“哈哈哈哈哈……”坦达罗斯突然仰天大笑：“身临险境还能如此关怀他人，我不帮你帮谁呢？”

“听好，年轻人，虽然我不能享受眼前这些水和果实，但是不表示你不能食用，在我被锁住的这几千年里，水和果实都没有半点腐臭，这些东西想必和奥林帕斯山的神物同类，吃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最起码可以填饱你的肚子……”

紫龙不好意思在又饿又渴的坦达罗斯面前大吃大喝，正想推却之际，肚子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加上坦达罗斯的催促，只好先用双手捧起一泓潭水饮用，不料才刚伸手入水，便发现手上的伤痕不药而愈了，紫龙心中大喜，连忙整个人都跳入池中，不一会儿，池中的水聚集成一条冲天的巨龙，紫龙正踏在龙头上，散发出逼人的威势，方才的疲倦困顿早已和伤口一起消失无踪，肚子也突然不饿了。

可是，在坦达罗斯的眼中，似乎又有新的发现：“好强的气……这年轻人难道是‘龙神’一族的后裔吗？不然怎么能靠奥林帕斯的圣水治疗伤势呢？”

“谢谢你！坦达罗斯先生……现在伤势已经好了，我该去寻找往冥王神殿的路了！”紫龙喜不自胜地说道。

“呵呵……”坦达罗斯又笑了：“你这年轻人，就是这么性急，你又不知道路要往哪走啊？”紫龙摸摸后脑勺，感到相当不好意思。

“你往你现在眼前的方向，走到第七个隘口向右转，再到第七个隘口，在那里，有一个跟圣斗士有相当渊源，并且曾到过冥王神殿的男人，他或许可以给你线索……另外……”坦达罗斯在紫龙临行前，又不忘嘱咐：“根据我的观察，你似乎是一种名叫‘龙神’的半神人一族的后裔，要是日后遇上牛头人身的米诺陶乐斯一族的战士，要提防他们的‘真空斧’，因为那是你们‘龙神’一族的克星……”

紫龙谢过坦达罗斯后，依照指示而去，坦达罗斯身上的饥渴虽然未解，但是报恩的成就感让他感到非常的安适，突然，他头上的水果开始陆续掉落在潭面上，激起的水花润泽了他已经乾枯了数千年的口腔，坦达罗斯以颤抖的手触摸落在水面上的果实，发现果实再也不会离他而去，而是被他牢牢地抓在手上，原来众神发现坦达罗斯已经修正了傲慢的心态，并且恢复了善性，便解除了加诸于他的处罚，坦达罗斯欣喜若狂地对天祝祷。

到了预定的位置，紫龙清楚地看见了他所要寻找的人正被锁缚在巨石柱上，走近一看不禁为对方的身份大吃一惊：“城户光政！？”

<死人城>

“你现在看到的叁头小狻，是‘地狱犬’凯贝洛斯的幼犬，会对初到

死人城的人打招呼喔！不过‘法老王’手下那一只地狱犬就很凶了，会乱咬人的……你眼前看到的这栋大房子，是冥界叁巨头到死人城巡视时的行宫，在荷马的史诗里有提到过，远一点的那栋巨大建物，是死人城总管戴达鲁斯的工厂，旁边的房子，是总管手下的居所……”塔勒斯带领着冰河，在死人城里像是导游一般滔滔不绝地解说，冰河虽然心里很急，但是身处险境，也不由得细细地聆听。

“冰河……你不是冰河吗？”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冰河直觉性地往声音的来源望去。

“你是……耶鲁雪夫！？”冰河看到叫唤他名字的人，不由得心中又惊又喜，也不管对方穿的是冥衣，他穿的是圣衣，马上跑过去跟和他同样是金色头发的高大青年抱在一起。

原来，被冰河称做耶鲁雪夫的青年，是冰河母亲的妹妹所生的同父异母弟弟，也是昔日被送去接受圣斗士训练的百名孩童之一，冰河初到日本时唯一的亲人，在获知自己的弟弟并没有成为圣斗士以後，着实令冰河伤心了好一阵子，不料今日竟然会在死人城重逢。

发现自己的哥哥还是活人，耶鲁雪夫欣喜之馀，不禁好奇：“冰河，你怎麼活生生地到死人城来了？”

听到这里，冰河料想圣斗士进入冥界的消息应该还没传到死人城，不好说破，就想先推到塔勒斯身上，但是转头一看，发现先前带路的塔勒斯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细微的声音在他的耳畔：“你先跟你的亲人好好相聚，真需要你时，我一定会过来找你的……”

不过，兄弟还是兄弟，耶鲁雪夫热情地招待冰河到自己的宅邸，并且令仆人设宴款待，更令冰河惊喜的是，在弟弟的家中遇到了自己的妈妈--娜塔莎以及阿姨--安娜利亚，两人都像生前一样地美丽，一家人能够重聚，分外开心，顾不得梳洗，冰河便拉着妈妈的手，述说着自己心中的思念。

此时，一名杂兵通告要耶鲁雪夫到总管官邸开会，耶鲁雪夫依令行事，临走前不忘要众人好好接待冰河。

待耶鲁雪夫走远後，娜塔莎暗暗地对冰河说：“孩子，等一下无论如何，你只能喝水，任何食物都不能吃……妈妈现在已经冥界的人，只能说这麼多……。”

冰河心想，传说中冥后普西芬妮就是因为吃过了冥王供应的食物，所以无法永远离开冥界，母亲的提醒想必与此有关，便不多问，转而想问多一点关于生身父亲城户光政的事情，他只知道，城户光政是一名拥有日荷混血的血统，但是来历成谜，并且短短十多年便开创出至今依然毫不衰退的城户财团的传奇企业家，但是其他的一切，并不知情，和父亲之间唯一的相连，只有父亲那二分之一的白种人血统。

“请相信我，你爸爸是一个相当了不起，能坚持理想的人，我当初会委身於他，也是因为受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我，好好当个圣斗士守护雅典娜女神，因为，只有雅典娜可以让大地避免於黑暗……”娜塔莎正想要好好地述说一切，耶鲁雪夫却已经神色凝重地回来了，安娜利亚想询问，但是又不好说话，只任由这股凝重的气氛持续下去。

用餐时，冰河果然依照母亲的指示，只喝水，不吃任何食物，耶鲁雪夫对于冰河的行动了然於心，但是又不好勉强。饭後，一家人都到大厅里歇息，耶鲁雪夫总算打破了沈默，只见他跪在冰河前面，泪流满面地说道：“冰

河，求求你，加入冥王军吧！”

<第二狱--暴雨地狱>

啐地一声，刚才被叁头巨兽吞入腹中的星矢被吐了出来，身上满是又黏又酸腥难闻的胃液以及未凝结的黑血的混合物，滴滴答答地从身上滴落到地面，很快地与雨水溶为一体。

“怎麽啦？凯贝洛斯，第一次吃到活人，不习惯是不是？”只见一名冥斗士手拿着月牙形，上有数根弦的乐器，站在一根倾圮的柱子上问道，叁头巨兽地狱犬凯贝洛斯像是听得懂人语似地点点头。

“呵！等你吃多了就知道，活人可是比死人更加美味，更加营养的喔！”说到这里，冥斗士向星矢以及瞬做了自我介绍：“我是第二狱狱守法老王--杜唐卡门，奉拉达曼堤斯大人的命令在此等候多时了.....本来还以为需要我亲自动手，想不到区区一条看门狗就足够为难你们了，去！为何拉达曼堤斯大人会那麽在意你们呢？”听到法老王傲慢的话语，星矢心中有气，马上冲上前挥出数以百计的流星拳劲，不料法老王并不像先前的船夫卡伦一样好骗，即使星矢的拳劲有快有慢，他都能在第一时间拦截下来，第一波攻势结束，星矢累得气喘吁吁，但是法老王却是气定神闲，一点疲累的迹象都没有。

连讶异的心情都来不及产生，星矢再度被凯贝洛斯中间的头咬住，瞬想要上前搭救，却来不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星矢消失在凯贝洛斯的口中。

“怎麽啦！？你的同伴就要没救了，想不想跟他一起踏上黄泉路？否则，要是跟我交手，你一定会後悔的！”法老王不改傲慢的语气说道。

“去你妈的！谁说我没救了？”在法老王的讶异声中，星矢奋力撑开了凯贝洛斯的双嘴：“我只知道，乱咬人的狗，是要受处罚的！”於是星矢全力对准凯贝洛斯的上颚挥出必杀技--天马慧星拳，一下子就捣碎了凯贝洛斯的头骨，另外两个完好的头想对星矢发出攻击，但是却被瞬的“星云锁”牢牢地缠住，不多时，便因为缺氧而窒息了。

“你放心，法老王，你的爱犬只是昏迷而已，还不至於没救，请你让我们过第二狱吧！”瞬心地善良，即使凯贝洛斯真有致他们於死地的念头，依然不忍痛下杀手。

眼前如此难堪，直气得法老王怒火上升，他马上弹奏起手中怪模怪样的乐器：“早说你们被凯贝洛斯吃了，还会比较快乐一点，如今惹火了我，要叫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星矢不相信法老王真有那麽大的本事，依然冲上前去，突然，他觉得左胸一阵剧痛，覆盖其上的圣衣开始崩裂，肋骨似乎也随着法老王幽暗的乐声出现了裂缝，一颗心噗通噗通地急速跳动，彷彿随时会裂体而出。

“等会，你的心脏会离体，到达‘真理的磅秤’上，只要你的心脏重量和上面的标准砝码不符合，便表示你是邪恶的人，便会受到神的制裁，堕入无间地狱受苦.....”法老王一边弹奏乐器一边得意地说道。

終於，星矢的左胸肌 皮肤开始迸裂，心脏伴随着淋漓的鲜血脱体而出，剧痛让星矢几乎要昏了过去，惨烈的景象令瞬心惊，但是一时间，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突然，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出现了一股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悠扬乐声，即使是曾经聆听过海魔女苏兰多天籁的瞬也未曾听过这麽优美的音乐，

在此同时，星矢注意到左胸膛已经恢复原状，“真理的天秤”幻影也消失无踪，循着乐声发出的方向，在场诸人都看到了一名面带忧郁之色的俊美青年，而他身上所穿的，竟然是白银圣衣……。

第 40 节

<冥界第二狱--暴雨地狱>

“奥尔菲斯，别多管闲事，现在你不过是受黑帝斯大人的恩惠，寄居在冥界的活人，若是轻举妄动，别怪我在黑帝斯大人面前没好话……”法老王见到绝招被破解，心中不禁着恼，说话更加地不客气。

只见那名叫做奥尔菲斯的白银圣斗士向法老王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并赔罪道：“法老王阁下，请恕在下的失礼，我不是忘记黑帝斯阁下的恩惠，而是想到像阁下这样本领高强的战士，何必为难这两个小朋友？所以擅自主张地救了他们，待会我就将他们逐出冥界，这样您对拉达曼提斯大人也好有个交代……”

虽然奥尔菲斯从头到尾说话都相当客气，还不时夹杂阿谀的词句，但是娇生惯养的法老王语气并不见好转，不过还是回过头说道：“好吧！谁叫我如此地仁慈，奥尔菲斯，你就看着办吧！不过事情办不彻底，别怪我翻脸无情！”说完就自顾自地回到自己的城堡去了。

星矢和瞬岂能就此放弃，趁法老王回身，就想闯过第二狱，此时，悦耳的竖琴声再度响起，两人登时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两小时后>

同样是悦耳的竖琴声，但是此时竟感觉不到半点杀气，相反的，带有一种愧疚并且无可奈何的悲哀，先前被击昏的星矢和瞬，在优美的乐声中，慢慢地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身在一座巨大的花园里。

“你们醒啦！？”弹奏竖琴的奥尔菲斯感觉到星矢和瞬的气息转变，琴声戛然而止：“我刚刚答应过法老王，等你们一醒，就得赶你们走，待会你们顺着峡谷边缘第四个隘口一直走，可以到达开罗郊区的‘帝王谷’……到了那里，是一个金字塔，你们不要转向，朝正中的路一直走，就可以到有人烟的地方了……”

星矢和瞬二人由于刚刚醒来，还兀自昏昏沉沉的，不过奥尔菲斯的声音还是一字一句地进入他们的耳中。

“好啦！奥尔菲斯，你何必那么严厉呢？他们怎么说也是你的後辈，怎么才刚刚醒过来，就急着赶他们走？让他们多休息一会也不碍事啊！”突然出现了女人的声音，让星矢和瞬吓了一跳，看看出声的人，赫然发现是一个肩部以下完全石化的女性。

“怎么啦，被我吓到了吗？真是对不起啊！两位小朋友……”女人以和善的语气和温婉的笑容，企图化解两位年轻圣斗士的恐惧。

“你在说什么啊？尤柳迪丝……”奥尔菲斯突然着急起来：“何必把自己说得像是怪物一样……你又不丑！”

尤柳迪丝微微一笑：“我对我自己的情况心知肚明，你不用多作辩解了……”

此时，瞬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的对话：“恕我多嘴，若是尤柳迪丝小姐不是个非常好的人，想必奥尔菲斯前辈不会在冥界陪伴她吧！？”

确实，尤柳迪丝论姿色不算是貌美得天下无双，但是俗话说“相由心生”，由於尤柳迪丝从未产生过任何怨念，也从未妄语，所以她散发出来的气质，没有人看了不会由衷地称赞她的美丽，瞬的一番话，刚好说中了奥尔菲斯的心事，难怪奥尔菲斯马上改变了对两名年轻圣斗士的态度。

“你说得没错，小朋友……”奥尔菲斯彷彿遇到知音一般，语气也开始兴奋起来：“尤柳迪丝是我的妻子，两百多年前，也就是女神与黑帝斯大人的圣战以前，我在圣域里，除了白银圣斗士的任务，就是担任乐官的总管，她则是刚刚从女神居侍女总管的位置退休（因为雅典娜为处女神，规定侍女必须也是处女之身，若是婚嫁，必须得退休），那时候刚刚结束与海皇普西顿的大战，圣域还沈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奥尔菲斯说到这里，右手搂着尤柳迪丝，两眼闪烁着兴奋的光辉，思绪带领着他再度回到两百四十叁年前：“那时，由於我打倒了七海将军中的海魔女苏兰多，算是大功一件，女神降旨要圣域的人民为我建一座大宅邸，你们可以了解，新婚加上蒙受恩赐，那时的我是多麽地意气风发啊！”

“可是……”奥尔菲斯突然低下了头，神情转为沮丧，身旁的尤柳迪丝摇摇头，眼中满是安慰的眼神，要他别为此事在意：“就在我和尤柳迪丝赴派西斯（双鱼座黄金圣斗士）的宴会後，回程的路上，没提防到马车里有一条毒蛇，结果……尤柳迪丝她……”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两百多年，但是奥尔菲斯的激动还是不减当年，泪珠滴在花朵上，溅起了美丽中又带有哀愁的光彩。

“後来，我设法到达冥界，并且找到黑帝斯大人，希望用我最有自信的音乐能感动他，让他准许尤柳迪丝的复活……很幸运地，我成功了……但是黑帝斯大人有个条件……”奥尔菲斯愤恨地用拳往自己的大腿上下：“就是在我回到人间以前，绝对不许回头看自己的妻子，否则，她将会永远留在冥界……”

此时，尤柳迪丝也不避讳两名後生小辈的存在，轻轻地吻了奥尔菲斯的脸庞，这也是她唯一可以对奥尔菲斯作的安慰动作，星矢和瞬看到这一幕，都感到一丝酸楚。

“就在我们走到这里时，看到了一丝亮光，我以为我们已经到了人间，便回头安慰已经疲惫不堪的妻子，谁知道……竟然……她肩膀以下就这样化成了石头，永远只能待在阴暗的冥界……我也不愿意再回到人间，冥后阁下怜悯我们，便用她袭自农业女神蒂美特的神力，在此为我们种下永不枯萎的美丽鲜花……”

“後来，圣战爆发，但是这里并没有成为战场，我们就这样不知天日地生活下来，只有目犍莲大人偶尔会来探望我们……十多年前，黑帝斯阁下复活，冥斗士们也重新聚集在一起，我们才重新知道现在的人间是怎样的景况……”

“真令人生气，当时那道光线到底是怎麽一回事，若不是它搅局，你们早就回人间快快乐乐地一起生活了……”正义感浓厚的星矢听到这里，也不禁为奥尔菲斯感到不平。

“很简单！因为前代的潘朵拉阁下不希望开了死人复活的前例，所以命前代的法老王以秘宝‘潘朵拉镜’制造彷若阳光的光线，将你们二人留下……”不知何时，法老王竟然从远方逐渐地靠近，从他所说的话看来，他显然已经偷听很久了，星矢激愤得想殴打法老王，但是被奥尔菲斯阻止。

事实上，奥尔菲斯隐藏许久的愤怒情绪几乎要爆发出来，但是忍住了，法老王看到了他的表情，不过仍然傲慢地说：“你还好意思发什麼脾气啊？别忘了你还没把圣斗士赶走，光是我向拉达曼堤斯大人告个状，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奥尔菲斯的怒气越来越盛，法老王依然口下不留情地说道：“更何况你不过是一个跪求在冥王脚下的凡人，还妄想自己可以打破万物生死有命的定律……嘿嘿！你可要知道，自从你出现後，黑帝斯大人从此就不再眷顾我们一族的音乐，如今你既然落在我的手上，不好好地整一整你，怎麼行呢？”

法老王话才刚说完，马上就被一道柔中带刚的气劲打倒在地，胸甲也因此出现了裂缝，不禁心中一惊：“你……你要干嘛？”

只见奥尔菲斯放开搂着尤柳迪丝的右手，走向法老王：“既然已经知道真相，我就没有继续沈默的理由了……我要先打倒你，再以雅典娜的圣斗士的身份，为讨伐冥王而战！”

<冥界第叁狱--贪炼地狱>

虽然曾经饱受折磨，不过紫龙眼前这名被绑缚在巨石柱上的老者，依然浑身散放着一副绝不低头的坚强气势，等到紫龙靠近一点，踩在石地上的声音惊动了她，才缓缓地张开紧闭已久的双眼。

“冥斗士，你们又要来折磨我了吗？”本来城户光政是想这麼说的，但是当他看到眼前这名年轻人时，已经吐到嘴边的话，登时收了回来，取而代之的是：“紫薇……喔不！不可能的……紫薇就算在世，也应该将近四十岁了……”

由於自幼便在城户集团的孤儿院中生活，所以紫龙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猛然听到“紫薇”这名字，心中竟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年轻人，请你走近一点，让我看看……”城户光政以嘶哑的语调说道，紫龙竟然没有拒绝，只见到眼前这位老者，非但没有半点曾为日本首富的傲慢之气，反而是一副沈溺在旧日回忆的痴情貌：“真像……真像……特别是这一头乌黑的长发，以及澄澈的眼睛……而且你又是天龙星座的圣斗士……我想你应该叫做紫龙吧！”

“你怎麼会知道我的名字？”紫龙诧异地道，因为他听辰己（城户家总管）说过，自己到城户集团的孤儿院是两岁的时候，而城户光政也约莫在那时过世的：“我听一辉说过你是我的生父，但是你不是对我们漠不关心，只希望我们能成为你献祭给雅典娜的祭品，当个圣斗士而已吗？”虽然讶异，不过紫龙也藉机会述说自己知道身世後的不满。

“很简单，因为从我见到你後，到死亡前，你几乎每天都在我眼前，不用说你跟你母亲很像，光是这点就足够让我认出你了……”城户光政笑着说。

“既然如此，为何你死後要把我们这些儿女当作仇人一般，不但集中到孤儿院，还被送到连有没有圣衣都不知道的地方从事非人的训练？我的运气不错，遇到视我如己出的童虎老师，但是别人呢？足足有九十个兄弟生死不

明呢！”紫龙愤怒地问道。

城户光政摇头叹道：“我是有苦衷的啊……”

“有什麼苦衷让你非得把自己的儿子推入死亡的深渊？你这罪人！”

“罪人！？”城户光政听到这句话，隐藏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我不是罪人！你要知道，我命中注定有一百个儿子，但是，若不将之献给雅典娜女神，你们一百人都会早夭啊！”说到这里，一向被竞争对手称为“鬼财阀”的城户光政眼中竟噙着泪水。

“若是当圣斗士，至少有十一个儿子可以获救，所以我在死前，就积极进行训练圣斗士的计画了……孩子，如果你还肯让我这么称呼你的话……你要知道，虽然你们的受训地点是依抽签决定，但是，我遗命辰己假造抽签结果，让你到中国五老峰修行，那里是少数确定有圣衣，并且训练者比较不严格的地方……不然我怎么会从天龙星座圣衣就认得出是你呢？”

听了城户光政的话，紫龙的怒气稍消，不禁开始想要询问关于生母的消息。

“你说紫薇啊……唉！她算是我一生中少数爱上的女人之一吧！”城户光政闭上眼睛，回想以前的一切：“她本来是我在中国分公司的秘书，非常聪明，也非常善解人意，我年纪一大把了，一直都没有娶妻，但是她对待我，就如同我的妻子一样，还有什麼好要求的呢？唉！……要是那时，我没有那麽好奇就好了……”

“我的母亲怎麼了？”紫龙着急地问道。

“紫薇知道我的圣斗士计画，也非常支持我……我年纪大了，要凭一己之力生下一百个儿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绝大多数都是人工受精生的，并且跟生母谈好条件，生下来就把孩子抱走，从此不得相认……只有你和少数几个是我跟我爱的女人所生……凭良心说，这种事情是很不道德的，但是紫薇还是在背後默默地支持着我……”

“有一天，紫薇告诉我她怀孕了……老来得子，而且是跟自己所爱的人生的孩子，我当然相当高兴……可是，问题来了，我从来就没见过紫薇的家人，照中国人的习俗，我应该要去紫薇家里提亲才是，但是紫薇要我别追究她的家人，否则必然跟我分手，我才不询问她，可是，还是难耐心中的好奇，因此，便派手下偷偷地调查……”

“结果呢？”紫龙着急地询问，毕竟，对于不明身世的他，能够了解更多一点关于自己母亲的消息，总是好的，说不定还可以找到自己的血亲呢！

城户光政懊悔地摇摇头：“紫薇当初进入公司时，泰半的资料是假的，特别是籍贯和出生地，照着找的结果竟然是在洞庭湖中央……”

“当我看着属下的报告，纳闷不已时，紫薇含着眼泪出现了：‘光政，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为什麼你还不能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如今我在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只好离开你……’我还来不及挽留，你母亲就哭着跑出我的别墅，那是一个下大雨的夜里，我还记得，因为当你妈妈转身离去时，还打了好大一阵雷……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见到她了……”

“那时我还不明就里地以为是你母亲闹脾气，怪我把她当成特务、间谍还是妖怪之类的，就马上出动所有的人力寻找，但是始终没找到，从那一天起，我没有一天没梦到她……一年後，我梦到她抱着一个婴儿，说是我的儿子，我猛然惊醒，发现你被包在襁褓里，旁边还有一封信，是紫薇的字迹，她把你取名作紫龙，昔日之所以愿意委身於我，是因为我曾经作了一件对她

的故乡很有益的事情，她的父母要她回报我的……”

“仔细一想，我在中国也没做过什么事情，若真要说的话，就只有阻止洞庭湖流域的农田开发，而改以由我们财团提供工作机会……可是当初也不过是不忍心看那一片曾经出现在诗句中的美丽湖域沦为农田而已……唉！一切都是命啊！”

紫龙听到这里，不禁泣不成声，城户光政不禁也跟着泪流满面，但是，他不愧是个坚强的男人，马上收起泪容，厉声问道：“孩子！你不是还活着，怎么会到冥界？莫非雅典娜女神告诉过我的圣战已经爆发了？”

紫龙点了一下头：“是的，我刚刚才打倒第叁狱狱守，坦达罗斯王告诉我可以过来跟你询问冥王神殿的位置……”

“你已经可以打倒八狱守了！？不愧是为父的好孩子！……你顺着我身旁的小路一路下去，可以到达第四狱，前半部是‘羽沈湖’，后半部是‘火焚地狱’，眼前第五狱狱守卑弥呼被调离去保护她的师父纳加，防守正弱，只要你能通过第四狱，从後山的小路一直走，就可以直达冥王神殿……到时候，你得多加小心啊！”城户光政虽然自己也深处绝境，但是仍不忘关怀亲生儿子。

政的感激，但是，他突然觉得心中有个疑问，便与城户光政讨论：“刚刚父亲说过若把我们送去当圣斗士，会有十一个人可以平安长大成人，可是就我所知道，只有我、冰河、一辉……焦木和那智十个人成为青铜圣斗士啊！

有一个人是谁？”

城户光政不假思索地说：“还有一个就是冰河的异母弟弟耶鲁雪夫，他们两人的母亲是一对可怜的俄国姊妹，跟我当年只身到日本打天下时一样地惨，所以我才收容她们在家中当女……”

“她们两姊妹当年主动要求帮助我的圣斗士计画，还让我大吃一惊呢！……如果我记得没错，耶鲁雪夫应该在死人城当冥斗士……他对我还蛮照顾的，会授意一些同僚不要太过为难我，真是个好孩子……你如果遇到他，千万不要起冲突……他的冥衣样式是喷火兽奇美拉，请你务必记得……”

紫龙点了一下头，并且帮城户光政松绑後，在城户殷切的眼光下，踏上了征途。

<死人城>

冰河拉起跪倒在地的耶鲁雪夫，心想，纸终究包不住，圣斗士入侵冥界的事情还是曝光了。

确实也是如此，来自冥王神殿的公文伴随着纳加破损亟待修复的冥衣一起送到死人城总管--名工匠戴达鲁斯的总管府邸，刚刚耶鲁雪夫就是因为这件事才被召集过去，不过因为塔勒斯的暗中帮助，冰河进入死人城的消息只有耶鲁雪夫一家人知道。

“刚才故意以冥界的食物款待哥哥，就是希望能藉此求得黑帝斯阁下的宽恕，只要你不能回到人间，即使身为圣斗士，也与冥界之人无异……”耶鲁雪夫一面擦拭脸上的眼泪一面说道。

冰河明白弟弟想要忠义两全的心态，这也是他自从遇到耶鲁雪夫後，心中的一大难题，若是想要贯彻圣斗士的职责，两人各为其主，迟早会兵戎相见；若是想顺着私情，以黑帝斯的冷酷无情，一旦进犯大地，人间必定陷

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该如何做，真令冰河心力交瘁。

不过，娜塔莎却在此时，以行动化解了冰河的疑惑。

